中國基督教史講義

中編

中國基督教史講義中編目略

第三期　天主教

一　耶穌會之起源

二　沙勿略謀傳教中國

三　利瑪竇　路得卒後六年生

大西利先生行蹟

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入粵

萬曆廿三年過贛至南京

萬曆廿八年一六〇〇至京

萬曆卅八年卒

利瑪竇生平

奮志漢學

贊美儒教

結交名士（李贄李日華葉向高等均有贈利瑪竇詩）

排斥佛教　介紹西學

譯著華書（交友論等為利自著有據）

四教中三傑

徐光啓（近人輯有徐文定公集）　李之藻（拙著有李之藻傳）

楊廷筠（丁志麟有淇園楊公行實）

五為聖教作序之名士（僅舉天學初函諸書為例）

許胥臣　熊士旂　王家植　周炳謨

馮應京　瞿汝夔　彭端吾　陳亮采

曹于汴　鄭以偉　葉向高　瞿式穀

樊良樞　周子愚　孔貞時　王應熊
周希令　汪汝淳　劉胤昌　崔　淐
汪元泰　程廷瑞

六南京教難　萬曆四十四年　一六一六

發難者南禮部侍郎沈漼

沈漼三參遠夷疏　均見南宮署牘

南禮部移都察院咨　會審王豐肅等案

平民奉教之熱誠

會審鍾鳴禮等案　會審鍾鳴仁等案

士大保教之毅力

徐光啓辨學疏

七名士攻教

虞淳熙利夷欺天罔世（虞德園集有畸人十篇序）

林啟陸誅夷論略　鄒維璉闢邪管見錄

王朝式罪言　鍾始聲天學初徵及再徵

許大受聖朝佐闢　李生光儒教辨正

八景教碑發見　天啓三年　一六二三

陽瑪諾詮釋碑文　卜彌格介紹歐陸

景教碑效力

推崇古虛今之見　合言文行遠之旨

樹上好下效之型

九、艾儒略入閩（天啓四年）與閩人攻教

施邦曜示禁傳教　　黃問道闢邪解

陳侯光辨學芻言　　李維垣等上蔣德璟公揭

黃貞不忍不言　　黃貞請顏茂猷闢天主教書

黃貞輯破邪集　　左光先示勸進教

十、名僧辨教

袾宏（即雲棲）天說四篇（利瑪竇有辨學遺牘　張廣湉有證妄說）

圓悟（即密雲）辨天說三篇　　通容（即費隱）原道闢邪說四篇

如純天學初闢九篇（右四僧著述甚富見續藏經）

普潤軒詠左集

十一明季教徒之事功

徐光啟講農田水利（有農政全書 泰西水法）　王徵講製器（有奇器圖說 諸器圖說）

韓霖講守圉（有守圉全書 慎守要錄）

孫元化守登萊　金聲守徽州

瞿式耜守桂林（右四人皆死節）　諸西士修曆（有西洋新法曆書）

湯若望鑄炮（有則克錄）

十二永曆宮中之奉教（兩太后 皇后 太子）

永曆太后上羅馬教皇書（宣統三年東方雜誌八卷五號有影片）

永曆太監龐天壽上羅馬教皇書

十三 名媛奉教之誠篤

金聲女道炤

許纘曾母徐氏 徐光啓孫女

十四 明季教士之分工

畢方濟活動南明

湯若望留守北京

世祖御製天主堂碑記 見日下舊聞考

廷臣贈湯若望七十壽序

諸名士贈湯若望詩 余刻湯著主製群徵末有贈言一卷

十五 康熙三年之獄

發難者楊光先略歷 見明季北略

楊光先闢邪論及不得已書

利類思不得已辯　李祖白等五人處斬

佟國器許之漸許纘曾等罷官

此獄之平反（康熙八年）

王士禎阮元之公論（見池北偶談及疇人傳）

十六　名士晚節信仰之疑問

金聲著述有信教之據（但無關元力為金聲洗刷）

瞿式耜著述無信教之徵

許纘曾文集多違教之作（余近得許文集抄本）

十七　康熙中葉教務

南懷仁見用

脩曆 有靈臺儀象志等

鑄炮 有神威圖說

康熙帝留心西學 見庭訓格言

御製天主堂扁聯 見日下舊聞考

吳歷晚年學道 吳為名畫家號漁山

中國八主教 羅文藻

法教士東來 張誠白進等康熙廿六年至

法國保護遠東教務權之創始

中俄畫界事件 徐日昇張誠等康熙廿八年

十八 清初諸儒對天教之評論

黃宗羲論上帝 見黃著破邪論

張爾岐論利瑪竇 見蒿菴閒話

應撝謙論天主 見姚椿國朝文錄

邱嘉穗論天主教 見切問齋文鈔

張鵬翮示禁傳教 浙江巡撫康熙三十年

十九尊孔敬祖之爭議

耶穌會主張之分歧向分利瑪竇龍華民兩派

各會反對耶穌會

羅馬查辦員不諳漢學

一七〇四年康四三查辦員鐸羅

一七一五年康五四查辦員嘉樂

一七四二年乾七并禁稱上帝或單稱天

康熙帝意見與羅馬不相容

葡商不喜教士牽累

二十各有輿圖之測繪康熙四十七年始五十八年止派教士九人為中國前此所未有

廿一康雍間教難迭起

御史樊紹祚之奏 康五十年

廣東總兵官陳昂之奏 康五十六年

奉教宗室被戮 雍元年蘇努諸子

閩浙總督滿保之奏 雍元年

閩浙總督李衛之奏 雍八年

李衛毀天主堂為天后宮記 文見經世文編

廿三 乾隆後教務不振

戴進賢劉松齡撰儀象考成 乾十九年

郎世寧艾啟蒙以畫見召

羅馬解散耶穌會 一七七三 乾卅八 解散 一八一四 嘉十九 恢復

欽天監西士停止 自順治元年湯若望入監始至道光十七年高守謙回葡國止欽天監用西士者一百九十四年

第三 綜論天主教與中國文化

人倫道德 交友論一種 教外書籍選錄者至四五家

天文算法 以下兩類著述均採入四庫

輿地學

美術 西洋畫

音樂 鐵絲琴風琴等

醫藥 金鷄納等

製造 自鳴鐘火器等

論理學 有名理探

物理化學 有寰有詮 主制群徵

中學西傳

第四 天主教前盛後衰之總因

前百年耶穌會士深通漢學 一六〇〇萬歷廿八至一七〇〇康熙卅九

後二百年各會士不講漢學 一七〇四年禁尊孔敬祖後至今

附錄

明末清初教士小傳（即聖教信證附錄）

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說教之部）

本篇徵引書目（數十書除外）

明史	崇禎五十宰相傳	崇禎閣臣行略
明季北略	雍正硃批諭旨	清文獻通考
東華錄	廿二史劄記	四庫總目提要
耆獻類徵	帝京景物略	春明夢餘錄
日下舊聞考	宸垣識略	畿輔通志
浙江通志	福建通志	雍正揚州志

康熙登州志
光緒絳州志
澳門紀略
聖朝破邪集 徐昌治
西洋新法曆書
鬱岡齋筆麈
客座贅語
蒿菴閒話
人海記
國朝柔遠記

康熙鄞縣志
寶祐理陽志
南宮署牘
破邪論 黃宗羲
梅氏叢書輯要
五雜俎
因樹屋書影
池北偶談
水曹清暇錄
中西紀事

康熙建寧志
仁和縣志
闢邪集 杞憂道人
闢邪紀實 天下第一傷心人
疇人傳
野獲編
庭訓格言
廣陽雜記
簷曝雜記
廣百川學海友論

寶顏堂秘笈友論
小窗別紀友論
無聲詩史
金忠節公文集
許獬雷霄瑜堂集
姚椿國朝文集
松風餘韻

續說郛友論
國朝畫徵錄
仰節堂集
瞿忠宣公集
二曲集
切問齋文鈔
七十二峯足徵集

山林經濟籍友論
小山畫譜
麐德園集
媿林漫錄
正誼堂文集
經世文編
外國竹枝詞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惣(仝摠)玄樞
(仝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歟
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
万(仝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仝盈)素蕩
之心本無希(仝希)嗜(仝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
隟(仝隙)冥(仝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仝肩)隨結轍(仝轍)競
(仝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仝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
營營思情役役(仝役役)茫然無得煎迫(仝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我三
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仝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仝誕)聖
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

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仝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
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
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
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仝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
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
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仝戒)以靜慎為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
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仝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
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
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
宰(仝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仝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
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
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

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仝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
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仝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
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仝騰)祥永
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仝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
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綄(仝綄)布返魂(仝魂)香明月珠夜光
璧俗無寇(仝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
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仝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
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
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仝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
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
福宇建立壇(仝壇)場(仝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
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

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
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榜額載
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扎宏空騰凌激日寵賚(全[illegible])比南山
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
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
御饌以光景眾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
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
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眾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全[illegible])汲引
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清存能昌殁能樂念生響應情發
目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
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

三代藝博十全(仝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
公子儀初揔戎於朔(仝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内不自異於行
閒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仝辭)
憩之金罽(仝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
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度事精供備(仝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飯之
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
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真主元元湛寂常然權輿
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
(仝冠)前王乘時撥乱(仝亂)乾(仝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
建寺存殁舟航(仝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
敞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灾苦玄宗啓聖克修真
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仝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仝熙)人

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祆(仝祅)
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
以報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
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仝兮)應惟密
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仝豐)碑兮頌元吉大唐建中二年
歲在作噩太蔟(仝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
也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右仰舒僧立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摠(仝摠)玄樞

(仝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歟

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運)而晝夜作匠成

万(仝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仝盈)素蕩

之心本無希(仝希)嗜(仝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

隟(仝隙)冥(仝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仝肩)隨結轍(仝轍)競

(仝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驕人智慮

營營恩情役役(仝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我三

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仝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仝誕)聖

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圖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

亦稱耶穌為古尊之偽托也

名從主人 秦極大

第二段 來唐後歷史

共一百の十七年

唐會要 出右卅卷中

貞觀十二年詔旨

詔出用成斯

原文用斯借

獻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仝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仝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礼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仝戒)以靜慎為固七時礼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仝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之明 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仝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仝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

佛教語

捕虜死人

自海路來 AD 635

和尚

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仝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
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仝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
旋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仝騰)祥永
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仝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
西域図記的話
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綄(仝綄)布返魂(仝魂)香明月珠夜光
璧俗無寇(仝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
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仝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
武后
主教
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
一百四十七年
當有五百寺
五可能
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仝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
故令絶紂
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
故武后所遺大劫
福宇建立壇(仝壇)場(仝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
帝
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

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
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
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札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
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
甘肅
武從安祿山史思明乱
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為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
御饌以光景眾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
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
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眾苦善貸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全猷)汲引
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
目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
僧制服
經过印度
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
王舍城
釋迦侍道城

三代藝博十全（仝全）始効節於丹庭乃榮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
公子儀初抱忠式於朔（仝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
間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頻黎布辞（仝辭）
態之金剛（仝剛）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
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仝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飰之
寒者來而衣之疾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
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真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
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真玄赫赫文皇道冠
（仝冠）前王乘時撥乱（仝亂）乾（仝亂）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
建寺存殁舟航（仝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
敞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啟聖克修真
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仝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仝熙）人

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祅(全祆)

氣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

以報功仁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

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靈取則道惟廣兮(全兮)應惟密(密)

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全豐)碑兮頌元吉大唐建中二年

歲在作噩太蔟(全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

也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唐會要四九

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景教流行中國碑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

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準此。唐會要四九 冊府元龜五一

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已到唐一百一十七年）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 通典四十注

貞觀十二年波斯遣使朝貢 舊唐書三

東 唐
西 大食（に亡さる）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波斯貢方物 冊府元龜九七〇

龍朔元年波斯國卑路斯遣使朝貢高宗列其地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冊府九六六

龍朔二年正月立波斯都督卑路斯為波斯王 冊府九六四

咸亨四年波斯王卑路斯自來入朝 冊府九九五

674

咸亨五年十二月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仝上

674

上元元年十二月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舊唐書五

天寶四載三月波斯遣使獻方物　冊府九七一

東羅馬

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　舊唐書一九八

開元七年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仝上

開元十年四月拂菻國遣大德僧來朝　唐會要九九

天寶元年五月拂菻國王遣大德僧來朝　冊府九七一

677

醴泉坊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注儀鳳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龍中幸臣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

a.d. 708

教坊不勝

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

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法。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

胡僧阿羅斯立（宋敏求長安志卷十）

十字寺 元 周口店

崇聖院（遼）

太秦寺 蘇子暗

集

（今名未）

醴泉坊十字街南之東波斯胡寺法。儀鳳二年波斯王畢路

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

普寧坊十字街東之北波斯胡寺（韋述兩京新記三）

鎮江 崇古義阡 金山寺 佛

有某寺爲佛擄去 銀山寺 景

元 般剎佛相

上諭元可爲寺

路 敎句故

清錢寺 叢書刻本爲宋楚宮殘

譯經圖紀曰昔秦主姚氏有連理樹生於廟庭龜茲羅什踐西涼而入貢今我皇唐皆有合蔓萱生於御苑罽賓龍象汎南海以來朝手持梵經六波羅蜜大臣聞奏帝俞其言制委有司精選碩德就西明寺譯訖奏聞者即般若三藏法師其人矣法師梵名般剌若（唐言智慧）北天竺境迦畢試國人也（言罽賓者訛略）姓喬答摩氏（言瞿曇者訛略不同正）嘗聞支那大國文殊在中東赴大唐誓傳佛教汎海東邁驚險乘航垂至廣州風飄却返至執師子國之東隅又集資糧堅修航舶備歷南海路次國中二十二年垂至廣府風吹舶破平沒數船始從五更洎平日出或漂或溺賴遇順風所持資財梵夾經論遭此厄難不知所之及至海壖已在岸上於白沙內大竹筒中亡死者有神歎未曾有是

波斯　霞胡　波斯商人

知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與大唐國中根緣熟矣東行
半月方達廣州泊建中三年屆于上國矣至貞元二祀訪見
鄉親神策正將羅好心即般若三藏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
將至家中用展親親延留供養既信重三寶請譯佛經乃
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蜜譯成七卷時為
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
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為福利錄表聞奏意
望流行聖上睿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踈
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
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
正邪異類涇渭殊流若網若綱有條不紊天人攸仰四眾知
歸分命有司乃下制曰中書門下牒王希遷牒奉勅釋教

深微道俗處激皆因梵本法被中華宜令王希遷與所司精
選有道行僧就西明寺重更翻譯訖聞奏牒至准勅故牒
貞元四年四月十九日牒　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上
并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　西明寺圓照撰　貞元十六年庚辰
今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十卷　貞元四年十一月譯迄奉進

武則天後　玄宗

柳澤開元二年為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會市舶使右
威衛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欲而心亂必矣
竊見慶立等雕鐫詭物製造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
怪為異寶乃理國之所巨蠹聖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謨汩斁
彝典昔露臺無費明君尚或不忍象箸非多忠臣猶且惜
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者殺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

本寺卯 崇 一

[illegible]者高僧 續 庭 續 宗 [illegible] 梁

心巧謂奇技怪好也。蕩謂惑心亂情欲也。今令慶立皆欲求媚

聖意。搖蕩上心。儻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著淫於天下。必若

慶立矯而為之。是禁典之無赦也。陛下即位日。近萬邦作孚。

固宜昭宣菲薄。廣敷節儉。則萬姓幸甚。(見冊府元龜卷五四六 諫諍 (諫諍))

景教碑側題名 紹協為京師和尚

僧內澄　僧光正　僧和明　僧立本

僧法源　僧審慎　僧寶靈 ([illegible])　僧玄覽

僧景通　老宿耶俱摩　僧明一　僧保國

僧志堅　僧義濟　僧玄德　僧口用

僧元口　僧奉真　僧至德　僧和光

僧景福　僧太和　僧崇德　僧德建

僧去甚　僧廣德

景教碑側題名

僧福壽

僧和吉

大德曜輪

僧來威

僧昭德

僧明泰 ([illegible])

僧乾口

僧普濟

僧靈德

僧拂林

僧廣慶

僧惠通

僧居信

僧曜源

僧利見

僧守一

僧凝虛

僧靈壽

碑面下方

助檢校試太常卿
賜紫袈裟寺主　僧業利

僧寶達

僧廷越

僧延和

僧文貞

僧仁惠

僧敬德

僧光濟

僧和一

僧還淳

檢校建
立碑　僧行通

僧惠明

僧日進

僧崇敬

僧文明

僧玄真

僧元口

僧聞順

僧英德

僧口真

僧靈寶

右僧三人連兩碑側共六十五人未計曇淨

梁高僧傳 二五七人

唐續高僧傳 三四〇人 附見一六〇人

宋高僧傳 五三三人 附見一三〇人

唐中嶽嵩陽寺一行 其字最好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

唐會稽開元寺曇一

唐餘杭宜豐寺靈一

唐福州鍾山如一

富岡

一神論

万物見一神。一切万物既是一神。一切所作。若見所作。若見所作之物。亦共見一神不別。以此故知一切万物並是一神所作。可見者不可見者。並是一神所造之時。當今現見一神所造之物。故能安天立地至今不變。天無柱支託。若非一神所為。何因而得久立。不從上落。此乃一神術妙之力。若不一神所為。誰能永久住持不落。以此言之。知是一神之力。故天得立。以譬喻則知一神神妙之力。既是神力故。知無天梁柱。天得獨立。天既無梁柱託。獨立則知天不獨立。一神力為此。則若可見天梁天柱。則知一神之力不須梁柱墻壁。人見在天地安置處。人亦無安置處。因此道是無安置處安置。為是水上安置。水何處安置。風上安置。亦許時不崩不落。轉運万事。不見一物。但有神力。使一切物。皆知得。如顛。譬如人射箭。唯見箭落。不見射人。雖不見射人之箭。不能自來。必有人

射。故知天地一神任力不用不壞由神力故能得久立。雖不見持提者。又有以神妙提者。譬如射人力既盡箭便落地。若神力不任。天地必壞。由是神力天地不敗。故天地並是一神之力。天不墮落。故知一神妙力不可窮盡。其神力無餘地。神唯獨一神。既有不見亦有二見。譬如左右兩手兩腳。或前或後。或上或下。相似不別。又如一神一機。內出一神斟酌。因此而言。故知無左無右無前無後無上無下。一神共提一箇物。無第二亦無第三。不可作得。亦無作師。亦無餘提人。亦無作人。見一神住立天地不見提天地而能養活一切眾生。則是可見。譬如一箇舍一箇主人身一魂魄。若舍饒主則舍不得好。人身饒魂魄則人不得為善。故人魂魄無二亦無三。譬如一箇舍。一舍主無兩主。亦無三天地。唯有一神。更無二亦無三。一神在天地。不可亦如

魂魄在人身人眼不可見魂魄在身既無可執見亦如天下不可見魂
魄在身人皆情願執見大智之聖等虛空不可執唯一神遍滿一切
處將魂魄在身中自擅意亦如此天下有一神在天堂無接界惣
是一神亦不在一處亦不執著一處亦無接界兩處第一第二時
節可接界處喻如從此至彼新亦如從彼新至拂林無接界時
節如聖主風化見今從此無接界亦不起作第一第二亦復不得
此一神因此既無接界亦無起作一切所有天下亦無接界亦無起
作亦無住所亦無時節不可問亦非問能知一神何處在一神所
在無接界亦無起作一神亦不可問何時作時起亦不可問得亦非
問所得常住不滅常滅不住一神所在在於一切萬物常住一神
無起作常住無盡所在處亦常尊在無亦常尊一神作經律亦
無別異自聖亦無盡天下無者天尊作天尊處天下有者並

6

十

可見亦有無可見譬如見魂魄人不可得見有可見總似人神識
一切人見二種俱同一根喻如一箇根共兩種苗譬如一人共魂魄
并神識共成一人若人身不具足人無魂魄亦不具足人無神
識亦不具足天下所見獨自無具足天下無可見獨自亦具足天
下在兩種一根若有人問有何万物一神知又不見者何在如此
語此万物不能見者天下在如一神所使者如許箇數幾許多
人起作天下万物盡一四色

喻第二

問曰人是何物作答曰有可見無可見何在作何無作有可見則
是天下從四色物作地水火風神力作問曰有物何四色作也答曰
天下無一物不作一神亦無一物不作一神亦無在天下無求請天下
譬如作舍先求請作舍人處求請此並一神所舉意即成如構
一切眾生見在天下構敬畜生一神分明見天地並一神所作由此

處分神力意度如風不是之身亦神識人眼不見少許神力所遣神力所變物當得知餘相樹處好不作果何彼相茲大有万物安置一神舉天下共神力旨生電處不解言語無意智所以因此若箇万物二共一三共二不相似一一天下不可見是人疑心中思餘神彼相分明万物作更有神彼相雖不分明作万物因此餘神彼相不分明万物所以可見万物亦無可見万物句並兩種一人作分明譬如有兩種一種不可言得一不可言得一不可言得未有兩種神誰作此人物亦不言誰得天下因此兩種神理別一神作兩種安置一神亦兩種二天不作也一箇天下譬如身合神識更第二天地似彼天下共魂合天不作共身合有盡共魂魄合當住無損傷譬如魂魄不滅神力種性人魂魄還即辭動魂魄神識是五蔭所作亦悉見亦悉聞亦言語亦動魂魄種性無空眼不見無肉手不作

無內脚不行譬如一与二兩相須日與火二同一性由此知日中能出火一物別性日不然自自光而自明火然自光不柴草不得自明故知火無自光譬如日火同一性日自然有明火非柴草不能得明猶此神力能別同而同別異而以此神力不用人力自然成就皆是一神之力喻如魂魄五蔭不得成就此魂魄不得五蔭故不能成既無別作神因此故當得五蔭手然後天下當住不滅万物莫不就由如魂魄執著五味如五蔭為天下魂魄美味魂魄知彼相似譬如說言魂魄在身上如地中麦苗在後生生子五蔭共魂魄亦言麦苗生子種子上能生苗苗子亦合因自然生不求畫水若以列竟麦入窖即不藉畫水暖風土如魂魄在身不求覓食飲亦不須衣服若天地滅時劫更生時魂魄還歸五蔭身來自然具足更不求覓衣食常住快樂神通遊戲不切物資身

喻如飛仙快樂若快樂身遊戲彼天下快樂亦如魂魄遊在身
上快樂彼魂魄如客在天下快樂處於此天下五蔭身共作客同
快樂於彼天下喻如魂魄住客此天下亦是五蔭身此天下作客
魂魄彼天下無喜快樂為是天魔神力使然如前魂魄於爾身
上氣味天尊敬重一切萬物分明見天下須報償如魂魄向依魂
魄共蔭作客至天下住處者魂魄何許富在此間借貸五蔭誰
貧彼此勿疑若五蔭貧不能償債如此魂魄富饒貸債與五蔭五
蔭若貧魂魄富饒因此無疑不能償債得此說言五蔭貧魂魄
富饒亦無別計真實債以五蔭物總是泥土魂魄少許似身兩共五蔭
共魂魄自一身神氣若知亦無此天下知雖兩共生此處知亦彼天下
知更在後亦如在亦如在先作胎中不住所以知在先母胎中
生如此間須作者此天下彼處作在後生時此天下如是此天下生

亦不生常住此處為如此皆能脩善種果報彼天下須者皆得
在先此天下種於後去彼天下是何處此處須母胎即須作者箇
万物彼天下須天下須在前此間須合分明豈說但天下明須眼所
看之處並須明見亦有無量種語聲音亦須耳明聽無量種
香亦須鼻嗅香分明無量食種亦須口嘗其味無量種作須
手自作此五蔭說言非此處作是母胎中作若忽然有此五蔭少
一不具足母胎中出如天下人盡皆是母胎中所作餘處不能作若見
此處作可作母胎中作如彼天下須者此間合作此間若不合作至
彼處亦不能作一切功德須此處作不是彼處作莫說拜是此處作
功德不是彼處一神處分莫違顧此處得作彼處不得作喻如作
功德先須此處不是彼處彼處布施與他物功德此處施得彼
處雖施亦不得發心須寬大不得窄小即得作寬此處得作彼處

近手馬太七章
二十の至二十七節

作不得以此思量毒心悪意惡心酬増嫉物須除却此處除可得彼處
除不可得身心浄潔恭敬禮拜不紀式行此處作得彼處作不得
至心礼拜天尊一切罪業皆得除免此處礼得彼處礼不得若有此
天下去人於此處種果報得具足彼處雖種不得具足於彼天下唯
見快樂亦不見阿誰一神自聖化神自聖化神力作在先安置天下然
後彼天下去須解無便宜辛苦處於人一切於自家辛苦處不覓功
德此天如人在先知天尊誰若一唯事一神天尊礼拜一神一取一神進也
不是他意知功德不是餘處功德此處功德不是功德處喩如人作
舎須前作基脚先須牢固安置若基脚不牢固舎即不成喩如
欲作功德先脩行具式脩脩須知一神安置人皆須礼拜須
一神恩然後更別作功德此是言讀讚歎功德亦不是餘功德亦須
知喩如說言須作好善意智裏天尊何誰別在功德處不動心時

如似人無意智欲作舍基脚不着地也被風懸吹將去如舍脚牢風
亦不能懸吹得如功德無天尊證即不成就若人欲得見見一神自
身清淨心見盡須如是思量如五蔭無量有筋脉一一各不相似五蔭
身及魂魄一是自在一切筋脉是處相因於一切天下有數種一與二
皆須似似一神一共彼總想一神所作養育成就皆須礼拜自言常不
滅時節總想受處分亦是春秋迎代寒暑往来四時成歲將兼日
夜相添足決辰還緣一神賢聖智惠自然常定無彰無盈喻
如善響音自在故自然還自應一神圓滿自在故自然法教具足
勝勝於於諸天子衆人緣人間有怨家惡魔鬼迷惑令耳聾眼瞎
不得聞或行衆人先自緣善神先自有善業為是愚癡緣被
惡魔迷惑未得曉中事喻如人自抄錄善惡人還自迷惑心不覺
悟不知神之福祚乃如四足畜生以是等故心同四足故難為解說

難得解說而無分別是知四足之等緣無識解不解礼敬一神亦不
解祠祭惡魔等與惡魔相遠使人迷惑惡友入惡怨家無過惡
魔等但有愚人皆是惡魔等迷惑使隨墮惡道以是因緣此人間
怨家莫過惡魔迷惑人故使有癡騃在於木石之上着神名字以
是故說惡魔名為是人間怨家是以則知名字為人論說使人知
善惡淺深若人不解思量者還是緣惡魔迷惑不能修善以是亦
須思惡魔若人能靜惡魔使遂覺悟其惡魔亦如天上飛仙等
同一種以是自用惡故迴向惡道喻如愚癡人亦背善緣自用惡
故轉轉便思惡見緣惡見故此人即是一神及諸衆生等惡怨家
無異便遂飄落離於天處緣神惡業作行得少離三界亦出離衆善
眷屬因即名惡魔鬼故名波旬多那喻如胡是名惡魔亦以是故惡
魔以是故魔等同一字亦如惡魔有迴向惡道亦如迷惑衆人迴

向悪愚癡皆縁悪魔迷惑故迴心向悪者名字同鬼亦如魍魎並皆
迴向悪道遂便出離於天堂天下悪所是其住處依其神住說言悪
風還在天下悪行還如魔是人間怨家樂着悪處住者然其下處悪
中最大是名祭怨自外次第是為鬼也然此鬼等即與悪魔離天堂
其明同歸悪道祭怨恭敬設數種悪方便迷惑衆人故使其然也悪
魔嫉妬衆人為善以是緣不令人尊敬一敬悪魔尊思為悪故還
欲迷惑衆生人使隨堕悪道以是悪魔迷惑故愚癡人恭敬無心尊敬一
神仰信邪倒見故先隨三悪道中悪魔鬼中後於天下生人間邊地下
賤中生以是一願成劍刻万劫法恒於中往來無異時然悪魔緣悪
雖見悪為思悪故故悪中将向悪處但四天下恭令念善願成好者
一是也四天下愚悪迷惑衆人使隨悪道者悪魔也是故一神始末
願物愍成聖

一天論第一

馬太六章三節

世尊布施論第三

世尊曰如有人布施時勿對人布施會須遣世尊知識然始布施若左手布施勿令右手覺若禮拜時勿聽外人眼見外人知聞會須一神自見然始礼拜若其乞願時勿漫乞願時先放人劫若然後向汝處作罪過汝亦還放汝劫若放得一即放得汝知其當家放得罪還客怒䁥數有財物不須放置地上或時壞劫或時有賊盜將去財物皆須向天堂上必竟不壞不失計論人時兩個性命天下一一天尊二即是財物若無財物喫著交闕勿知此二意思諭如將性兒子被破充賊即交無喫著何物我語汝等唯索一物當不一神處乞必無罪過若欲著皆得稱意更勿三思一如汝等總是一弟子誰常乞願在天尊近並是自猶自在欲喫欲著此並一神所有人生看魂魄上衣五蔭上衣或時一所無與食飲或與衣服在餘總不能與唯看

第六節

飛鳥亦不種不刈亦無倉窖可守喻如一在積裏食飲不短無犁
作亦不言衣裳並勝於諸處亦不思量自記從己身上明莫看餘
罪過唯看他家身上正身自家身上不能正所次欲得成餘人似
如梁柱着自家眼裏倒向餘人說言汝眼裏有物除却因合此
語假矯先向除眼裏梁柱莫淨潔安人似苟言語似真珠莫前
遼人此人似賭恐畏踏人欲不堪用此辛苦於自身不周遍却被嗔
責何為不自知從乞顏打門他與汝門所以一神乞顏必得打
門亦與汝開若有乞顏不得者亦如打門不開為此乞顏不得妄索
索亦不得自家身上有者從汝等於父邊索餅即得若從索石恐
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魚亦可若索蛇恐螫汝為此不與作此事亦無
意智亦無善處向憐愛處亦有善處向父作此意是何物意此者
索者亦可與者亦不可不與者須與不與二是何物兒子索亦須

有你欣人怎樣
待你你也怎
待人怎

與一智裏亦有意智亦無意智處有善處有罪業處不相和在
上頭臺舉亦不須言索物不得所以不得有不可索很索不得你
所須者餘人索餘須亦你從索餘人於你上所作你還酬償去於
惡道衛如王口道遣汝往天上彼處有少許交人於寬道上行向
在歡樂如入地獄亦有人語於餘語善惡如此一樣汝等智為汝命能
聽法來並彌師訶作如處分覺道經由三年六個月如此作行
如學生於自家死亦得上懇高有在忽人初從起手向死亦要須前三
日早約素言見一切於幾欲起難致欲上天耳
去喻如聖化作也營告此天下亦有許期限若三年六箇月滿是汝
處分過去所以如此彼在忽人執亦如從自家身上作語是尊
見口論我是彌師訶何誰作如此語此非是彌師訶誰惑欲捉汝
作方便為此自開向拂林寄去在時世無寄悉捉道理亦無不
敢死若已被執捉願與法家子細勘問從初上懇高向若已付法方

便別勘當所以上懸高汝等諍當家有律文據當家法亦合死
所以從自身住此言誰道我是世尊息論實語時此般家不是
汝自家許所以阿諛彼人元來在從一切人所以知是人在誰捉身
詐言是世尊恩知此可見也亦喫彼樹尊處分勿從喫作如此心
喫著勸從喫時即作尊明於自家意似作世尊所以是人不合
將自家身詐作神合死所以弥師訶不是尊將身作人有尊
自作於無量聖化所作不似人種所作尊種亦有愛身是彼能
家所以共阿諛一處汝等處所以能家舊在亦不其作不期報
知惟有羊將向[illegible]宰處去亦無聲亦不唱喚作如此無聲於法當
身上自所愛次受汝阿諛種性輸與他輸如弥師訶於五蔭中死亦
不合如此於命終所次無意智能家亦知此阿諛種見死從死亦
非不合死於相助聖術於弥師訶得見如此方便受弥師訶於羊

太 三十七章 五十節

苦處受他不是無氣力受亦無氣力處作執法上懸高於彼

時節所以與命地動山崩盤石上毾毹跳躍彼處張設聖

五十一節

化經作兩段彼處有墓自開開有福德死者並從死得

活起向人處來亦有十四日一月六無時日不見闇所聖化為

此三時日如此喻如闇裏一切物人眼不能得見聖化可聞

眼見所以彌師訶上懸高求承實世尊喻如說書當向

闇處弥師訶五音身人世尊許所以名化姚霫執提法從

五十七節

家索向新際布裏裹亦於新墓田裏有新穿處山辟

裂衣彼處安置大石蓋石上搭印石忽緣人使持更守掌亦語

六十三節

弥師訶有如此言三日内於死中欲起莫迷學人來是汝靈

柩句從被偷將去語訖似從死中起居如見此作時石忽㕛

人三内弥師訶喻如墓田被即從外相喻如從起手從女生

二十七章 亦不女身從澄見處。比飛仙所使世尊着白衣喩如霜

二十三節 雪見向持更處。從天下來。比大石。石舊門上在開詣於石

往後

與坐其持更者見狀似飛出仙。於墓田中來。者五蔭不見。

自白曰。遂弃墓田去。當時見者向石忽人具論於石忽人。

大賜財物。所以借問這西有何可見。因何不說。此持更

人云。依前者所論。弥師訶從死起。如前者說女人等

就彼來處。依法石忽人於三日好看向墓田將來就彼分

明。弥師訶發遣去。故相報信向學人處。喩如前者女人

於天下寄信。妄報於阿談。因有此罪業向天下來。喩如女人

二十八章

五六節 向墓田來。弥師訶見言是實。將來於學人就善處向天下

來。於後就彼來。將信去也。弥師訶弟子分明處。分向一切

十九節

委是？

處將我言語。亦語一切種人來向水字於文子淨風處分

廿節

具足所有我迷汝在此到盡天下聞有三十日即於弥師訶地
上從死地起於一切万物所有言語並向汝等具說亦附許
來欲得淨風天向汝等弥師訶從明處空中看見天上從有
相大慈風中坐為作大聖化於天下亦見惡魔起惡始向人上從
如供養擲下於地世尊所得並於一切辛苦處亦於惡魔起
手向弟人配惣不堪用所以受大辛苦恩畏將人遠離世尊向弥
師訶手一切人有信共向世尊来若無信者向如此言所以眼不
能見所作者由来具足亦如是此人即今見在生人亦不疑慮
意中思不死喻如前者人死如許人等誰死者有信向弥師訶
慶亦不須疑慮起從黃泉一切人並得起於後弥師訶向上天
十日使附信與弟子度與淨風從天上看弟子分明具見度
淨風喻如火光住在弟子頭上欲似音音彼與從得淨風教

使徒行傳
第二章
一至五節

一切人種性處。有弥師訶。天下分明見得天尊處分。誰是汝父。
来向天下亦作聖化。為我罪業中於已自由身上受死。五陰二百
内從死起。憑天尊氣力尚上天来。末也聞此天下是弥師訶自譽
處起於一切人。有死者從起於天下。向末聞亦於天下。向弥師訶處
分趨從黄泉向實法處生。欲與一切人喻如思量時。此天下亦
報償亦有信者。向弥師訶處取礼拜世尊者。於弥師訶父處。
將向天堂至常住處。亦與長命快樂處。於彼弥師訶處無行
不具足受處分。世尊喻。如自父不礼拜。乃向惡魔礼拜。有不浄
潔處。意情取汝處。分於黑闇地獄。發遣去常處。共諸魔鬼
同永去善處。明見於天下。教詔處分。所教亦具足。分向自家
弟不是人種。世尊種性所以弟子向弥師訶名。有患並療得。
差在惡魔鬼傍名。拔脱從人處死得名。更此作箇是普天下。使弥

師訶弟子作怨家一切亦共一處相覓得勝於彌師訶弟子得亦
於先石忽人所以不受處無數中辛苦處亦竟所以至末間石忽
不他所以拂林向石國伊大城裏聲處破碎卻只是向量從石
忽人被煞餘百姓並被抄掠將去從散普天下所以有彌師訶弟
子有言報知於世尊及事從世尊一切人爲怨家大小更無餘
計校唯有運業能得彌師訶弟子並煞卻滅祚可以遣具足
受業比云向說世尊聖化預知後於無量時預前須自防備汝
等誰事世尊自傳量校計惡說欲非未是好事亦不具足得汝
情願世尊共人相和一切王打百姓自由在拂林向波斯律法如
此作但索惣煞諸聲打破破作丘墟亦不須放向自家國上有
誰事彌師訶者亦道名字分明見是天下所作作處世尊化
術異種作聖化計校等量亦是他家所作唯有世尊情願

初唐
貞觀十五年

引所錄遠門
往往天下傳一主
意

具足。欲此諸王等聖主。儀向拂林。誰向波斯。並死亦是惡律法。
於所着者。為恒索到到不堪處。所以一切拂林。如今並禮拜世
尊。亦有波斯少許人。被迷惑行。與惡魔鬼等所作。泥素
形像禮拜者。自餘人總禮拜世尊。彌數弥師訶。並云此等向天
下世尊聖化行。亦無幾多時。所以分明自尔已来。弥師訶向天下
見也。向五蔭身六百四十一年不過已。於一切處。誰有智慧者。此變
見並化術。若為向天下少時間。亦不是人處。傍能處。所以天尊
神力。因於一切人智。一切萬物見在者。總是一神。神力所以弥師
訶自家弟子。遣將去也。汝等發遣。向天下我所有言教。並悉
告知不是聖主國王。能自作富貴種姓人中選弟子。所以於貧
賤無力小人中。選取是弥師訶情願。諸所是汝許語。自餘一切
具足。亦於一切人知此是一神。所作所以如是。言法亦是一神自家

許一切人誰欲解於一神處分具足於魂魄上天堂亦須依次法
行所以可見不是虛誑亦不是迷惑亦不妄語不無罪業法須
如此一切人很行著其作罪業從錯道行亦從罪業裏欲得
迴實亦須依一神道上行取一神處分自餘無別道人須向天堂唯
識一天尊亦處分其人等受一神處分者者向很道行者恐
畏人承事日月星宿火神礼拜恐畏人承事惡魔鬼夜叉羅
剎等隨向火地獄裏常住所為向無實處亦不須信大作信業不
依一神處分唯有惡魔共夜叉羅剎諸鬼等其作經文一神
律法書寫於天下封欲末時惡魔即來於人上共作人形向天
下處分現見於遠惑術法中作無量種罪業作如此損傷一
切人離一神遠近已身處安置所以如此說言我是弥師訶
三箇年六月始化於後三年六箇月所有造諸惡業惡性

行人者。可得分明見。誰向實處作功德者。亦有無信向天尊處分者。唯有惡魔等作人形現者。弥師訶與一神。天分明見。向末世俗死人。皆得起依處分。所以於汝向有信者作諸功德者。誰依直心道行者。得上天堂到快樂處無有盡時。所有万識一神。直道向好經不行亦不取一神處分作罪業者。於惡魔夜叉諸鬼所礼拜者。向地獄共惡鬼等。一時隨入地。常在地獄中住。辛苦處於大火中住無有盡時。有欲得者聽此語能作。亦皆聽聞。承是作者有不樂者。可自思量。共自己魂魄一處。若有不樂不聽者。即共惡魔一處。於地獄中永不得出。

一神論卷第三

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宮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宮生隋王隆悌

初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

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鬬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矣。

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為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悅、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舊唐書卷九十五）

基督徒僧

由五王、與慶宮、及名字的關係、認為

景教三威蒙度讚

无上諸天深敬歎、大地重念普安和、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羅訶、一切善眾至誠禮、一切慧性稱讚歌、一切含真盡歸仰、蒙聖慈光救離魔、難尋無及正真常、慈父明子淨風王、於諸帝中為師帝、於諸世尊為法皇、常居妙明無

聖靈

畔界。光威盡察有界壇。自始無人嘗得見。復以色見不可相。惟獨絕凝清凈德。惟獨神威無等力。惟獨不轉儼然存。衆善根本復無極。我今一切念慈恩。歎彼妙樂照此國。彌施訶普尊大聖子。廣度苦界救無億。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耽苦不辭勞。願拾群生積重罪。善護真性得無繇。聖子端任父右座。其座復超無鼎高。大師願彼乞衆請。降筏使免火江漂。大師是我等慈父。大師是我等聖主。大師是我等法王。大師能為普救度。大師慧力助諸羸。諸目瞻仰不暫移。復與枯燋降甘露。所有蒙潤善根滋。大聖普尊彌施訶。我歎慈父海藏慈。大聖謙及淨風性。清凝法耳不思議。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

尊經

敬禮妙身皇父阿羅訶、應身皇子彌施訶、證身盧訶寧俱
沙 已上三身同歸一體、瑜罕難法王（約翰） 盧伽法王（路加） 摩矩
辭法王（馬可） 明泰法王（馬太） 牟世法王 多惠法王（大衛） 景通法王 寶
路法王（保羅） 千眼法王 那寧逸法王 珉艷法王 摩薩吉思
法王 宣和吉思法王 摩沒吉思法王 岑穩僧法王 廿四聖
法王 憲難耶法王 賀薩耶法 彌沙曳法王 娑羅法王
瞿盧法王 報信法王
敬禮常明皇樂經 宣元至本經 志玄安樂經 天寶藏经
多惠（大衛）聖王经 阿思瞿利容经 渾元经 通真经 寶明经
傳化经 罄遺经 原靈经 述略经 三際经 徵詰经 寧
思经 宣義经 師利海經 寶路法王经 刪河律经 藝
利月思经 寧耶頤經 儀則律經 毗遏啟经 三威讚経

牟世法王经 伊利耶經 遏拂林經 報信法王经 彌施訶
自在天地经 四門经 啟真经 摩薩吉斯经 慈利波经
烏沙那經
謹按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卅部。並是貝葉
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
中夏，並奏上本音，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
德僧景淨，譯得已上卅部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
翻譯。

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
公波斯君丘之銘
君諱阿羅憾，族望波斯國人也。顯慶年中，高宗天皇大帝
以功績有稱，名聞□□，出使召來至此。即授將軍北門□領

使侍衛驅馳又差充拂林國諸蕃招慰大使并於拂林西堺立碑峩峩尚在宣傳聖教實稱蕃心諸國肅清于今無事豈不由將軍善導者為功之大矣又為則天大聖皇后召諸蕃王建造天樞及諸軍立功非其一也此則永題麟閣其於識終方畫雲臺沒而須録以景雲元年四月一日暴憎過隙春秋九十有五終於東都之私第也風悲壟首日慘雲端聲哀烏集淚□松乾恨泉局之寂寂嗟去路之長嘆嗚呼哀哉以其年□月□日有子俱羅等號天罔極叩地無從驚雷遶墳銜淚石回序墳墓無輟於春秋二禮剋脩不忘於生死卜君宅兆葬於建春門外造丘安之禮也

實為千字の名　二十九

尼令隸主客户大秦穆護襖二十餘人並令還俗者、臣聞、仲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大弘聖道以黜異端末季以來斯道久廢

不遇大聖孰能拯之臣某等中謝、伏以三王之前皆垂拱而理不

可得而言也厥後周美成康漢稱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

人自稟於孝慈俗必臻於仁壽豈嘗有外夷之教黜中夏

之風東漢楚王英始盛桑門之饌論於左道桓帝更增華

蓋之飾歸於亂政魏之三祖西晉太康雖君非大聖臣非上哲撕然

猶祖尚老莊斯教未行至東晉因吳人之俗薄龍衣孫權之弊政

始建塔廟乃譯梵言宋齊梁陳其敦浸盛好大不經之說陋

乃詩書因設接齊之淡隆於仁孝運祚浮促篡奪相尋二百

年間五變朝市君無殷宗之福臣靡衛武之年感驗寂寥

斯可明矣高宗神堯皇帝方欲剗除斯弊掃刷中區時屬

Throne 叢蓋

宰臣蕭瑀本梁氏之子孫尋覆車之軌轍廣格明詔以迄於
今遂使土木興妖山林增構一巖之秀必極雕鐫一川之腴已布
高剎鬼功不可人力寧堪耗蠹生靈侵減征稅國家大蠹
千有餘年伏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陛下
明詔於天揆合於道默覇圖而功感入聖域而德優常欲天
下之動咸貞於一以一言之蔽思必無邪先運宸心獨發英斷破
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高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
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為後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臣竊
位樞衡莫能禆益愧無將明之効徒懷鼓舞之心千古未逢百生
何幸不任抃賀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文竟

李德裕 首相的

會昌五年八月制（毀佛寺制）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逢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耗蠹國風而漸不覺。以至於誘惑人心。而衆益迷。洎乎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為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於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殿。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而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叶予至意。條疏至當

三武之厄
唐武宗

宜從所請。識微心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物利衆，予不謙焉。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已逾千萬；廢丹艧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為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志，宣布中外，咸使知聞。

唐會要卷四十七（十七頁）

賀廢毀諸寺德音表　李德裕

臣某等，伏奉今日制，拆寺蘭若共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并奴婢為兩稅戶共約四十一萬餘人，得良田約數千頃。其僧

社會經濟

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

新唐書卷五十二
食貨志

八

會昌五年秋七月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

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亨紀非綱以志別傳附之

佛祖統紀　志磐

大秦末尼（胡神也，官品令有祆正。法律）

火祆（火煙切）教法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

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

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

斯寺。開元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勅：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以

西胡等既是師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罰。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

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

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

大曆三年六月，勅回紇置寺，宜賜額為大雲光明之寺。六年正月，又勅

荊、越、洪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武宗會昌三年，勅天下摩

尼寺並廢入宮，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國回紇諸摩尼

等，配流諸道，死者大半。五年，再勅大秦穆護火祆等二千餘人並

縮印藏經
大藏經
續藏經
新修大藏經
大日本佛教全書[?]

勒還俗　僧史略卷下并見釋門正統卷四所偽志
（北宋初年 贊寧）

山谷題牧護歌後云向常問南方衲子牧護是何種語皆不能說後見
劉夢得作夔州刺吏（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亦不可解及來黔
中聞賽神者夜歌聽說儂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
要皆自叙五七十語乃知蘇溪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
作參同契也予長兄伯聲嘗攷火祆字其畫從天胡神也音醯堅切
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
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
寧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
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又據杜預左傳注云睢受汴東經
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也此即火祆

妖也非祆

十二公

杜環

引稱不全

之神其來蓋久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
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
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
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
毀浮圖籍僧為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
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
又嘗見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來以鴻臚寺為禮遠令郎後世因用以
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祆之有正想在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
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在
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
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
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空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

不及其歸西夷以五月為歲每歲自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也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有牧護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為牧護者不惟巴人曲也祆之教法蓋遠而牧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正謂旁門左道似是而非者因以為戲非效參同契之比山谷蓋未深考耳且祆有祠廟因作此歌以賽神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亦自知其原委也　西溪叢語卷上　姚寬

西學凡一卷附錄唐大秦寺碑一篇

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職方外紀已著錄是書成於天啟癸亥天學初函之第一種也所述皆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鐸理加者

文科也斐錄所費亞者理科也默德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
諾搦斯者教科也陡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
而理為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者
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中所謂盡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
理為本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
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為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
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即於
義寧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載唐貞觀五年有
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
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
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為大秦寺天下
諸州郡有者準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

莫不聞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
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
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滸河中有
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
下置小爐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
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籍紀載不但有此碑
可證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
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呵憐切註為祆神徐
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註曰四夷朝貢
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
久亦不始於唐岳珂桯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
占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制性尚鬼而好潔
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
稱謂聱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為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
異書如篆籀是為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賈
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詭託為亘古未聞以欺儒略作此書
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為祆教更無疑義乃無一人援古事以抉其
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內蓋萬歷以來士大夫大抵講心學刻語錄即
盡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實考古以遏邪說之流行也 四庫總目雜家類存目二

金石萃編……

非景教之諸景教之第一篇如是
全景教考中第二篇（李文藻……

錢謙益

景教考

萬曆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為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立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王畢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為宅移寺于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亦宜准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即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尚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蓋舊

之誇詞也。舒元輿重巖寺碑曰：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于三方。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釋寺唯一舜寺有三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祆神即波斯也。今據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寺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西蕃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林，即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妖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妖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財祆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為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

天主教東來中國
古今地志
職方外紀
坤輿圖記

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之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明末地志稱默德那為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為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佛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曆六年回紇請荊揚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為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葷酒夜聚婬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止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為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為最劣矣。以元與三夷寺之例而斷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膏唇拭舌妄

為之詞。而非果有以弁于摩尼祆神也。作景教考。俾士大夫之溺于彝學者知其從來如此。錢謙益有學集卷四十四

景教續考

錢牧齋氏景教考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為之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族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其創鄴第佛祠。或伏甲兵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鬬。含光門無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與之囊橐為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則其可總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考

回回之先。即默得那國國王穆罕默德。生而神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為別諳拔爾。華言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餘年。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

其徒眾回方治水因有一人焉此去阿丹治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之
習清真三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努海傳易卜
剌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
得其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按唐
之回紇即今之回回回紇之先為匈奴元魏時號高車或曰勑勒曰
鐵勒其見於魏收李延壽宋祁之史班班可考異端之徒創為
荒忽幽怪之談以欺世而眩俗如天方古史云云者其尤可軒渠者
也又言國中有佛經卅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
剌特（降與母撒之經名）則逋爾（降與達五德之經名）引支納（降與爾撒之經名）皆經之最
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以加尼此外為
今清真所課習者又古爾阿尼之寶命真經特福西爾噶最
之噶最真經特福西爾咱吸堤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白索

義爾之大觀真經密邇崇德之道行推摩經勒瓦一合之照微經
特卜綏爾之大觀經條脩賦任不可窮詰而其隸在四驛館回回
特為八館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
爾兒罕占城日本真臘爪哇滿加拉諸國皆用之夫篆楷草為
吾中國之法之次第其徒特借以神其誕幻而顛倒道而行逆道
而說以為得天之明諭噫是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今以其教之在中
國者而考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思葛始以其教東來故
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取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始以摩尼
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見新唐書回紇傳　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
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明洪武時大將軍入燕都
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
勅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

以古為義　以大食修　以歷法　四庫全書　國史補　唐

不可復遣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其國本與回

回為鄰朝宣德間乃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為一念

禮齋課朝五之類日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為

怪其亦可謂不富之民也已 杭世駿道古堂集卷廿五

乾隆時尚不能分滿漢

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輿重岩

寺碑襍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焉（祆字疑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

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祆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叙景教

傳授頗詳蓋始於唐初大秦阿羅本（僧）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

於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

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蓄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

像則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溯其生年

景碑中有十の眞字

景字十六个

然眞寂戢隱眞威亭午昇眞眞常之道。占青雲而載眞經。擧眞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眞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攷。至碑稱景教景門之義。文中只三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暗府。是與景星景光臨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

金石萃編 卷一〇二

杜佑

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有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若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十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

又云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飡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

以医传教

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通典卷一九三 大秦條注 杜佑同杲甫同時同氣[illegible]

比杜佑早一点

杜甫石筍行 上元元年 760 AD. 比大秦寺以十五年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分類集註杜工部詩十三

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

雨洞。梁武謂其元芳曰：此碩清拔，卿之士龍也。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段成式

杜石筍行

杜石筍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真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于砂土上獲真珠。又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腳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為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酉陽雜俎續集四，謂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之事為證，非也。卷七 能改齋漫錄 南宋 吳曾

杜甫石筍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 云

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
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范曄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
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
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
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
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
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為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
尺其石俗今名為石筍又梁益紀云石筍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
經在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圍六七尺
云其下是海眼即非也或云古誓蜀之碑崔鴻說昔為大秦寺其門樓
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毀此其遺跡每雨後人多拾
得珠翠異物章懷太子賢乃高宗第六子注漢書在儀鳳中
豈杜甫作詩時漢書未傳耶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見耶或見而
不以賢言為然耶酉陽雜俎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
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
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
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篇
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為比　西溪叢語卷上

大興國寺碑

遼及金序

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空尺餘。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迹千五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薛迷思賢，地名也。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為太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眾祈禱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

元朝論旨
長生天氣力裏
呂 卷15 葉六

仍為宋本

六寺

舍里八賞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其業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至元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為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甕門捨宅建八世忽木剌大興國寺。次得西津竪土山。并建答石忽剌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山寺。二寺之下創為也里可溫義阡。又于丹徒縣開沙建打雷忽木剌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結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忠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

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迎禮佛國馬里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為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緝其所聞為記 至順鎮江志卷九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金好

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

浮屠

非回教

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為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貴為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上占籍今四世矣

金遺山文集卷廿七（元好問　元遺山）

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國朝文類　馬祖常　馬慶祥 [illegible]）

公諱月合乃世為雍古部族（汪古部）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曾祖諱帖穆爾越哥祖諱把造馬野禮屬皆以財雄邊父諱錫禮吉思當金遷汴都（河南）尚書省辟為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恒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投冠（元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于地誓曰吾父死于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侍母太夫人王氏艱關鋒鏑蹑隙昼夜出汴絕河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始

路程手遞　歷史問　年代問

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為斷事官治所中原之劉兵殘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廣規度政務事舉士牧民附胥為大和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從行留汴饋餉六師悉發輸人賦一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陸輓數百萬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或民在野而商在塗不畏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即位降詔褒獎其詞有曰有此勤勞深可尚嘉之者阿藍荅兒擿魚兒泊牧食草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百疋進上世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世信世也版戶遂試學子通一經即不同編民今令甲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既肇建省部明年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廿一日薨于上都之邸第訃聞內外文武之屬搢紳之士咸嗟悼盡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其年某月日葬于大都之宛平縣

十一子：

世系譜

世[illegible]神道碑

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為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官禮部尚書請于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勳上輕車都尉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事謚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嘗平倉部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秩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蚤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承公蔭絳州判官次審溫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嫁廣東道副都元帥闊里吉斯孫二十人◎長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梁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為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倉次遺遵道遵皆

早卒次迪迪次保六賜提舉都城所次秉名卒次岳難武略將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續古處士以孝聞次天吉男奉議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監富池茶場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侍御史次祖彝鄉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管民總管府安隨府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勾河堘鹽場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臨功萬戶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祿合知行唐縣仕者九人餘皆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長武子未嘗肴椽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益國子生諸女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贊襄制度則幾於承平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自我曾祖也嗚呼祖常

生三十三歲入閩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
不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翰林直
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
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違父之教而隳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
罪死不瞑目於地下塋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老曰封
樹八十年矣神殆安藏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撫我曾祖行實萬
一而略論次之矣思不泯而終銘之銘曰有崛而起之孰纏而持之將濟
世美必承而優之懿矣我祖肩于茲衣冠之傳寔維啟之世多王公
亦多文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紀繩繩孫子思馬有氏咸宜習
禮以續廟祀　元國朝文類卷六十七

金史 馬慶祥傳 [illegible]

馬氏世譜

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罙思生而英

[illegible]

邁有識量慨然以功業自期嘗縱觀山川形勢而樂臨洮土壤之豐厚遂主道宗咸雍間奉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就但請臨洮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洮之狄道和禄罕思生帖木兒越歌以軍功累官馬步軍指揮使為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稱之曰馬元帥因以為氏帖穆爾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遼亡失父母所在為金兵所掠遷之遼東久乃放還居靜州之天山瀝血求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耕稼畜牧貲累鉅萬好施與結交賢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遠事親何顏事君乎終不起伯索麻也里束生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寧性純愨兒時侍親側如成人飲食必後長者既壯姿貌魁傑以志氣自負善騎射而知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不所不通豪傑之士多樂從之游含食客常數十人或勸之

仕輒應之曰幸有以具甘旨夫復何求況昆弟皆登世我出孰與
為養以手父有疾粥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疾不可為而殁哀慟幾
絕廬於墓側三年母亡執喪亦如之閭者皆曰篤孝君子也金主
章宗時衛紹王在藩邸召見禮賓之所陳備邊理民十餘事皆
軍國之要務悉奏行焉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
王嗣位始通問于我太祖皇帝信使之副難其人衛紹王曰習禮吉
思忠信而多智且善于辭令往必無辱及入見上愛其談辯而觀
其器宇不凡稱歎久之因賜名曰也而添圖古捏汗言能士也暨再
使因留不遣使人諷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屬將為虜留此則可以
長保富貴答曰國之興亡係政善惡不係勢之強弱我國無亂政
爾何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而不報則不
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反道失身雖生何益留之三旬知不可奪

乃厚禮而歸之太祖思其賢遣內侍乙里只持國書徵幣且招之
使來衛紹王欲遣之力辭貞祐末舉家從金主宣宗南遷
汴上再遣乙里只諭旨曰寧無歲幣必得斯人宣宗幸和議之成
強遣之濟泣而言曰臣身猶草芥不足惜也苟利於國雖死不恨但以人
資敵豈謀國之道哉輒不行尋擢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加昭
勇大將軍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以勞遷鳳翔府兵馬都總
管判官至則舉賢才修學政興利除害境內稱治而嘉禾秀麥
瓜蓮同蒂之瑞並見民既蘇息乃立學以教之四方流寓之士多歸
焉元光二年秋諜報大軍將攻鳳翔行臺命清野以俟主帥素與
之不協乃減其從騎行三舍而與大軍前鋒遇於渭水戰不利
且戰且卻將入及城伏兵遮其歸路矢盡援絕人殊死戰大軍
圍之數重誘之曰我國聞公賢屢召不至今亟降是轉禍為福

之機也不聽乃射其馬使不能行覩卒降之又不聽而下馬持短兵
接戰將突而圍而出圍益密遂見執令軍士彀弓持滿環而
脅之曰不降死矣又不聽彀者畢發矢集其身如蝟罵不絕口
而死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也麾下士不降而死者數十人事聞宣
宗命詞臣王鶚草制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史謚忠愍敕葬
鳳翔普門寺之東立廟賜額曰褒忠事見金史宣宗本紀新
史本紀雖不載而詳見于忠義傳金亡時其公族近臣之家皆西遷
于汴之青城太宗皇帝聞其忠義遣內臣撒吉思不花持黃旗
撫問其家得其三子俾入勤於和林憲宗皇帝嘉之使備宿衛中
統元年丞相線真內侍蒙速速引見世祖皇帝於白馬甸上諭
旨曰此也而添圖古捏之子乃父忠於主朕今官其子安有不盡力如
其父乎三子曰三達曰天民曰月忽難一名貞字正臣三達性倜儻

多謀略累有戰功終于中書左司郎中三子天下閭滅都失剌約實
謀並居天山天民山東諸路榷鹽使從伐宋以功佩金符為太平
保祿賜魁偉沈毅語言辯給嘗爲湘陰州達魯花赤
江州等路達魯花赤二子輿剌罕楊子縣達魯花赤單騎往說
左江反者悉降遷同知南安路總管府事其文學政事有傳
存焉輿剌罕子闊里吉思易縣達魯花赤保祿賜子世德以
國子生擢進士第今由監察御史遷中書省檢校官闊里吉斯
子祖仁國子生靈璧縣主簿月忽難歷事太宗憲宗世朝三朝
終於禮部尚書有傳在國史謚故弗序月忽難十一子世忠常平倉
一人。皆官至
轉運使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吏部尚書世敬通州達魯花
二人 [illegible]
一人早二人早
赤斡沙納世靖皆不仕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世吉絳州判官世榮
瑞州路總管世臣大都平準庫提領餘三人皆早卒世昌四子潤同知
漳州路總管府事贈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郎入道於王屋山禮

[illegible] 39 [illegible]

下沙場鹽司令贈浙東道宣慰司都事僩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
都事世敬子開左京倉某官世晴子岳難闌溪州達魯花赤世祿三
子失里哈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繼祖大都宣課提舉也里哈
不仕世吉子雅古世榮子又胡國南同知興國路總管府事祝饒富池
茶監潤七子祖常進士第一人卒官御史中丞仕最顯其行能勞
烈後之秉史筆者當為立傳蔡亦鼎序祖義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祖烈汝寧府知事天合祖孝祖常同年進士今為某官祖信某場
某官祖謙國子進士昭功萬戶府知事祖恭國子生禮四子祖中某
副使祖周鄉貢進士廣西廉訪司知事祖善進士河東宣慰使司
經歷祖良淵三子祖元鄉貢進士市舶某提舉祖某某路儒學
教授叔清闡子某失里哈二子某祖憲國子進士吳縣達魯花赤
也里哈子蘇州刺哈東陽縣王傳雅古四子某某某某祝饒子某
祖仁子伯嘉訥祖常二子武子奎章閣學士院典籤文子秘書監著
作郎祖義子獻子國子進士含山縣達魯花赤祖烈子惠子高
郵府知事祖中子帖木爾鄉貢進士祖周子明安沓爾某稅使開
孫猶子鄉貢進士　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三 [illegible]

至順鎮江志(卷十)道觀類般若院在竪土山嶺至元十六年本路副
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即金山地建二寺一曰雲山寺一曰聚明寺至
1311
大四年改為金山下院錫今名集賢學士趙孟頫奉勅撰碑其略曰
仁宗
皇帝登極之歲五月甲申誕降璽書遣宣政院斷事官潑閭
都功德使司丞臣答失帖木兒乘驛馳諭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曰
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毀拆十字命前畫塑白塔
寺工劉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薩天龍圖像官具給需日用
物以還金山庚辰游降璽書護持金山地里可溫子子孫孫勿爭
爭者坐罪以重論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
山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掩蓋十字寺院降拆所塑其重作佛像
繪畫寺壁永以為金山下院命臣孟頫為文立碑金山傳示無極臣
孟頫不佞謹拜手稽首為文云云略 謹按金山晉建武始立寺名澤

劉高
別元書傳
甲第七

呂宋書客寺

始三十三年

心梁天監水陸法式成即寺營齋宋大中祥符改龍游名賜江
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任鎮
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建兩十字寺西津岡顛金山田地為
也里可溫所奪二十有七年及復得二寺為下院三方輝煌一由中流
益以壯偉乃作頌云云原全不例十卷略
翰林學士潘昂霄又奉勅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門不二如靈空
無去來太千剎土應緣而現而其法門則一而已寧有二乎外
此以為法非吾佛所謂法也金山古名剎屹乎大江中流勝絕天下
江南口諸山亦來抵江而止巉巖對峙視中流之峯脈理融貫
傾聳撐顛若內外護然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者綰
監郡符勢乃張甚據危峯秀絕之所屋其顛祠彼教曰銀山
寺營隙為僭類葬區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惟吾佛為正法以法之

正容有耶有外耶令皇踐祚勅宣政臣婆閭等即寺設像撤去之做京刹梵相朱金緝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應聲長老錫名金山寺般若禪院舉域一辭歸誠讚美集賢大學士臣李邦寧奏宜文堅珉示永遠翰林學士承旨臣旦牙答思承詔臣昂霄屬筆云云

也里可溫教

禁也里可溫攙先祝讚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籙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於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於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先生人等毆打深為不便申說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

役之人充本教戶計。遂於各處再設衙門。又將道教法籙先生侵奪管領。每員爲不應。呈乞照驗。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議得即目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讚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擬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並攙管法籙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並僧錄司也里可溫掌教司。依上施行。

釋道

僧道休差發例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書省欽奉聖旨。節該。成吉思皇帝。月吉合皇帝。先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法。休教著。告天祝壽者麼道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體例。不揀甚麼差發。休教著。告天祝壽者。欽此。

「革僧道衙門」免差發、至大四年四月欽奉聖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不教當差發告天咱每根底祝壽者道來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每根底多以三者衙門的上頭好生搔擾他每麼道說有為那般上頭除這裏管和尚的宣政院功德使司兩個衙門外管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等各處路府州縣裏有的他每的衙門教都罷革罷了拘收了印信者歸斷的勾當有呵管民官依體例歸斷者今後依著聖旨體例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在前不曾教當的差發休教當者管民官休教他每當里正主首者休倚氣力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人的人有罪過者這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倚著這般宣諭了也麼道不依自己教門行做無體例勾當呵不怕那甚麼

元典章三十三卷三十三第一頁

1311

驅 傳

戶

至順鎮江志(卷三)戶口類 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 蒙古二十九 畏吾兒一十四 回回五十九 也里可溫二十三 錄事司一十九 丹徒縣三 金壇縣一 河西三 契丹二十一 女直二十五 漢人三千六百七十二

口

口一万五百五十五 蒙古一百六十三 畏吾兒九十三 回回三百七十四 也里可溫一百六 錄事司九十二 丹徒縣七 金壇縣亦七 河西三十五 契丹一百一十六 女直二百六十一 漢人一萬九千四百七(原八八六八)

驅

軀二千九百四十八 蒙古四百二十九 畏吾兒一百七 回回三百一十 也里可溫一百九 錄事司一百二 金壇縣七 河西一十九 契丹七十五 女直二百二十四 漢人一千六百七十五

戶 那 何 口 驅 何

於可以知何以載明末而無答逃 內張文謙傳 無償留存

馬氏世譜圖

和祿罘思
帖木尔越歌
伯索麻也里束
習禮吉思
三達　天民　月忽難

三達
天下閭　滅都失剌　約實謀

天民
奥剌罕　保祿賜

奥剌罕
闊里吉斯
祖仁
伯嘉納

保祿賜
世德

世忠

潤　節

潤
祖常　祖義　祖烈　祖孝天合　祖信　祖謙　祖泰

祖常
武子　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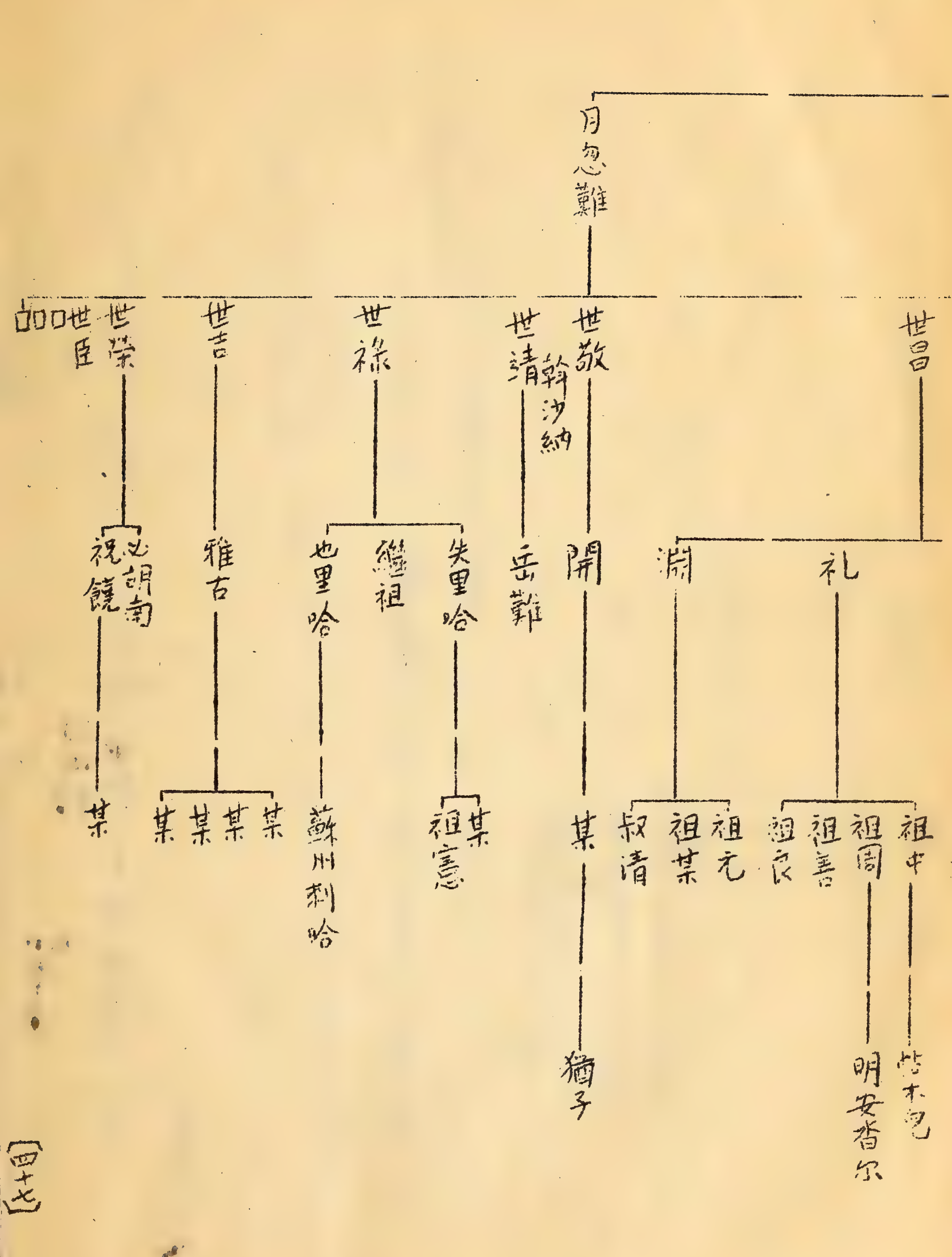
祖義
獻子

祖烈
憲子

解 4 頁

好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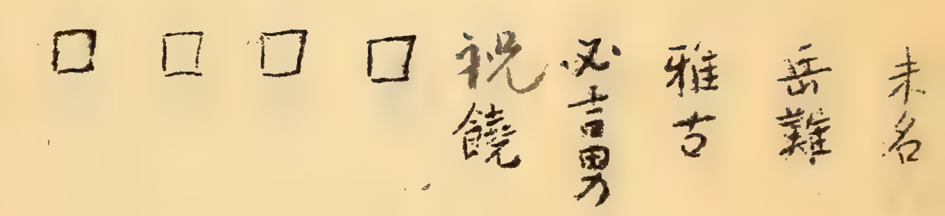
如常用



月忽難
世昌
世敬
斡沙納
世清
世祿
世吉
世榮
世臣
□□□
礼
淵
開
岳難
失里哈
繼祖
也里哈
雅古
必胡南
祝鐃
祖中
祖周
祖善
祖良
祖元
祖某
叔清
某
某
祖憲
蘇州剌哈
某
某
某
某
某
咎木包
明安沓尔
猶子

故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世系表

月合乃 子十一人	孫二十人	曾孫三十一人 任吉九人	玄孫若干人
世忠	潤	祖常	武子
世昌	節	祖義	文子
世顯	禮	祖烈	獻子
世榮	淵	天合	惠子
世靖	開	祖孝	
世祿	遺	易朔	
世吉	道	祖謙	
審溫	遵	祖元	
□	通	祿合	
□	廸		
□	保六賜		


未名
岳難
雅古
必吉男
祝饒
□
□
□
□

奄居
述律庇遼
石抹庇金

崇國寺 北京護國寺

大隆善護國寺。都人呼崇國寺者。寺初名也。…… 至正十四年
皇帝勅諭碑其一。學中國字。而手未忘乎筆。波畫弱硬。其排置
甚難也。譯為中國語。而吾未伸于齒。期期支支。笑且讀之。……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
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
旨。成吉思皇帝。窩闊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
帝。普顏篤皇帝。格堅皇帝。忽都篤皇帝。亦憐真班皇帝聖旨裏
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祈福祝壽者說來。
如今依在先聖旨體例。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祈福祝壽者麼
道。大都裏有的南北兩崇國寺。天壽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順
州龍雲寺。遵化般若寺等寺院裏住持佛日普明淨慧大師

孤峰講主學吉祥。衆和尚每根底。爲頭執把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裏房舍。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着者。稅糧商稅休納者。但屬寺家的水土園林。碾磨店鋪解典庫浴堂人口頭疋。不揀甚麼、不揀是誰。休倚氣力奪要者。這佛日普明淨慧大師孤峰講主學吉祥。爲頭和尚每。依着在先老講主體例裏行者。別了的和尚每有呵。遣赴出寺者。更這學吉祥等和尚每。倚有聖旨麽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若做呵。他每不怕那聖旨。至正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上都有時分寫來

帝京景物畧卷一 劉侗 明侗の撰 紀昀 曉嵐

常古

僧道合括宗存文

僧道詞訟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臺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爲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御史臺集賢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這一）麽道聖旨有來。御史臺集賢院崇

内閣發言

福司來着重裏一處商量。來御史臺官人每說。在先立着僧司衙門
時節。告僧官每取受不公不法勾當。多有文書來。自罷了僧司之後。
教僧人生受的文書。行臺廉訪司都不曾有文書。若是僧人不揀
甚麼。門的勾當。則教宣政院官人每問呵。這事行不得。只是暗藏着。
待再立僧司衙門去也。又兼罷僧司衙門。聖旨纔開了。如今却又更
政內外聽得也不宜的。一般如今閣臺御史也。動着文書。有集賢院
官。說當初宣政院官奏。先生教集賢院管。不曾與俺商量。如今西
海之大先生每犯的勾當多有。俺怎生管得。這事怎生行。崇福司
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這來這勾當
是大勾當。不曾與着臺一處商量着。臺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
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臺伯當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麼。
道說有奏呵。奉聖旨。臺官人每說。他每暗藏着。待復立僧司衙門

对句多
水滸依未定
好句如白

的根底說的是有乾淨的好和尚每在寺裏住着念經與咱每祝壽也
着不乾淨的歹和尚每要做僧官有在前我撓撓山回來時到潞州呵
平陽的僧録臘月八日就潞州我的陸水寺裏殺羊喫歹婦女每喫
酒又和尚每告他則潞州裏要了玖拾餘定鈔來(銀)臘八八哈赤也
曾說來好和尚那裏肯做僧官各寺院裏已有護持來的聖旨
則那的每(他)每根底不勾也那甚麼他每不做罪過依本分行呵誰侵
犯他每別箇的不要多說依前則教有司問者麼道聖旨了也欽
此　通制條格卷廿九　（三巻一葉）

僧道商稅地稅

元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也里可温馬昔思乞恩皇帝的御
名、薛禪皇帝、裕宗皇帝、太后的名字裏江南自己氣力裏蓋寺來
係官地内要了合納的租子并買來的田地的稅不納官寺裏做香

薛里吉思

普通
税
の庫

煬麼道。教愛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麼道聖旨有
來。俺商量來。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溫、荅失蠻每的商稅、地稅。久遠
定體行的上頭。皇帝根底奏了。一遍行聖旨來。者免了他的呵。比
那遍行的聖旨相違著。有別個人每指例去也。依體例教納糧者。若
他的氣力不勾呵。別對付著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聖旨了也。
欽此
大德八年四月初五日中書省奏。在前中統五年中書省官人每世
祖皇帝根底奏。成吉思皇帝聖旨。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種田呵。
納地稅。做買賣呵。納商稅。其餘差發免了。者麼道聖旨有來。
在後哈罕皇帝時分。依著那體例行來。月谷由皇帝到今。僧、
道、也里可溫、荅失蠻種田呵。不納地稅。做買賣不納商稅。依在前
體例教納呵。怎生麼道奏呵。教納來。至元三十年省官人每奏。僧

善長

道也里可温荅失蠻依買賣百姓體例納税呵怎生奏呵奉聖
旨這言語不曾了來那甚麽撥定那般者聖旨了也當年六月
又奏海荅兒等官課程的說做大買賣的是和尚也里可温
每却不納税呵很損着課程多有執把着聖旨不肯納税降
御寳聖旨呵怎生奏呵與者在前已了勾當不是咱每的言語
是成吉思皇帝聖旨有麽道聖旨有來又大德四年省官人每河
南省江浙省陝西省官人每奏將來 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蠻將着
大錢本開張店鋪做買賣却不納税他每其間夾帶着别個
做買賣的人呵難分間多虧兌課程有麽道說將來呵省官人
每商量着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蠻自己穿的食的所用的買要呵
并寺院裏出産的物貨賣呵不納呵他每也勾也者將着大錢本
開張店鋪做大買賣不納税呵不宜因而夾帶着不干碍的人

撈清長可知

也者似這般的每依例交納稅呵怎生奏過交納稅行了文書來大
德五年宣政院奏着官人每奏過教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蠻
依例納稅者麽道俺根底與文書來俺與剌馬商量得也里
可温荅失蠻將着珠荅納等寶貨做買賣有寺家的壹兩
個店鋪做些小買賣修理寺院與上位祝壽僧人的齋糧裏
用有僧道依在前的聖旨體例裏不教納稅也里可温荅失蠻
依着着官人每奏來的教納稅呵怎生麽道奏了來俺商量
來國家費用的錢糧浩大近年以來所入數少不敷支用合依在
前成吉思皇帝聖旨哈罕皇帝聖旨蒙哥皇帝聖旨世祖
皇帝聖旨皇帝聖旨已了的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蠻做買賣
飭呵教納商稅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皇慶元年四月十七日此書着奏爲僧道也里可温荅失蠻納稅

糧的上頭在先省官與宣政院官互相聞奏不一的上頭完澤篤
皇帝時分羊兒年裏完澤丞相等省官答失蠻等宣政院官
吃剌思八斡節兒帝師根底商量呵除亡宋時分舊有常住并
奉世祖皇帝聖旨做常住與來的地土外其餘歸附之後諸人
捨施或典與買來的一切影占的依舊納稅糧者麼道奏過定體
了來後頭宣政院官曲律皇帝時分休教納稅者麼道奏了
的上頭省官人每依着羊兒年裏定擬了的體例交納者麼道
又奏過教行了來去年也奏來如今江浙省官人每俺根底說將
來僧人每休教納稅者麼道宣政院官奏了與了執把聖旨
懿旨有怎生呵是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種田納地稅做
買賣納商稅的是哏 世祖皇帝聖旨有如今依着羊兒年省
官宣政院官地帝師根底商量着 行來的躰例裏教行與了的執

把聖旨懿旨教納收了必闍赤官人每根底說了今後與聖旨懿旨呵除亡宋時分有的并奏 世祖皇帝聖旨做者住與來的外其餘的依體例教納税糧明白教寫與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依先例教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通制條格卷廿九

鋪馬馱酒

延祐四年七月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淮東廉訪司

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日有御位下徽徽都苫思丁起馬四匹前來揚州也里可溫十字寺降御香賜與功德主段酒等至初二日有脫脫木孫吳也先齎到崇福院元差苫思丁等差劄赴司覆說苫思丁差劄內別無御賜酒醴照得崇福院奏聖旨與剌憨驢各與一表裏段子別無御賜酒醴看詳為治之道必先信其賞罰之道尤宜重其典禮聖天子字咸元勳股肱

大臣勤勞王事者。特加御賜幣帛酒醴等物以旌其功。理所然也。彼真判慈者也阿温氏人素無文藝亦無武功。係揚州之豪富市井之編民乃父雖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本以影射差徭營求忽察宣慰等包辦酒課貪圖厚利害衆成家取訖招伏擬決五十七下申覆憲照詳來奏明降欽遇詔恩釋免較之此輩未嘗御前近侍又非閥閱之家聖上亦不知識今崇福院傳奉聖旨差苦思丁等起馬四匹齎酒醴二瓶前來揚州傳奉聖旨恩賜是乃無功受賞況崇福院奏奉聖旨事意内別無御酒二瓶不見崇福院端的曾無奏賜酒醴為此本司今抄崇福院差劉在前申說照詳得此照得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欽遇詔赦欽此又照得中書省於皇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奏過事内一件差將各處去的使臣并四處的使臣

每外路官人每根底。他每自己索的葡萄酒。并酒將去呵
却謊說是上位賜將去的。麼道說的人多有。麼道聽的來也
有。咱每與將去的也者。似這般謊說的將葡萄酒并酒去的好生計
較者。麼道。亦列赤根底傳聖旨來。俺商量上位知識的外路
官人每根底。若上位誰根底賜將葡萄酒并酒去呵。交宣徽
院與兵部印信文書呵。却交兵部與印信。別里哥文字憑著
那別里哥將去者。若無兵部別里哥文字的。沿路有的脫脫禾
孫每盤問了。留下將去葡萄酒。標着他每姓名說將來。俺上位
根底奏了。要罪過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
此。皇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啟。今後太后可憐見不揀誰根底賜
將葡萄酒并酒去呵。徽政院與兵部印信文書。兵部官
人每這依體例行別里哥文字呵。怎生。啟呵。那般者。麼道

懿旨了也，敬此。今據覌申、本臺看詳，崇福院官當元止是奏
奉御香，別無所賜奧剌剌憨酒醴。又不經由部，宣徽院有
違定例。緣係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已前事理，後如有似此違
例者，擬合欽依聖旨、懿旨事意施行。仍令合干部分再行
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部省咨請依上施行。元典章卷卅六。

楊州有礼拜寺　奧剌憨父所建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四月敕也里可溫依僧例給粮 青陽集卷十二

元史仁宗紀皇慶二年九月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從寺旁塋塚 卷廿四

元史泰定紀泰定元年二月宣諭也里可溫各如其教具戒 卷廿九

元史文宗紀天曆元年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 卷三十二

元史順帝紀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禮從之 卷三十九

元史百官志崇福司秩二品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為院省併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為司 卷八十九

楊瑀山居新語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卿聶只兒也里可溫人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剌咱慶王今上皇

佛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墮馬，扶起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之，剪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惠司者，回回醫人隸焉。卷一並見輟耕錄卷九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城內勝蹟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春熙橋西，元僞也里可溫建之。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明贈太傅謝遷者。卷十六

合肥修城記

余闕

至正十二年紅巾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以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之城久圮且患倉卒為木柵以守柵成賊大至民賴柵以完其後僉憲馬君至顧而曰以柵完民幸也非所以固遠白皇孫宣讓王及其憲使高昌公議與其修其城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召富人以之為千夫長百夫長者備小民相故所圮夷畫區築之富人得官發錢無甚費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饑得傭錢奔執事鼛鼓不設鞭朴不施棒柴荷畚爭至競作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丈六門環為睥睨設周廬廬具飾器門皆起樓櫓相盜所必攻者甓之計用木若千甓四百四十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而盜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肥知其俗之美與夫所不從亂而可與守者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俗勤生而無外

慕之好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當王師之取江南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肥終始為其主守至國亡乃出降天下既定南人爭出仕少不達則怨讟其上而不可止吾合肥之民布衣蔬食長者治詩書樸者服農賈昏喪社飲合坐數百人無一人譁者無慍怨不平之色驅牛秉耒雞鳴而耕朝而息日昃而耕莫而息不舍耦而終百畝負二石之米日中趨百里而無德容惟其質直而無忘故盜不能欺勤生而無外慕之好故刑不能誘強悍而無孱弱之可乘之氣故兵不能怵昔者之柵獨足以力戰御寇而無骨失身於不善者今而得賢使君修其垣墉救其疾苦攜持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為君守如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於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盜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為庸田僉事城始姑蘇今憲淮南又城合肥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之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遷樞密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為今官與余前後為吏民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為記之之其數事與凡供事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乃顏者帖木格斡赤斤國王四世孫也。世系見成吉思諸弟傳。斡赤斤以成吉思季弟分封黑龍江本契丹故地（今黑龍江最舊土著曰達呼爾相傳即契丹大賀氏之後居於布特哈）饒水艸宜畜牧部眾甚盛成吉思征西域命斡赤斤居守漠北遼東及東夏高麗屬國事並受其節度成吉思末年遼王耶律薛闍撤藩收其地入版籍以別勒古台鎮廣寧轄遼西而東京臨潢二路地在遼東尤廣漠斡赤斤鎮之癸巳歲斡歌歹汗命阿勒赤歹討東夏平蒲鮮萬奴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治舊黃龍府（今農安縣）管領女真水達達降人其地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契丹仍命斡赤斤兼轄其他東道諸王部落亦頗徙牧於此與女真種人錯處焉。自斡赤斤至乃顏凡五世前後五六十年父子祖孫兄弟雄據遼東。蚤有輕朝

元史譯文證補 洪注

廷之心而乃顏年少嗣為國王尤躁妄……乃顏信也里可溫教（也里可溫即唐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謂阿羅訶之轉音此教創於羅馬教士尼士陀利為羅馬天主教之别派中國稱為景教洪侍郎經譯為天主教）被誅時年三十許（西人謨克波羅時在中國其書云乃顏被誅時不過三十歲文云乃顏喜天主教世祖軍中有許多天方教猶太教人多詈其信奉異教）蒙兀兒史冊五乃顏列傳（元史）

洪鈞

鎮海客列亦惕氏（舊傳怯列台）初以軍伍長從成吉思汗攻塔塔兒同飲巴勒諸納水歲甲子從伐乃蠻以功賜良馬一丙寅與諸王百官大會斡難沐漣上成吉思尊號辛未從伐金師次撫州與金將胡沙虎前軍戰流矢傷臆裹創疾鬭勇氣自倍既下中都成吉思命於城中射四矢矢所至園池邸舍舉賜之佩金

虎符為扯兒必(舊傳闊里必)成吉思西征時置可敦斡兒朵於和林有定鄰之意內謀足食且欲固近都之防命鎮海屯田斡兒渾(舊傳阿魯歡)築城阿不罕山北(按胡刻圖土謝圖汗旗北偏東喀老喀河之西北有阿巴漢山即此阿不罕山也)即名之曰鎮海八剌哈孫(如云鎮海倉庫城)由是人呼為田鎮海(李志常西遊記曰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剌喝孫也八剌喝孫漢語謂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為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邱處機應召西行道出山南鎮海帥李家奴等百騎防送至大雪山行在所(行宮)成吉思訪道於處機命鎮海旁坐掌錄奏對之言(據此知鎮海通漢語)又從滅西夏有功斡歌歹(世祖子太宗)汗三年八月始

立中書省用耶律楚材爲拜右丞相兼起居注（此語兼采多桑書）掌宣命之寶，鎮海信奉景教（即尼士陀利派之天主教，此采多桑書）性方嚴。識大體（如舉庫西古司事）解漢語通畏兀文字凡省文書行於西域畏兀兒地者用畏兀文鎮海主之行於漢地及契丹女真諸亡國地者用漢文楚材主之然仍例於文書後年月之前鎮海手寫畏兀字曰付與某人非此不行用相參驗（掌宣命之寶以下至此采彭大雅黑韃事略）其信任如此（蒙兀兒史冊五鎮海列傳）

信地方
采教方

克利司居住教

太陽汗

三處諸系汗

撘陽罕者乃蠻（亦作乃滿或作乃馬）荅祿氏（據蒙古史抄思傳）乞兒吉思同種也（地理志吉利吉思注相傳乃滿曾居於此）乞兒吉思在唐曰黠戛斯武宗時其部破逐回紇踰唐麓嶺南從貪汗山（秘史之台合勒山）稍還阿勒台是謂乃蠻乃蠻者北語數之八也行國逐

水草畜牧射獵。語言與突厥同（不亦魯黑古出、普克等尊㳅皆突厥語）唐以來亦奉也里可溫教（即景教其神曰阿羅訶即也里可溫其初創此教者名尼士脫利賓天主教別派）於北族中最為絜清。契丹盛時乃蠻隸屬之。金章宗時部長亦難察必勒格（上三字親征錄作亦難赤必勒格之聲轉為不兒罕義謂佛亦作苾伽）雄勇善戰，精并旁近部族（如太石西征時之達密里奚的二部至金章宗時塔不兒部疊爾二水上已無此部名蓋并入乃蠻矣）東與客列亦惕蔑兒乞惕。西與合兒魯兀惕畏兀兒。南與汪古惕唐兀惕，據金山南北，唯一王庭，無敢抗顏行者

蒙兀兒史冊三塔陽罕列傳

太宗

七年乙未（宋端平二）春城和林作萬安宮（和林亦名哈剌和林蒙

音譯 義譯

元首都

和林都城

元之地也

文叙史作哈剌豁魯木今外蒙古土謝圖汗部旗牧地西南之額爾德尼格即元和林城遺址也。那珂通世引魯卜魯克和林紀行書云

千二百三十五年之春即憲宗三年。奉佛蘭思王路易第九之命至和林

謂哈剌闊嚓之都。其繁盛不如聖迭尼思之町。其宮殿之美亦

較聖迭尼思寺差十倍。有大街二。其一撒剌先人所住。中為市場。

其一支那人住。皆工匠。二街之外。為朝貴之大邸第。又諸宗之佛堂

十二。棒合蕃偈教之寺二。基督教之寺一。町四圍取土作壁開

四門。東門賣黍與稗穀供給不豐。西門賣羊山羊。南門賣

牛車。北門賣馬。傍城壁有大離宮。宮牆甎積。內有大殿。每年

開二次宴會。又有倉廩幾棟。長方形之建築。貯藏合罕之貨

財食物云。蒙兀兒史冊二斡歌歹可汗本紀

成吉思汗兒媳婦

乃曼

公由

太宗昭慈皇后名脫列哥那乃馬真氏生定宗歲辛丑十一月
太宗崩后稱制攝國者五年丙午會諸王百官議立定宗
朝政多出於后至元二年正月追諡昭慈皇后升祔太宗廟
元史卷一一四

太宗弟

睿宗顯懿莊聖皇后名唆魯帖尼怯烈氏生子憲宗世祖相繼
為帝至元二年追上尊諡莊聖皇后升祔睿宗廟至大二年十二
月加諡顯懿莊聖皇后 元史卷一一六

克烈

新疆

北宋 981 A.D. 宋

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
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云 揮麈前錄卷四頁四
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
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

984

會昌勢俄 仍見宗妹

唐人

王明清

麈

諸物謂之襯寔。有勅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勅緘鎖甚謹。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同上頁六

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幾程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即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一篇示眾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峰並起插雲寒。四壁摧殘繞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昏昧)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巖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眾能滋稼穡

乾（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名鎮北方為第一無人
寫向畫圖看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道藏

憲宗皇帝

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
而先生每見俺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
之道子遠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
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
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
齊。帝時舉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
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衒皆是群盲摸象之說也。時適冬
寒。而先生每終不肯對路上停留帝謂諸師曰道家既不肯
來必是理短不敢持理論却令傳衆乘驛還燕乃丙辰年

九月十日也　至元辯偽錄卷三頁七十　佛教史

本節至此止　祥邁撰

中國基督教史講義前編目略

陳援菴

一 中國基督教史之分期

第一期 唐景教

第二期 元也里可溫教　以上前編

第三期 明天主教

第四期 清耶穌教 東正教附　以上後編

二 史料之搜集

史部史料

正史類　如舊唐書新唐書元史之屬

編年類　如通鑑續通鑑之屬

詔令奏議類　如大唐詔令集之類屬

地理類　如兩京新記長安志之類屬

職官類　如元秘書志之屬

政書類　如通典唐會要之屬

金石類　如石墨鐫華金石萃編之屬

子部史料

藝術類　如書史會要之屬

雜家類　如能改齋漫錄西溪叢語之屬

小說家類　如揮麈前錄山居新語之屬

釋家類　如貞元釋教目錄至元辨偽錄之屬

道家類　如長春真人西遊記之屬

集部史料

詩類　如杜甫石筍行詩註蘇軾遊大秦寺詩注之屬

文類　如舒元輿重巖寺碑李德裕賀廢毀佛寺德音表之屬

三唐景教史料

景教碑之發見

清人對於景教碑之考證有何價值

錢謙益氏考證最先　見有學集　人多誤為錢大昕作　在乾隆年他的新材料

朱一新氏考證最詳　見無邪堂答問

教外人考證多偏於感情不承認景教為今基督教

杭世駿誤為囬囬

四庫提要誤為祆教

朱一新氏誤為火教而又誤祆教為波斯婆羅門

其他謬誤準此

教中人考證多注重教義而略於史事

陽瑪諾有景教碑頌正詮

楊榮誌有景教碑文紀事考正

近人有景教碑文注釋讀法多誤

景教碑史料之內容

太宗朝阿羅本東來

波斯寺之勅建　天寶間改為大秦寺

高宗朝諸州各建寺

武后時教爭

羅含及烈之中興

玄宗朝之優禮

肅宗朝靈武五郡重建寺

代宗朝之禮遇

僧伊斯之義舉

撰景教碑者之佛經翻譯　景淨

武宗朝景教受毀佛之影响

佛教史中之大秦教

僧史略　佛門正統　佛祖統紀

貞元釋教目錄　佛祖通載

成都陝西大秦寺之存疑

盩厔大秦寺之易主

燉煌石室之新發見

譯經目錄

語體經論

四　元也里可溫教史料

宋末元初塞外之也里可溫教

黑龍江　乃顏汗國

汪古部　亦稱雍古今內蒙四子部落

怯烈部　亦稱克烈今外蒙土謝圖汗部

和林　今東庫倫

乃蠻部　亦稱乃馬真今外蒙三音諾顏部

高昌　今新疆

輪臺

奉也里可溫之兩皇后

太宗后脱列哥那　乃馬真氏

睿宗顯懿莊聖皇后　怯烈氏

鎮江杭州之也里可温寺

揚州甘州三十六寺

也里可温依僧例給糧

也里可温免租稅

也里可温免徭役

也里可温停止軍籍

也里可温設專官掌管

與道教之爭論

與佛教之爭論

也里可温人數之比例

關於也里可溫之語體法令

五 綜合研究

景教單獨史料絕稀

也里可溫單獨史料亦稀

景教名稱並不通行

也里可溫名稱之解釋

景教之異名

大秦法 見杜環經行記

彌尸訶教 見貞元新譯釋教錄

波斯教 見唐會要天寶詔書

宋人對大秦教之觀念

宋敏求 趙朴 吳曾

墨莊漫錄 張邦基　姚寬

以醫傳道之先例

杜環謂大秦善醫眼及痢　波斯有景

教醫學傳道院極有名

傳景教一醫愈唐玄宗弟

聶只兒醫愈元駙馬　山居新話

奇巧豪侈之印象

及烈進奇器　見冊府元龜

成都大秦寺真珠樓……劉衲詭自稱

和永宗思進達大珠　貪過

兩代教運之早衰

歷史上所得之鑒戒

文化上影響者少

社會上毀譽少

信徒中名士少

貴顯信徒改宗　如馮祖常父子

漢譯經論淺陋

名山寺宇闕乏　山林、鄉村

六　餘論

景教之起源

景教與希羅兩派鼎峙之形勢

在東亞命運千年　南齊末至明初　西五〇〇至一四〇〇

在唐命運二百年　貞觀至會昌　西六三五至八四五

在遼元命運三百年　遼咸雍間至西遼末百三十年　元一百七十年　西一〇七〇至一三七〇

景教衰滅之兩大原因

回回勢力之壓迫

教會政治之集權

景教之起源

吾人讀基督教史至西紀四百三十一年。有所謂第三次公議會、地點在以弗所城、其所攻之異端為聶斯脫里 Nestorius、是即唐時景教開宗之祖師也。聶為安提阿修士、繼為安提阿長老、後為君士坦丁主教、性方直有才辯、時尊崇聖母馬利亞之風正盛、咸謂馬利亞為天主母也。聶氏則謂馬利亞只可稱為人之母、不可稱為天主之母、此論一出、非議之者極衆、然附和之者亦不乏人、於時有亞力山大主教西里羅 Cyril 者、特著論十二篇以排之、聶氏亦著論十二篇駁焉、由是遂分兩派、安提阿派重基督為人之道、視基督與人無殊、亞力山大派重基督為神之道、視基督與人特異、西里羅乃訟聶斯脫里於東羅馬帝、並上書羅馬教宗及東西各教會、力闘聶氏之說、東帝特參阿斯第二 Theodosius II 408-449 乃與西帝非連特尼第

[illegible]佰年

三 Valentinian 世 425–455 而諸教宗色勒斯定 Celestine 423–431 召集大會議於以弗所城、是為聖教史上所稱之第三次大會議、結果判定西里羅之說為是、而聶斯脫里之說為異端、散會時、以弗所城燃燈祝賀、如勝大敵、高呼天主聖母馬利亞、相傳今天主教聖母經後半截有天主聖母馬利亞句、即此時增入者也、聶斯脫里既被黜、退於安提阿修院、仍堅持其說不衰、迭經折衷派之調和、不稍屈、卒被放逐、竄於阿拉伯、復竄於埃及、流離轉徙、以至於死、時約西紀四百四十年也、聶氏雖亡、其說浸淫人心、其門人百折不回、篤守師說、先是有以聶氏與西里羅辯論之文、彙寄波斯者、波斯學士咸誦聶氏說而悅之、以告於王、王亦以聶說為然、迨聶氏被逐時、其門人逃入波斯、波斯王禮之、其教遂大行於波斯、漸而傳布於

阿拉伯、印度、及中央亞細亞、中華、蒙古等處、或謂摩訶
末之知有耶穌、亦受聶斯脫里派之影響也、其傳至中
國者名景教、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可證焉、
曰先先而无元、後後而妙有、無始無終也1
曰三一妙身无元真主、三位一體真主也2
曰判十字以定四方、曰持十字、基督教標識也、3
曰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
初人、創世說也、4
曰娑殫施妄、魔鬼迷也、5
曰三一分身、聖子也、6
曰彌施訶、救主也、7
曰神天宣慶、天神降也、8
曰室女誕聖、耶穌為童貞女生也、9

曰景宿告祥，明星見也，曰覩耀以來貢，三君朝也10

曰廿四聖有說之法，舊約著者自摩西大衛所羅門約書亞以至于瑪拉基有二十四先知也11

曰制八境之度，真福八端也12

曰啟三常之門，信、望、愛三德也13

曰懸景日以破暗府，為世之光也14

曰能事斯畢，亭午昇真，耶穌復活昇天也15

曰經留廿七部，新約廿七卷也16

曰法浴水風，洗禮也17

曰不畜臧獲，被釋放也18

曰不聚貨財，儲財於天也19

曰七日一薦，禮拜也20

景教之為基督教，僅就景教碑前半篇已可得其識

證二十　餘論、近年敦煌發見景教三威蒙度讚、其中基督教祖師之名尤夥、其顯而易知者、
曰瑜罕難法王、約翰也、
曰盧伽法王、路加也、
曰摩矩辭法王、馬可也、
曰明泰法王、馬太也、
曰牟世法王、摩西也、
曰多衛法王、大衛也、
曰寶路法王、保羅也、
又日人所藏唐譯世尊布施論、內多馬太福音第六七章第廿七八章並路加福音廿二三章之言、雖欲辯為非基督教不可也、當景教碑出土時、有疑為天主教人偽造者、既無法證明其偽造矣、則又有謂

景教非基督教者然其說終不能成立也、

摩訶某

泉撥凡

諸書志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聖經直解

陽瑪諾

尚書傳

古雅之作

流暢

也

多可混考の拔

東方文庫

王順鐵江志

耶蘇語錄

大西利先生行蹟

西極耶穌會士 艾儒略 述

西泰利先生瑪竇者，大西歐羅巴意大利亞國人也。其父居官，甚有懿德，奉天主甚虔。其受業之師，名亞尼閣者，亦名賢也。利子得此賢親及師，幼見聞俱合正道，且穎異聰敏。十餘歲時，即有志精修。父以科第期之，冀紹其家聲，送到羅瑪京都，就名師講習諸科經學之蘊奧。既三年，欲遂修道，夙懷不願婚娶、涉利名，求入耶穌顯修會。時年十九矣。因致書於父，具言此意。父聞，未之許也，欲往羅瑪阻之。及起程，忽得病，不果往；稍愈，又欲行，行又病而回。如斯者三。父乃翻然改曰：是殆天主所默眷，欲使其傳道於四方也。噫，我安可使功名一途加諸欽崇天主上乎。復書具述屢往屢病之由，諄諄加勉。利子入會，既於文科、理科無

不卓然復於道科日精日進歷考七次至撒責爾鐸德之尊品嗣後立志航海欲廣傳聖教於東方遂請命會長西辭教宗於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七十七年閱數國乃至大西洋屬名邦波爾都瓦爾利子入見其王王贈甚厚航海東來歷經濤狂沙擦人吠人之國不以不為意次年泊西洋易舟而東又次年為萬曆九年辛巳始抵廣東香山澳制臺司馬陳文峰移文澳內請大西司教者并治事之官同商澳事司教事者請耶穌會士羅子諱明堅代楚其召事畢而歸越明年癸未利子始同羅子入端州新制臺郭公並太守王公甚喜欵留遂築室以居利子間制地圖渾儀天地球考時晷報時具以贈於當道皆奇而喜之方知利子為有德多聞高士也利子素有謙德以異邦人甫居斯地未免有侮而凌利子不較也一日有賴踰後垣

而盜其柴、傭人與爭、利子命讓其柴曰、我爲可以微物而與人競、且其來或爲貧也、躬負柴、就垣邊送之、其人慙謝而去、其居端州幾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意義、始稍著書、發明聖教、日惟勤懇泣下、默禱天主、啓迪人心、端其信向、朝夕不綴、且多方誘掖、欲使人人識認天上大主、爲萬民之大父母、時有鍾銘仁、黃明沙者、粵中有志之士也、慕利子之天學、時依從之、端州有鄉人、夜過荒塚、爲魔所憑、忽發顛狂、其父母延僧道巫覡之流、祈禳百端、俱無效驗、有人告其父曰、大西利先生者、崇奉天主正教、能驅魔立應、盍往求之、其父懇祈利子、利子即至其家、見諸魔像符籙、諭之曰、是皆邪魔之招也、悉取燬之、因代誦經籲祈天主、且取自

佩之聖匱付之、病遂立愈、自是一家立人無不欽崇聖教其後司馬節齋劉公開付端州、知利子欲進內地、以廣宣其教、遂移文韶州府、命於南華寺居停、利子請附城河西官地建天主堂棲止焉、其端州聖堂則劉公取為生祠、薄酬價於利子、力辭不受、劉公愈高之、姑蘇瞿太素大宗伯文懿公之長子也、適過曹谿、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游、勸利子服儒服、同會郭子仰鳳偕利子處、一日、盜劇強入、剽劫貲物、當道嚴捕賊黨、下重獄、利子復哀矜之、力言諸當道、釋其獄、人咸服利子之德云、太素既歸、遂揄揚利子之學於縉紳間、利子因請曰、公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吾年四十三、內子四十二、尚未有子、先生倘能為吾祈求天主乎、是年、即生一男、名式穀是也、利子嘗為將中國四書、譯為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之、

知中國書、能識眞厚、不違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厥後到南雄府、大京兆王公玉沙、諱應麟、適宦南雄、一見利子、深相愛慕、少司馬石公、亦敬愛利子、遂攜利子之南郡、遂贛州十八灘、波濤險惡、從行有溺者、利子雖無恙、而心甚悲之、不禁淚下、比抵南郡、未逢知己、心殊悵然、一夜夢入一宮殿、莊嚴宏敞、有金匾額顏其上、醒而自思曰、是殆天主所默示者乎、今日雖棲棲於此、聖教終有興起之日也、乃舍南都而轉江右焉、適有醫士王繼樓者、過覩利子德容、心竊異之、遂延至家、而館利子、入告中丞陸仲鶴公、公邀見甚喜、談論數日、利子因傳記含之學、順逆背誦之法、公益相敬愛、一日請觀大西奇物、其中有彩石一枚、承日映光、五彩爛然、公把玩不忍去手、利子因以獻公、公堅辭不受、徐謂利子曰、此寶今常在先生處矣、利子問故、公曰、先生此寶非賢者不送、

在南昌

然賢者必不交、故日常在先生處也、遂留駐利子於洪州、而同會蘇瞻卿羅懷中 自太西至京同處焉、一日上謁建安王、王賓禮之設醴懽甚、王乃離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士、吾未嘗不交且敬之、西邦為道義之鄉、願聞其友道何如、利子退而著交友論獻之於王、越二十六年戊戌、王大宗伯忠銘者、素聞利子名、將入京、欲携偕往、過韶州、遂携郭子仰鳳、共到豫章、偕利子之京都、而韶州聖堂、則後來會士麥利修石鎮予、龍精華居之、利子向在端州時、畫有坤輿一幅、為心堂趙公所得、公喜而勒之石、且加弁語焉、然而尚未知利子、時方開府姑蘇、而王宗伯偕利子止居南都、趙公餽禮物、並其前所得輿圖以獻、王公奇之、示利子、方知利子作也、因作書以復趙公曰、圖畫坤輿之人、今在是矣、趙公喜出望外、即具車從邀利子、相得甚懽、利子出天主聖像、

俾趙公瞻仰、趙公曰、是不可褻觀也、遂於常所拜天之處設高臺香燭、稽首敬禮焉、乃顧謂利子曰、是像非常、眞天地萬物主之像矣、嗣後遍請當道諸公、同為瞻仰、且留利子談論、旬餘不倦、而王公已先行矣、趙公命衛官護送之京師、適關白倡亂、朝鮮多事、未有朝見之機、利子復同郭子南回、時冬、日河凍、暫留郭子於山東、獨回蘇州、與故人瞿太素之南郡、時吏大宗伯王宮南都、大司寇趙公、大司徒張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葉公、居常慕利子名、皆投刺過訪、送為賓主禮、理學名儒李公心齋、禮部都諫祝公石林、心相契合、雖有留駐意、而郭子自山東歸回、相與共議遷至矣、而部御劉公斗墟者見利子問曰、聞子欲卜宅居此、信乎、利子曰、然、公曰、昔年撫武昌、構數椽、不意為魔所據、吾子若不懼魔、甘心住之、毋論值也、利子曰、吾自少奉天地眞主、

洗濯

花廳

受兄良多、此天主聖殿、為魔所極畏者、不必懼、皆可信
劉公往觀、殊愜意、惜嘗買之。是日於廳間言主奉天
主聖像於其中、以聖水洒淨一室、夜同郭子及鍾念江等
居之、魔絕無影響、至六日、相知諸公過訪、問安、見其恬
然無恙、俱詫為奇。劉公論及此事曰、吾昔構此居、於堪輿
尅應趨避之術、備極詳細、顧何以人不能居而魔居焉、不知
邪不勝正、堪輿擇日之俱誕也、抑此室將為至人所居、故魔
守之耶。

友儒敵佛

太史王公順菴者、博學多聞士也、尚未知利子來
東、意素有志於度數曆法之學、欲往從利子、先遣張養
默就利子受業、張子好學、稱才士、既久習利子、始知其東
來實欲奉揚天主聖教、故不屑以曆學數諸學見長也、
厥後張子於渾儀度數諸學、既有通曉、喟然歎曰、從
釋氏之言天地也、但聞一須彌山、而日月繞其前後、日在前為

晝在背為夜、其言日月之蝕也、則云羅漢以右手掩日而日蝕
左手掩月而月蝕、言地在須彌山四面、分四大部洲、而中國居
其南、天地之門所像測者、尚創為不經之談、況不可測度者、
其空幻虛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測驗可據毫
髮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細、聖教之與釋氏、孰正孰邪、必有
辯之者矣、大司徒吳公在海亦交利子、見坤輿圖而悅之、過
陵阜吾李公在南都、過訪利子、談論間因識天學為真、
賦詩為贈、安南李公素以道學稱、崇奉釋氏、多有從之者、
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氏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座、任復
然曰、吾子素學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
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東來、其言多與孔孟合、明釋
氏之不正、李公始知有利子、乃往邀焉、時有僧三槐者、已
先在座、而利子偕瞿太素至、三槐悍然居上、利子以禪語

之三槐乃問利子曰、吾聞子知天文之學、有諸、利子曰、願識其
略、三槐曰、子之夢日月也、或上天看日月乎、抑日月下而與
之目接乎、利子曰、我非上天、亦非日月下也、我存日月之像
於心、照此像可知日月矣、三槐欣然曰、若此則子能造日月
於心矣、何人不可以造天地乎、利子答曰、是不然、有日月也、
而我見之、因所見而生是像於心、非無日月、而我自能造日
月也、譬之鏡然、照之空中、物咸照焉、即天地日月、亦入照
矣、然必先有物而後照、有像、非無其物而鏡能自造其、
物也、衆人稱善、三槐理屈不能對、時諸公復辯論心性、善
惡不一、利子默然不答、或謂利子未析其主義也、利子集合衆
論、具言人性為至善、乃主所賦、寧復有不善乎、且照萬物
一體之說、人咸宗其說、萬曆二十八年庚子、遂與同會
龐順陽、以禮科文引躬詣闕廷、貢獻方物、諸當道款接

如禮尚山東開府心同劉公閲貢物、備於儀制之前同
臨清、適督稅內官馬堂、邀功攔阻、悉將貢物奏章、自行上
達、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獻天主聖像
聖母像、天主經典、自鳴鐘大小二具、鐵絃琴、萬國圖、皇上欽
念遠來、另見便殿、垂簾以觀、命內臣習學西琴、問西來

西琴曲意　利著

曲意、利子始譯八章以進、後蒙賜問大西教旨及民風國
政等事、於是欽賜官職、設饌三朝、宴勞利子等、固辭榮祿、
受廩餼、上奉聖像於御前、置自鳴鐘於御几、後命畫
工圖形進覽、時大宗伯蔡公者、以屬夷貢獻必由本部、而
利子乃從內官進、不無以此為嫌、利子因述馬堂強留邀功之意、
公始釋然、暫循舊例、留利子於夷館中、利子以旅人浮海東
來、觀光上國、任事華二十餘年、頗識文字、與他夷來貢、為
名利者不同也、具疏請命、或兩京、或吳越、乞容安插、禮部並

又有餘

為題疏未蒙報可、內官出諭利子曰、若同輩王上方垂意、若固辭則上心滋不喜、於是禮部趙公邦靖周旋其間、利子始安焉、第師傅之廩十餘屋以居、至其日兩飲食所需取給於光祿、遵上命也、趙公後因他事去官、利子言焉、對而為之泣、趙公曰、吾儕友或以冷情視我、子獨為我相知之深也、其異世俗之手、其後趙公歸里、屢視利子所著天學實義一部、朝夕拜奉、以誌不忘、相國沈公蛟門一貫時為設醴、且餽資斧焉、而太宰伯馮公琢菴琦屢叩所學、詳相印可、遂大有志於天主正教、時求所譯經典、且數數上疏、排擊空幻之流、欲章明聖教、竟賚所志以殁、惜哉、於是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宰伯祝公、僉都馮公慕岡應京、都給諫曹公于汴、大參吳公龔公、都水李公之藻我存、相與質疑、送難而成書、名曰天學實義、而僉憲馮公命

天學〜〜〜改為天主實義

甲辰進士

速梓以傳世、利子以文藻未敷、不敢輕許、馮公曰、譬如垂死之人、急需湯藥療治、如必待包裹裝飾、其人已不可起矣、斯文為救世神藥、烏可緩也、並二十五言梓行於世、馮公為文弁其首、嚴然著畸人十篇等書、板而行之、人心漸明、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學多才、欲參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詳、諸凡玄學禪學無不拜求名師、然於生死大事、究無著落、心終不安、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到南都、見利子、而略道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堂中間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天主預為默啓三位一體降生妙義焉、尚未解其意、三十一年癸卯、又至南都、入天主堂、訪論天學之道、至暮不忍去、乃求實義諸書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焉、羅子與講經旨、覺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為難耳、先生止有一子、尚未有孫、欲納側室以廣嗣也、羅子不允曰、有子

無子、一遇(?)主命、烏可至此犯誡、先生講諸良久、毅然堅決、
不可犯誡、惟聽主命、遂欣然受洗、中州都會原有教堂、
乃如德亞國所傳天主古教、適其教中艾孝廉計偕入
京、造訪利子、利子將天主經典大全一部、係如德亞原文、並
附譯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音而釋焉、艾子同
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教、名十字教、以奉天主
為主、張孝廉亦奉教之後裔也、奈百年來、多不得其傳、利
子以所佩十字架示之、張君一見、不禁淚下、是後利子遣人遊
黃明沙(?)馳訪其實、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來傳之詳
耳、是後張君還擾關 教論、時有鄂本篤從大西到關中、
亦一郭(?)解會士也、夙聞東方有伽也唐者、禮義文物之邦、人
皆奉天地主宰為宗、以為與天主聖教正相符合、欲得
其每實(?)、陸行三年、經狂(?)沙擇(?)人之國、歷盡艱難、方到關中、

景教碑 35(?) 猶太碑 Jewish Pr. 來年

開封府 開封一賜樂業教 艾田

利瑪竇字西泰

乃知所聞之國即中國、利子聞之、遣人迎取值其病篤、一見同會者喜溢望外、遂安然去世矣、所惜一路所經圖記為盜所刦而不傳、利子住京師十年、交游益廣、著述益多、時與名公論學、旁及度數、與徐宗伯則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之藻水部則譯同文算指渾蓋通憲、乾坤體義等書、俱已行世、自是四方有道之士、多致書請問、利子率手自裁答、時又為寓中國西士之長、書札往還、亦纍纍長言、利子不倦也、生平樂於接引、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清流無憚惠風、利子有焉、每日除褆躬瞻禮、存想省察、誦經外、皆談道著書之候、而門有過訪、又亟輟簾出迎、時患頭風、雖伏枕呻吟、一聞問道者至、即欣然延接、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故、於是從教日廣、喜與利子相覲、利子率諄諄樂告之、即有貿貿者、利子亦作平等觀、其接見與大賓無異、迺庚戌歲上計名

公、僉友者試孝廉、輪蹄相錯、利子披示、各慊懷來、新到會
士熊有綱、發一初未嘗習中國語言文字、利子又殫其心
力、時與指陳、持齋日外亦不用非時飲食、而當時教務、亦
已應接不暇、諸會士皆以利子春秋漸高、何以都無倦色、
不可謂非天主默佑間關之身也、李公我存久習利子、服其
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益覺從利子之言則順、間有不從、後
輒有悔、時忽患病、京邸無家眷、利子朝夕於牀第間躬為調
護、及病甚篤、已立遺言、請利子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得
幡然於生死之際、而受洗、且奉百金為聖堂用、而李公之疾亦
瘥矣、利子以異地之身、積勞成瘁、自得病首日、即謂諸會
士曰、茲我去世之期也、遂依聖教善終規則行之、諸奉教者、利
子無不喜容接之、而加慰勉焉、時時仰祈天主垂祐中華、俾
人人盡識聖教、共沾洪恩、復念皇上體恤遠人恩所以報答

涓埃者望天主玄默福祐得以闡揚大道此尤病中惓惓致意者也越數日利子疏終再告解請領聖體鐸德依禮捧至寢所利子奮力强起投地叩拳不已同會以病篤勸其安寢利子奮力强趨投地叩拳不敢纖毫執越焉有頃忽開目如有所見乃安然坐逝矣時萬曆庚戌年四月也李公我存經其喪事市堅木為棺會士阻之不得亟人使速其工懼天炎而體變李公曰令亟爾第加工利子雖百日不壞越兩日始就木諸縉紳來弔者無不極口稱讚先是利子數月前嘗致書於郭子仰鳳末有云此我盡頭之書從此無繼永言別矣利子未病時會士請其遺囑教中事理種種畢陳至與明公往來書啓去者當者留無不先為經理待既病殆則無及矣茲於數月之前預為整頓始知其早識死期也若夫利子一生聖德未易悉述夫人萬善之根在默與上主

神接、利子恭默對越、每晨所得上主啓牖、即下筆記之、漸
積成帙、請會士多喜熟玩、得其教誨良多、即（艾）儒略讀之、亦
時有醒悟也、默道後恭行痛撒、切祝所懷、務沾主佑、每日讚頌
天主七次、昕夕嚴密其私室、不自怨、蓟北天寒、卧不重褥、時
用木枕、衣敝不請更易、亦不繫心、唯道德自樂、故輕視肉身
耳、初來傳教中華、百般難阻、利子一以寬和謙忍、不以事憫而
儆、事匡而悲、故所圖遍（江）過（西）都人士、咸相敬愛、時願親炙、待諸
同會、尤極溫良、在洪州時、有一會士、與之調自鳴鐘、將以獻
大廷者、誤破其機、會士夏憂形於色、利子恬然曰、無傷也、另覓
其他可也、人素服其德量、會士入中夏者多、利子親取六書（經）
諸書、為之講解、一日與熊子講畢、熊子稱謝、利子遜不敏曰、如
講有不到、望日常過差、幸祈恕我、以此為謝可矣、熊子有綱感
其真切不替〻、天下有志之士、離〻家相從、或俗念復萌、就利子求

崇禎三年 1630

解利子一耶穌之無不承諾霧釋利子入中邦時寄書回羅瑪、只勸其同會昆仲修德行善、仰答天主請昆弟感恭利子之意、自後有書至、必須禮而開讀焉利子殁後中朝諸公議欲請葬地、而龐子順陽熊子有綱具疏奏請、命下禮部會題覆、今相國吳公以少宰伯署部事、偕正郎林公員外郎洪公、主政韓萬象公、具言其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有稱、從宜賜葬等情、上報可、吳公牒下京兆王公查覆、有籍沒楊内官私創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並為龐熊諸子恭敬天主焚修祝釐之所、京兆王公以王公立石為文記之、有内官言於相國葉公文忠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論其他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自利子殁後、人多畫其像而崇仰之、今太

3?

徐太史公繪其像於聖堂左、漢太素明德夫人請利子小像為聖牌、且珍藏其手書、以為至寶、厥後張識聖蹟鄧爾奉教至危及、為衆所仰、天啓癸亥年、從父孝廉夏詹事教中州、臨終時忽見天主聖母、審判其事、尚加訶責、崇德聖瑪竇與利子同胞號天主臺前、為之懇祈天主、許登化光天焉、移時頓甦、具為其父言之、迺安然而逝、向利子未殁時、見有道行之機、且為歷朝曆法歲久而差、禮部具疏薦利子及龐子同修、旨報可、利子以道之廣傳、及國家重典、未可一人獨任、因寄書本國、招二三同志、多攜西國書同譯、儒略始與二三友朋如畢子今梁、史子建修、浮海東來、而利子是年殁矣、雖不及一面、郭子造燕京、瞻仰賜壙、墳感激熙朝之厚仁也、於戲、利子挾天學東來、矢志宣揚正教、幾三十年、余不敢略也次先友行跡、以待後之君子有志而願知者、

艾 1612年到北京

西來孔子

也里可溫之解說

元以前未聞有也里可溫之名也、讀元史則數數見也里可溫四字相聯屬矣、也里可溫之為之見於元代著述者不一、果為何等語耶、

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也里可溫氏、不知所自出、卷二

元史國語解、曰也里可溫、蒙古語、[illegible]、應作伊嚕勒昆、伊嚕勒福分也、昆、人也、部名、卷三 又曰也里可溫、有緣福人也、卷二十四

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志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教以禮東方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為準、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溫即天主教矣、卷上

謂也里可温為即天主教者、莫先於此、劉文淇道光間人、阮元門下士、其說並非附會、較元史語解之解釋為確切矣、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温當即景教之遺緒、卷二十九

又曰、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温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剌比文回紇部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多桑此語、非能臆撰、必本於拉施特諸人、卷同上

多桑為有名之蒙古史著者、元史譯文證補多據之、其言自可信據、惟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余未之見、洪書

一

亦未舉其文、疑即至順鎮江志之大興國寺碑也、觀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詞、（可亦作天主）則也里可温之為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里牙瑪利亞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温之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元史國語解所解釋為福分人者、或指其為奉福音教人也、此馬相伯之說、

魏源元史語解略、乃謂答失蠻耶里可温者、本紀免租稅、皆有此二等人、在傳道之外、蓋回教之師也、元典章稱先生曰耶里可温、蓋可温即今之所謂阿渾也云云、元史新編卷首可謂勇於武斷者矣、元典章之所謂先生、元人以稱道士也、有時曰和尚先生也里可温、有時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有時曰僧道也里可温、其義一也、均詳於後、

日本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可孛羅之支那旅行記第一編第五十九章有稱爲Argons之混生民族、旨在而羅多、以是推定爲也里可溫、如斡甯監謂土耳其語有Half(?) [illegible] but not white（清而不白）爲Arghun、西藏地方亦稱混成民族爲Argons、故也里可溫即Argons也、多桑蒙古史註云亞喜伊還世界征服者之歷史謂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Tarsa、又亞爾美尼亞之士鐵薩(?)阿爾比利安歷史亦稱曰Arkaiun、或Kaion、關於此語源、始爲多伊利亞之文布勝(?)語Arkaion之轉訛也、果然則長安景教碑之阿羅本、是也里可溫之古音乎、巴拉迪士既謂也里可溫是蒙古語之Erkeun、是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傳侶、其後爲基督教徒之總稱也、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三號

又坪井九馬三曰、元史屢見之也里可温、布烈多士迺迭爾斷
其為基督教徒、然不説明其理由及語源、據元史之記載
觀之、則蒙古人之知有也里可温、自迫教特多陷落、撒拉
遜帝國滅亡後、多桑蒙古史云、憲宗即位之初、遵太祖太
宗之詔命、對於基督教回教佛教之僧侶、皆免租稅、可知
蒙古人於憲宗時、已認許基督教徒之勢力、以之與回佛兩
教僧侶、受對等待遇矣、然於也里可温（Arcaoun, Arkhaoun）
之語源、從來無説明者、考迫教特多之陷落、為希治拉紀
元六五六年摩遐爾廉月末至沙夫亞爾月初之事、即
太陽曆二月六日乃至十日、十四日正嘉二年（西一二五八）正月上旬、
此語蒙古人始知阿剌比語 Rekhaiun 之稱、然蒙古人
不能效其原語之發音、且蒙古語之首音無R音、其

母音之間不能發B音、故不得已於又之首音之前、加以母音例如Rintchenpal變為Erintchenpal 懿璘質班是也、而在母音間之B音、又常讀為W音、且母音中之A與E常相通、O與U亦然、故

Rekhabiun = Erekhawiun

= Arekhawiun

= Erekhawiün

= Arekhawiin

由此觀之、則多桑引用書之Arkhaiün。Arcaoun 明與Arekhawiun, Arekhawiin 同語、予以是決也里可溫為阿剌比語Rekhabiün 之對音也、史學雜誌第二十五編十一號

按阿剌比語也阿二音之互混、元史譯文證補已言之、阿

剌比語譯二帝為阿羅、唐景教碑稱无元真主阿羅訶、翻譯名義集卷一曰、阿羅訶秦言應供、大論云應受一切天地衆生供養、故名羅漢也。里可温者為蒙古人之音譯阿剌比語、譯即景教碑之阿羅訶也、唐先生實亦持此說、

右錄元也里可温考第一章

明史拂菻傳

拂菻即漢大秦。桓帝時始通中國。晉及魏比皆曰大秦。嘗入貢。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數入貢。而宋史謂歷代未嘗朝貢。疑其非大秦也。元末其國人揑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齎詔書還諭其王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

其昏淫亦用隕絕其命。中原擾亂十有八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諸臣。東渡江左。練兵養士十有四年。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巴蜀。北定幽燕。奠安方夏。復我中國之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諸邦。皆遣官告諭。惟爾拂菻。隔越西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揑古倫齎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俾萬方懷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茲詔告。已而復命使臣普剌等齎敕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萬曆時。大西洋人至京師。言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所載。世代相嬗。及萬事萬物原始。無不詳悉。謂為天主肇生人類之

邦言頗誕謾不可信其物産珍寶之盛具見前史 明史卷三二六

明史意大里亞傳

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曆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 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

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
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
進獻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
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
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
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
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
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
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
不知其何意但諸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
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
報八月又言　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綸音

修曆

毋怪乎遠人之鬱病而思歸也。寔其情詞懇切，真有不願尚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之意。譯之翁處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為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蹟怡老。亦不報。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郭外。其年十一月朔日食，曆官推算多謬，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曆法，其所攜曆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採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請倣洪武初設回回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測驗。從之。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間為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

徒又自誇風土人物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
令各書所記憶，悉舛謬不相合，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
侍郎沈㴶由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衆，且
疑其為佛郎機假託，乞急行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孳
亦言自利瑪竇東來而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
肅陽瑪諾等煽惑群衆。不下萬人。朔望朝拜。動以千計。
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今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為諸教。
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而所司不為遣斥，國家禁
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及迪我等俱遣赴廣
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為督發。四十
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
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

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蹈惡業惟聖明垂情俟風便還國者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一體寬假 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復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 其國善製礮視西洋更巨既傳入內地華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啟崇禎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入都令將士學習其人亦為盡力 崇禎時曆法益疏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為曆元名之曰崇禎曆書雖未頒行其法視大統曆為密識者有取焉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

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為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略及熊三拔皆意大剌里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也其所言風俗物產多夸且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具述 明史卷三二六

龍華民 反對拜祖拜孔事

龐迪我 禁[illegible]

鄧 太西本草

柔遠夷疏 一

奏為遠夷闌入都門、暗傷王化、懇乞聖明申嚴律令、以正人心、以維風俗事、職聞帝王之御世也、本儒術以宣紀綱、持紀綱、以明賞罰、使民日改惡勸善而不為異物所遷焉、此所謂一道同風、正人心而維國脈之本計也、以太祖高皇帝長駕遠馭、九流率職、四夷來王、而猶諄諄于夷夏之防、載諸祖訓及會典等書、凡朝貢各國有名、其貢物有數、其應貢之期、給有勘合、職在主客司、其不係該載及無勘合者、則有越渡關津之律、有盤詰奸細之律、至于臣部職掌、尤嚴邪正之禁、應左道亂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者、分其首從、或絞或流、其軍民人等不問來歷、窩藏接引、探聽境內事情者、或發邊充軍、或發口外為民、律至嚴矣、夫豈不知遠人慕義之名可取而

朝廷覆載之量、可以包荒而無外哉、匪以山川自有封域、而彼疆我理、截然各正其所、正王道之所以蕩平、愚民易與為非、而抑邪崇正、熙皞然定于一尊、乃風俗之所以淳厚、故釋道二氏流傳既久、猶與儒教並馳、而師巫小術、耳目畧新、即嚴絕之、不使為愚民煽惑、其為萬世治安計、至深遠也、不謂近年以來、突有狡夷自遠而至、在京師、則有龐迪我、熊三拔等、在南京、則有王豐肅、陽瑪諾等、其他省會各郡、在在有之、自稱其國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夫普天之下、薄海內外、惟皇上為覆載燭臨之主、是以國號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稱歸化、豈可為兩大之辭以相抗乎、三代之隆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詔誥之下、皆曰奉天、而彼夷詭稱天主、若將駕軼其上者、然使愚民眩惑、何所適從、臣初至南京、聞其聚有徒衆、營有室廬、

即欲修明本部職掌、擒治驅逐、而說者或謂其類實繁、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況于閭左之民、驟難家諭戶曉、臣不覺喟然長嘆、則亦未有以尊中國大一統人心風俗之關係者、告之耳、誠念及此、豈有士君子而忍从其說乎、說者又謂治曆明時之法、久失其傳、臺監推算、漸至差忒、而彼夷所造製窺天窺日之器、頗稱精好、以故萬曆三十九年、曾經該部具題、欲將平素究心曆理之人、與同彼夷開局繙繹、嗚呼、則亦不思古帝王大經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誕、所當深惡痛絕者、正在此也、臣請得言其詳、从來治曆、必本於言天、言天者必有定體、堯典敬授人時、始于寅賓寅餞、以日為記、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蓋日者天之經也、而月五星同在一天之中、月之晦朔弦望、視日之遠近、而星之東南西北、與日之短永中相應、是故以日記日、以月記

月以中星記時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解之者以天體之運有恒而七政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則未聞有七政而可各自爲一天者今彼夷立說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爲一重天又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其爲誕妄不經惑世誣民甚矣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是故天無二日亦象天下之奉一君也惟月配日則象乎后垣宿經緯以象百官九野衆星以象八方民庶今特爲之說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舉堯舜以來中國相傳綱維統紀之最大者而欲變亂之此爲奉若天道乎抑亦妄干天道乎以此名曰慕義而來此爲歸順王化乎抑亦暗傳王化乎夫使其所言天體不異乎中國臣猶慮其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况誕妄不經若此而可據以紛更祖宗欽定聖賢世守之大統曆法乎臣又聞其狂誑惑小民

輒曰、祖宗不必祭祀、但尊奉天主、可以昇天堂、免地獄、夫天堂地獄之說、釋道二氏皆有之、然以之勸人孝弟而示懲、夫不孝不弟造惡業者、故亦有助于儒術爾、今彼直勸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繇前言之、是率天下而無君臣、繇後之言、是率天下而無父子、何物醜類、造此矯誣、蓋儒術之大賊、而聖世所必誅、尚可蚩蚩然驅天下而從其說乎、然閭左小民、每每受其簧鼓、樂從其教者、聞其廣有貲財、量人而與、且曰天主之教如此、濟人是以貪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此其胸懷叵測、尤為可惡、昔齊之田氏、為公私二量、公量小、家量大、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以收民心、六十年而有齊國、可為炯鑒、劉淵入太學、名士皆讓其學識、然而冠晉者、劉淵也、王夷甫識石勒、張九齡阻安祿山、其言不行、竟為千古永恨、有忠君愛國之志者、寧忍不警惕于此、

猥云遠夷慕義、而引翼之、崇獎之、俾生其羽毛、貽將來莫大之
禍乎、伏乞勅下禮兵二部、會同覆議、如果臣言不謬、合將為首者、
依律究遣、其餘立限驅逐、仍復申明律令、要見彼狡夷者、从何年
潛入、見今兩京各省有幾處屯聚、既稱去中國八萬里、其貲財
源源而來、是何人為之俾送、其經過關津去處、有何文憑、得以
越渡、該把守官軍人等、何以通無盤詰、嚴為條格、今後再不
許容此輩闌入、違者照大明律處斷、庶乎我之防維既密、而
彼之蹤跡難詭、國家太平、萬萬年無復意外之虞矣、臣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萬曆四十四年五月　日　南宮署牘

叅遠夷疏 二

奏為遠夷闌入都門、暗傷王化、懇乞聖明申嚴律令、以正人心、以維
風俗事、先該臣於本年五月間具題前事、候旨未下、續於七月十
九日、接得邸報、又該禮部覆題、亦在候旨間、臣有以仰體聖心、
未嘗不留念于此事也、則臣言有所未盡、而機務不可不(原)熟思爾、
夫左道惑眾、律有明條、此臣部之職掌、當嚴也、裔夷窺伺潛住
兩京、則國家之隱憂、當杜也、聖明自為社稷計、豈其不留念及
此乎、惟是兩京事體、稍有不同、而王豐肅等潛住南京、其盤
詰勾連之狀、尤可駭恨、則臣前疏尚有言之未盡者、何也、京師為
陛下日月炤臨之所、即使有神姦潛伏、猶或上憚於天威之嚴重、而
下怵於舉朝之公論、未敢顯肆猖狂、公行鼓扇、若南京則根本
重地、高皇帝陵寢在焉、山川拱護、固為臣庶之瞻依、而門殿闕

清、全在紀綱之振肅、所以識防出入、而杜絕夫異言異服者、尤不可不兢兢也、而豐肅神父、公然潛住正陽門裏、洪武岡之西、起蓋無樑殿、懸設胡像、誑誘愚民、從其教者、每人與銀參兩、盡寫其家人口年生日月、云有咒術、後有呼召、不約而至、此則民間歌謠遍傳者也、每月自朔望外、又有房虛星昴四日為會期、每會少則五十人、多則二百人、此其自刻天主教解、要畧中、明開會期、可查也、蹤跡如此、若使士大夫峻絕不與往還、猶未足為深慮、然而二十年來潛住既久、結交亦廣、不知起自何人、何日、今且習以為故常、玩細娛而忘遠畧、比比是矣、臣若更不覺察、胡奴接踵於城闉、虎翼養成、而莫問、一朝竊發、患豈及圖、尤可恨者、城內住房既據洪武岡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園壹所、正在孝陵衛之前、夫孝陵衛以衛陵寢、則高廟所從遊衣冠也、龍

蟠虎踞之鄉、豈狐鼠縱橫之地、而狡夷伏藏於此、意欲何為乎、更可駭者、臣疏向未發抄頃七月初纔有邸報、而彼夷即於七月初旬具揭、及至二十一日、已有番書訂寄揭稿在王豐肅處矣、夫置郵傳命、中國所以通上下、而廣宣達也、狡焉醜類、而橫弄線索於其間、神速若此、又將何為乎、頃該巡視東城御史孫光裕、查照會題事理、行令兵馬司拘留彼夷候旨、猶有愚民手執小黃旗、自言願為天主死者、幸而旋就拘獲、然亦可見事機之不可失、而處分之明旨、更不可緩矣、臣查得大明律例、凡化外人犯罪者、並依律擬斷、註云俱要請旨、除王豐肅係化外人臣謹遵律令明文候旨處分外、其餘同居徒眾、妄稱天主教、扇惑人民、見在本衙所捜獲者、一十三名、一面行提鞫審、此外更不株連一人、今小民洗滌門戶、不復從邪、正可

嘉與維新、而都士大夫、尤曉然知狡吏不可測、臣乃得畢
言以畢其愚慮、惟恐遠聽者不審其情形、而猶惑於術
數之小知也、且龐迪我熊三拔久在輦下、傳送既速、鼓弄
必巧、遷延日久、線索橫出、則亦事機之不可不慮者也、伏
乞陛下念根本重計、蚤賜批發該部、覆請速咨、臣等
將吏犯從法依律擬斷、其原參未獲陽瑪諾等者、行
提緝獲、庶乎明旨照然、而人心大定、道化歸一、而風
俗永清、不惟臣部職掌得申、而國家之隱憂亦杜矣、
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萬曆四十四年八月　日南宮署牘

南京教案　修士　永乐年遷来北京

、會審鍾明禮等犯一案

南京禮部為客清吏司為緝獲人犯事、據東城兵馬司呈解犯人鍾明禮張寀余成元方政湯洪夏玉周用吳南等八名到部、奉堂諭四司會審、奉此該本司吳郎中、會同司務廳許司務、祠祭司徐郎中、儀制司文主事、

審據鍾明禮即鍾鳴宇供年三十四歲、廣東新會縣人、父鍾念山、兄鍾鳴仁及鳴禮幼時曾住香山澳中、澳中有大天主殿、澳人皆從其教、彼時主教者名曰歷山、又有頭目四米羅祿兩人共住澳中、或兩年一換、或三年一換、俱從西洋國換來、鳴禮失記日月不知何年分、有利瑪竇、龐迪我、王豐肅、郭居靜、羅儒望等、從西洋國來入澳、遂將天主教愈加講明、要傳行於中國、是以鍾念山率鳴禮兄弟、往拜從之、自此朝夕不離、利瑪竇等、向在韶州地方、起

造房屋、供奉天主像、約有十年、乃到江南南昌府、賃房居住、比時入之者少、教未大行、衆議分投行教、王豐肅至南京、郭居靜至浙江、羅儒望住江西、萬曆二十七年、利瑪竇、龐迪峨、前往北京、有鳴仁從之同往、鳴禮自住江西、於萬曆三十三年間、鳴禮來至南京、與王豐肅同住天主堂內、兄鍾鳴仁、亦自北來、一同居住、及萬曆三十九年、利瑪竇死、鳴禮兄弟、同往北京、會葬、葬畢、仍復來京、王豐肅一切費用俱自香山澳送來、其銀自西洋國送入澳中、澳中商人轉送羅儒望、羅儒望轉送到此、歲歲不絕、凡天主堂中、有來入教者、或鳴仁、或鳴禮先與講說、然後引見王豐肅、向無異、至今年五月內、鳴禮前往杭州、與郭居靜會話、八月初二日、知王豐肅事發、兄鳴仁已被拘獲、又聞浙江軍門亦將緝拿郭居靜、鳴禮即於初十日到京見天主堂已封、即訪教中人王甫、余成元、比時王甫已獲在城、惟余成元在家、

見張案先已在彼、持有北邊書揭、俱不敢開、鳴禮云開亦何害、即開
其包袱、見護封内有揭帖一封、是禮稱說、刻此揭帖、徧送各老爺、可
以釋放我兄、并一千人犯、即于初十夜、將錢僱已發落刻匠潘明潘
華、并已逃秦文等、包工刊刻、至十四日刻完、隨到逢廠中裝釘、欲于十五日
朝天宮習儀處所投遞、不意城上聞知、當有兵馬官前來擒獲是
鳴禮說平日受天主大恩、無以報答、今日就拏也不怕等語、
又據張案供年二十六歲、山西平陽府曲沃縣人、於萬曆四十二年三月
内、前往北京、推水過活、因見同鄉人說稱天主教極好、遂拜从龐迪
我門下、迪我即以鷄翎粘聖油、向額上畫一十字、謂之擦聖油、乃
又持聖水念天主經、向額上一淋、即滌去前罪、自後七日一瞻拜、群
誦天主經、在天我等父者云云、日將出乃散、皆以為當、至今年七月
二十一日、龐迪我見南京王豐肅事發、要得救解、與案盤費銀二

兩交、袱包一個、內書揭一大封、差家送南京天主堂中開拆、家於八月
初八日到南京、見王豐肅天主堂已經封鎖、乃尋到教中余成元家、
比時鍾鳴禮自杭州來、解包開封、因商量刻揭情繇、十一日刻起、
十四日刻完、隨于本夜刷印裝釘、共成一百本、約十五日習儀處所投
遞、不意二更時、即被拘獲等情、
又據余成元供、年二十九歲、原籍江西本京府軍右衛人、住鷹揚倉
地方、向與王甫同院居住、合種一園、萬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內有表叔曹
秀先、从天主教、勸余成元亦入教中、先遇鍾鳴仁講說、人生不久、
壽夭不同、不如及今修修、使靈魂不滅等語、遂于本月初七日進
見王豐肅、成元跪于天主像前、王豐肅先擦聖油、後淋聖水、令拜天
主四拜、並向王豐肅叩頭、口稱王爺、自後七日一聚會、天未明而至、日
未出而散、每次或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不等、至今年七月二十日、王豐肅

事發、王甫被城上拘獲、成元獨住園中、八月初八日、值張寀自北京齎
揭前來、至成元家、即與同住、尚未敢開揭、適鐘鳴禮亦從杭中來、
將書揭拆開、是成元催得講明畫筆、并已迯奏文等包工刻完、議
于十五日習儀日投揭、隨被拘獲等情、
又據方政供、年三十二歲、徽州府歙縣人、描金生理、先於三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日、有不在官叔方文檮、向從天主教、政因此拜從王豐肅、稱為王爺、
自稱小的、擦油沐水、其衆俱同七日一會、歲時不絕、至今年五月內、王
豐肅被拏、至八月初九日、余成元見北京張寀持揭到來、遂向政說
北京有個信來、不知其中何意、值鐘鳴禮自浙江來、乃開書揭、即
同刊完、要趕十五日投遞、十四日夜隨被拘獲等情、
又據湯洪供、年三十二歲、上元縣人、住朝天宮後易家橋總甲劉
科地方、有故兄湯應科、向在天主堂中、每向洪勸誘、應科即于

四十年十一月卒洪到天主堂、先見鍾鳴仁、即叩王豐肅回頭、擦油
淋水、如嘗自後如期聚會、今年七月內、王豐肅等發、洪避住家中、
時嘗探聽消息、至八月十四日到余成元家、見張宷鍾鳴禮等先
在、余成元向洪云、你母舅王桂提在監中、你可幫送揭帖、救你母舅
等語、是洪聽信、亦同在彼幫釘、釘完即同喫酒、約十五日投遞、
隨被捉獲等情、
又據夏玉、供年三十三歲、南京府軍右衛人、住本衛平倉地方、賣
糕生理、萬曆四十年十月內、前往帽子店曹秀家做帽、曹秀因
說天主生天生地生萬物、汝何不從之、有鍾鳴仁等、與玉講說天主
道理、夏玉云、既謂之天主、何以有像、仁等答云、當初天主化生、止有一
男一女、自後百姓作業、不認得天主了、所以洪水泛濫、遭此大難、天主
不忍、降生西洋國、以教化天下、至今共一千六百十五六年、又將夷教書

十五本、付玉誦讀、隨進天主堂擦油淋水、一一是實、若婦人有从教者、王豐肅着鍾鳴仁前往女家、以聖水淋之、止不用油、至今年七月二十一日、見天主堂門已封、思我既敬天主、就有災患亦無事、至八月二十四日、全成元來叫玉同買魚肉等項、前往逢中、但見揭已刷完、只要明早送了、正喫飯間、被城上拿獲等情、

又據周用供、年六十八歲、江西撫州府東鄉縣人、一向在京居住開設書鋪、并刷書生理、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内、王豐肅僱用刷天主經、因與用說、你年紀老大、何不从天主教、日後靈魂可昇天堂、用遂入教、今年八月十四日早、有湯洪來說、揭已刷完、你領去刷印幾傳、用因年老、恐刷不及、即僱覓吳南同往、逢中刷至起更時分方完、隨即裝釘、商量明日投遞、不意被獲等情、

又據吳南供、年二十四歲、係林左衛人、平日刷印為生、並未从入

天主教中、八月十四日、周周向南說、有一相公有幾本書、送要刷字、
要趕十五日分送、各位爺、我刷不及、係同去一刷、及刷時、乃知其為揭
帖、許錢二十文、尚未交付、正留喫飯、隨即被獲等情、
今據該城一千人犯、由解前來、各供口詞前情是實、察看得逆夷
之闌入中國也、篤稱八萬里、不可窮詰之程途、妄捏西洋外千古所
無之天主、狡焉盤踞留都、突然私駕巍殿、百千瞻拜、昏夜成群、
舉國既已若狂、隱憂大為叵測、已經本部題參、巡院拘禁、靜候
明旨、擬除蕩滌、一時從邪之民、俱已去番字、而貼門符、遠夷教而
祀宣祖、會見維新之衆、大有廓清之機、而何物鍾鳴禮等、當
此見晛雪消之日、逆為魑魅魍魎之謀、潛集逢廠、公行刻揭、
幸被獲於深夜、幾得中其狂鋒、鍾鳴禮父子兄弟、通夷、雖戴
履中華天地、而儼然披髮左袵、張案天南地北、奔馳、即公然歷

亡命廝走、而甘為伏戎隱寇、全成之方政、一則以灌園而為保
匿奸徒之藪、一則以鏤金而效刻揭拔遁之功、湯洪夏玉、一則
以見邪而與曼同惡、一則受吏書而利蓄亡命、此皆利于明條、
亦何辭於法網、宜發送法司、次第輕重擬罪儆示者、若周用
則垂盡之息、或蠱於輪迴而終迷、吳南則鬼鼠之流、偶誘以
青蚨而效用、宜即解網以覆蠲愚、緣奉堂諭、會審事理、
本司未敢擅便、伏乞裁奪施行、須至呈者、

計開解犯人八名

鍾鳴禮　張寀　全成之　方政

湯洪　夏玉　周用　吳南

萬曆四十四年十月　日署郎中主事吳爾成、堂批、題、發各犯、
自合靜聽處分、鍾鳴禮等、故來犯法、所惡異教之惑人者、

正惡有此等輩耳、本都當參送正法、姑念周用年老、止當日受僱、吳南認不入教、止受僱傭、未得錢量、與省放、其餘六犯、情有輕重、總之為吏人用而勾連煽惑、揚波助瀾、則鍾鳴禮實謀主矣、該法司分別定罪、南宮署牘

參遠夷疏 三

奏為遠夷情形甚詭、留都根本當防、懇乞聖明蚤賜處分、以清重地、以正人心事、臣聞邦不于正、而左道惑眾者必誅、夷不亂華、而冒越關津者不赦、方其萌芽竊伺、則以禮教防之而有餘、及其黨與勾連、則將干戈取之而不足、竊照夷犯王豐肅等、詐言八萬里之遠、潛來南京、妄稱天主教、扇惑人民、非一日矣、先該臣兩次具題、又該禮部及南北臺省諸臣、先後題催、未奉明旨、陛下豈猶未悉彼夷情形之詭乎、夫其術之邪鄙不足言也、據其所稱天主、乃是彼國一罪人、顧欲矯誣稱尊、欺誑視聽、亦不足辨也、但使止行異教、非有陰謀、何故於洪武岡王氣所鍾、輒私盤據、又何故於孝陵衛寢殿前、擅造花園、皇上試差官踏勘、其所蓋無樑殿、果於正陽門相去幾里、是否緣城近堞、蹤跡可疑、

南京各衙門月給報虜工食、蓋謂兩京事體、奉旨施行、欲其呼吸相通爾、其他鄉官士民皆不能得、而彼夷人亦給工食與報虜人、意欲何為、尤可異者、各衙門叅彼之疏、尚未得旨、而龐迪峩、熊三拔等亦造疏揭、差其細作鍾鳴禮張案等齎持前來、詐稱已經奏進、刊刻投遞、臣覩其疏揭內、公然自言兩京各省有十三人、誅為可駭、夫利瑪竇昔年進京始末、此廷臣所知、原未嘗有如許彼衆也、皇上怜其孤身、賜之葬地、此自柔遠之仁、與成祖當年賜浡泥王塋地相同、若使浡泥王蒙恩賜葬塋、而浡泥國臣民、遂借為口實、因緣窩人、散布京省者、成祖能置之不問否、彼乃欲借皇上一時柔遠之仁、而潛藏其狐兔蹤跡、勾連窺伺、日多一日、豈可置之不問耶、臣近又細詢閩海士民識彼原籍者、云的係佛狼機人、其王豐肅

九十六
九十七

原名巴里狼當、先年同其黨類、詐稱行天主教、欺呂宋國主、而奪其地、改號大西洋、然則閩粵相近一彼夷爾、有何八萬里之遥、臣雖未敢即以此號為據、然而伏戎於莽、為患叵測、總之根本重地、必不可容一日不防者也、伏乞皇上即下明旨、容臣等將王豐肅等、依律處斷、其扇惑徒衆、在本所捕獲、鍾明仁等、及續獲到細作、鍾明禮、張寀等、或係同謀主謀、或係因緣為从、一面分別正罪、庶乎法紀明、而人心定、奸邪去、而重地亦永清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萬暦四十四年十二月　日、南宮署牘、

會審王豐肅等犯一案

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爲奉旨處分夷情事、奉本部劄付內開鍾鳴仁鳴禮張寀等合劄本部題明事理另審外、及查十三名內謝務祿一名亦供稱化外人在春、合劄該司查驗王豐肅謝務祿果否俱係化外夷人、其未獲陽瑪諾是否先歸本國、速具確報以憑查照、禮部題奉欽依事理、速差遞送習歸等因、奉此隨牌行東城兵馬司將遠夷王豐肅謝務祿二名提解前來、該本司吳郎中會同司務龐張司務祠祭司徐郎中、精膳司黄郎中、儀制司文主事、祠祭司徐主事、

會審得王豐肅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鬍鬚黄色、供稱年五十歲、大西洋人、幼讀夷書、縣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多耳篤、即中國進士也、不願為官、只願結會、與林斐理等講明天主教、約年三十

裁時奉會長格老的憲之命、同林斐理、陽瑪諾三人、用大海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個月、于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內前到廣東廣州府香山縣香山嶼中、約有五月、比陽瑪諾留住澳中、是豐肅同林斐理前至韶州府住幾日、又到江西南昌府住四月、于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內前到南京西營街居住、先十年前有利瑪竇、龐迪我、郭居靜、羅儒望等、已分住南京等處、利瑪竇要得進京貢獻、寄書澳中、到王豐肅處、要取方物進獻、是豐肅攜自鳴鐘、玻璃鏡等物、前來、比時利瑪竇先已進京、隨將方物等件、寄進京貢獻訖、比時羅儒望將家火交與王豐肅、遂在此建立天主堂、聚徒講經教、約二百餘人、每遇房虛昴星日一會、寅聚辰散、月以為常、並未他往、其林斐理、于四十一年六月內病故、其屍棺見停天主堂內、其陽瑪諾向住澳中、亦于先年移住南雄

府、約有幾月、前到南京、與豐肅同住兩年、又往北京三年、仍復回南同住、于四十三年十二月內、仍往南雄居住、並未回還本國、一向豐肅所用錢糧、自西洋國商船帶至澳中、約有六百兩、若欲蓋房、便增至千金、每年一次、是各處分教龐迪我等分用等語、

又審得謝務祿面紅白色、眼深鼻尖、黃鬚、供年三十二歲、大西洋人、曾中多耳篤、不願為官、亦只會友講學、于先年失記月日、自搭海船前到廣東澳中、約有三年六個月等語、據此看得謝務祿面貌與豐肅相同、其為遠夷無疑、陽瑪諾雖未回還本國、據稱見在南雄、則由北潛歷、此中明矣、緣係劉審事理、理合具詳連人解堂、伏候裁奪施行、須至呈者、

計開解夷犯二名

王豐肅　謝務遠　[illegible]見病

堂批二犯既查驗明白、即移咨都察院、轉行巡城衙門遵旨速

差員役遞送至廣東撫按衙門、督令西歸、萬曆四十五年二月　日

署郎中主事吳爾成、南宮署牘

移南京都察院咨

南京禮部為遠夷久羈候旨懇乞聖明速賜處分以維風教以肅
政體事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前事該本部題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南京禮科給事中晏文輝揭稱
前事內云臣惟天地開闢以來而中國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傳
心有要闡道有宗天人之理發洩盡矣無容以異說參矣嗣是
而老氏出焉楊墨出焉好異者宗之然不過竊吾儒之緒餘以鳴
其偏見故當時衛道者力闢焉而不使滋蔓
乃今又有倡為天主教若北有龐迪峩等南有王豐肅等其名似附
於儒其說實異乎正以故南北禮卿參之北科道參之而南卿
寺等巡視衙門各有論疏也今一槩留中而不下豈皇上悉未
省覽耶豈謂此輩未見其顯書而姑優容耶夫龐迪峩等在

佛道法！

輦轂下、誠不知其詳、王豐等在南中、臣得畢其說、豐肅數季以前潛居、簡出入、密交游、未足啓人之疑、民與之相忘、即士大夫亦與之相忘、邇來則有大謬不然者、私置花園於孝陵衛、廣集徒眾於洪武岡、大瞻禮、小瞻禮、以房虛星昴日為會約、灑聖水、擦聖油、以剪字貼戶門為記號、迫人盡去家堂之神、令人惟懸天主之像、假周濟為招來入其教者、即與以銀、記年庚為咒詛、背其盟者、云置之死、對士大夫談則言天性、對徒輩談論則言神術、道路為之喧傳、士紳為之疑慮、祖宗根本之地、教化自出之區、而可令若輩久居乎、以故禮臣沈㴶據其今日行事、慮其將來禍患、發憤疏聞、誠大有裨於世道人心者、其時臣巡視門禁、亦於合疏中附名以上請、而御史孫光裕覊之以候旨、皆為地方為王化計也、豈一好為是激聒哉、且天帝一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為謂之帝、吾儒論之甚精、

而彼刻天主教要畧云、天主生於漢哀帝時、其名曰耶穌、其母曰亞利瑪、又云被惡官將十字枷釘死、是以西洋罪死之鬼、為天主也可乎不可乎、將中國一天而西洋又一天耶、將漢以前無天主、而漢以後始有天主耶、據斯謬譚、直巫覡之邪術也、孔氏有言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正其攻之之時矣、更民心易於從邪、亦易於返正、自王豐肅被論被羈之後、聞從其教者一時盡列衣戶符、而易門對矣、安家堂而撤夷像矣、悔非遠害、散黨離群、無復可虞矣、惟是王豐肅等、尚在羈縶之中、未蒙處分之旨、守候既久、結局無時、萬一自斃、其如法之未明何、烏在其為尊朝廷而懾裔夷哉、伏乞速下部議、或飭我皇綱、從重究治、或恢我皇度、從輕驅逐、庶風教維而政體肅矣、等因到部、北、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科臣疏請、雖未奉旨下部、但遠人久在羈縶、時今又值嚴寒、恐傷天地好生

以上南京禮部

之心相應。據揭題覆窃稱照夷夏之防、自古嚴之、故用夏變夷、未（南私阿未）（北據南立呈皇）

聞變於夷者、孟軻既言之確矣、利瑪竇等之在南、龐迪我等之在北、彼自稱八萬里之遠人、不載貢方、乃突竄寓於中華、其來已自可疑、特昔也隱處一隅、無甚非常可駭之事、故置之不論、今孝陵衛洪武岡何地也、我太祖龍飛興王之所、而修列花園、廣集徒衆、大倡天主之教、煽誘術寵、無所不至、意欲何為、此豈聖明之世、車書軌物一道同風之景象哉、況莫尊於天、帝中國者稱天子、彼乃出於天主之上乎、南禮部特疏參之而不報、南府部臺者合疏參之而不報、北科道諸臣暨本部參之亦不報、故南科臣晏文輝又有速賜處分之請也、職等伏念、此輩左道惑衆、止於鼓鐸搖鈴、倡夷狄之道於中國、是書所稱變夷猾夏者也、此其關係在世道人心、為禍顯而遲、但其各者盤據果爾出神沒鬼、透進中國之情

形於海外、是書所稱寇賊奸宄者也、其關係在朝謨國是、為
禍隱而大、年來皇上德威遐暨、東征西討、諸妖氛小醜、旋即殄
滅、視西洋零星諸夷、蒙頭蓋面、講性說天、炫奇弄詭、得無
謂其頗有智慧、無甚禍心、姑以包荒於覆載耳、寧知彼天主之
詭譎、妄欺君、淫邪誣民、一至於此、即所私製渾天儀、自鳴鍾之類、俱怪誕
不準於繩、迂闊無當於用、嘗考堯舜之世、有璿璣玉衡、以齊七
政之法、歷代相傳、有銅壺滴漏、以測晷刻之法、豈無穎異、如王豐
肅、龐迪我等、其人絕不聞有此規制也、稽祖宗令甲、私習天
文有禁、私通海外諸夷有禁、蓋防微杜漸、慮至深遠也、如皇上
憫念遠人、黃鼓雖有的據、跳梁尚無實跡、伏乞將王豐肅
龐迪我等、勅下本部、轉行各該衙門、速送廣東、聽彼中
撫按暫為收管、督令西歸、庶憐憫之仁以廣、睥睨之漸以消、

統一聖眞如日之中天、寧謐海宇如盤盂之鞏固、天下後世誦美語
之舉動、並出尋常萬萬矣等因、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本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何宗彥等具題、二
十八日奉聖旨、這奏內遠夷王豐肅等立教惑衆、蓄謀叵測、爾
部移咨南京禮部行文各該衙門、速差員役遞送廣東撫按、
督令西歸、以靜地方、其龐迪峩等去歲爾等公言曉知曆法、請
與各官推演七政、且皆係向化來京、亦令歸還本國、該部院知道、
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除將龐迪峩等咨行都察院轉行五
城巡視御史衙門遞至廣東撫按衙門督令西歸外、合咨貴
部查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轉行各該衙門、速差員役將
王豐肅等遞送廣東撫按衙門、督令西歸、一體欽遵施行等
因到部、原參夷犯陽瑪諾已經先回南雄府、另文知會驅遣外

百三

見有王豐肅謝務祿二名俱係夷人相應遞送看得狡夷王豐肅等盤踞多年黨與日衆豈容太平之世有此不軌之徒南北交參事非得已近蒙聖明洞悉邪謀立賜驅逐雖云待以不死業已永請地方但醜類實繁有徒而道里又甚遼遠兼以挾貲營幹不無意外生奸仍恐遞送員役萬一疎虞為累不小為此合咨貴院轉行五城巡視御史衙門查照禮部題奉欽依事理擇差的當員役將王豐肅謝務祿二名沿途加意隄防遞送至廣東撫按衙門交割明白仍聽從長計議督令西歸事竣之日希回文過部以便覆題煩為查照一體欽遵施行萬曆四十五年二月

南宮署牘

會審鍾鳴仁等犯一案

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為遠夷闌入都門、暗傷王化事、奉本部劄付前事、奉此遵依行據五城兵馬司呈解、從夷犯人鍾鳴仁等、一起到司、該本司署司事祠祭司徐主事、會同司務廳張司務、祠祭司徐郎中、儀制司文主事、除王桂郎主事病故外、

會審得鍾鳴仁年五十五歲、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供稱先年同父念山及弟鳴禮、住香山澳中、從天主教、於己亥年隨利瑪竇進貢、在北京七八年、方來南京住三年、又往浙江一年、舊歲五月間仍來天主堂中、為王豐肅招引徒衆、若婦人從教者、不便登堂、令仁竟詣本家、與婦淋水宣咒、咒云我洗爾因拔的利揭及、非畧、揭及、西又利多、三多、明者、亞們、大約淋過婦人十五六口、不記姓、名、仍嘗買辦使費、所費銀兩在澳中來、每年約有一二百兩、

曹秀年四十歲、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供稱先年來京結帽為生、因妻染痰病、五年不愈、慕天主教可以禳災獲福、遂於四十年三月間、同妻入教、誦天主經、經云在天我等父者、我等願爾名聖、爾承國爾國臨格、爾止承行於地、如於天焉、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我日用糧、爾免我債、如我亦赦負我債者、又不許我陷於誘惑、乃救我於兇惡、亞們、專務招引从教、如余成元王文亨是實、

姚知望年六十一歲、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供稱挑腳為生、在京三十年、於甲寅正月十六日進教、因王豐肅事發、手執黃旗、口稱願為天主死、遂被獲、

游祿年五十三歲、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供稱髭頭為生、有吏人羅儒望在江西開教、即便投入教中、於四十四年五月間、儒望以書一封、着祿送王豐肅處、即入天主堂中、於頭門外耳房居住

主祈文見中函第一篇

看守、
蔡思命、年二十二歲、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供稱幼年粗讀詩書、
於三十七年間、同陽瑪諾、費奇規來京、投入王豐肅家、專管書稟
兼理茶房、每年約得錢一千二百文、來時年止十六歲、同來費奇規
亦夷人、尚在韶州府、
王甫、年三十一歲、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供稱四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有桐
鄉縣錢秀才、僱甫來京、抽豐失意、棄甫獨歸、被隣居余成元
引進王豐肅處看園、每月得受僱工錢一百五十文、飯米三斗、菜
錢三十文、
張元、年三十二歲、江西瑞州府人、供稱結帽生理、在南京十餘年、於
四十年間、偶在縉紳家做巾、見李官拜禮豐肅、心竊慕之、
遂傭於天主堂內、客堂捧茶、每月得受工食銀三錢、從夷

教守十誡、

王文年三十歲、江西九江府湖口縣人、供稱補網為生、係第二世、於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日進教、有姐夫曹秀先在教中、招之使去也、

劉二年三十九歲、江西南康府都康縣人、供稱木匠為生、於三十八年來京、前年從王豐書教、先在天主堂內修理做工、遂聽其教、因事發往看、因而被獲、

周可斗年二十七歲、江西九江府湖口縣人、供稱隨母在安慶府宿松縣王佑家帶至南京結帽為生、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進教、王豐書將錢一百七十文、竟來結帽一頂、聽完送去、被獲、

匡玉明年二十九歲、福建邵武府邵武縣人、供稱前年八月到京、跟陳外郎度日、外郎往山西蒲州探親、遺下玉明、遂進天主堂煮飯、每月得工錢一百二十文、候外郎回日、仍去隨之、

幼童三郎年十五歲、松江府上海縣人、供稱父親鄒元般亡於四十三年同母病故、有祖父鄒思化、送杭州開教夷人郭居靜處讀書、因交游不暇、轉送王豐肅處讀書、今染病、

仁兒年十四歲、北直保定府人、供稱父親劉大於四十四年三月內、將仁兒賣於龐迪峩、聞南京要人使用、差管家送至豐肅處兩月被獲、

龍兒年十四歲、北直保定府淶水縣人、供稱父故、有伯張文正、將龍兒賣與龐迪峩、得銀一兩、同仁兒一起送至南京、

李多年十四歲、廣東東莞縣人、供稱父親劉應魁、在此當軍、於四十二年將李多僱與王豐肅燒火、每月得錢七十文、

熊良年十四歲、江西南昌人、供稱父親熊廷試、久住南京木匠生理、時嘗在王豐肅家做工、帶良進出、偶豐肅與錢五十文

買雞、送進被獲、各供是實、
據此看得此數犯者皆亡命之徒、烏合之衆也、執業甚賤、無
恒産以固其心、故投之以纖利、而奔走若狂、秉性好奇、有妖
言以熒其聽、故攻乎異端、而扞網不顧、即均置之法、庶挽
異趨而細按其情、不無若等、如鍾鳴仁其殆登壇執牛耳
者乎、代宣夷呪、廣播羽翼、猶曰引男子也、至於公然淋婦女
之水、而瓜嫌不避、幾諭中國以夷狄之風、父率其子、兄勉其弟、
猶曰、惑邪謀也、至於甘心供辦之役、而錢穀是司、顯受夷人以
心膂之寄、所當與別案之鍾鳴禮同律擬究者也、若夫曹
秀其、即次焉者乎、深信其教、至挈妻以從、縱託言有疾、終屬
無恥、誦習其經、至呼朋以往、彼余成元王文華、是誰之慫、所
當與鍾鳴仁並擬示懲者也、姚如望一擔負么麼耳、輒敢揭

竿而呼、聲言致死、則不但从邪、抑且亂民矣、罪豈在鳴仁
曹秀下哉、游祿既从該者之羅儒望、而鄭筒自效、暗逼彼
此之情又登此處之天主堂、而閽人見委謹司出入之候、應鳥大不辭
三尺焉逭、蔡思命專供掌記、暇則烹茶先經與匪人偕
来每年有多錢之入、法不容貸、第其來時年止十六耳、尚
屬無知誤人、量當原情未減、此外則有被服其教、寢處其
廬、此借彼之衣食、彼藉此之傭作者、如王甫之灌園、張元之
捧茶、王玉明之執爨是也、因之以為利、非有深謀也、則又有
謁徒而來、請依期而進拜、聚則為教中之人、散猶能為餓自
食其技者、如王文之衣裳補綱、劉二之仍操斧、周阿斗之不
廢帽匠是也、偶牽於所誘、非其本心也、他如幼童五名、三郎仁
兒、龍兒、本多態、良或捨入於堂中、或鬻之為僕隸、赤子入

并識為可疑，即時着發，猶以晚
要而論之，鍾鳴仁、曹秀、姚如望引例，則有左道惑眾之人，或燒
香集徒，夜聚曉散，為從者軍衛發邊遠充軍，有司發口外
為民，各犯政與例合；引律則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
燒香集眾，夜聚曉散，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
三千里，各犯又與律合，是在法曹酌而用之也。游祿、蔡思命雖
為夷人效用，尚非引類呼朋，合送法司定罪，方行遞回原籍。
王甫、張元、三郎，見送法司，竟遞回籍。王玉明雖係受僱賃為
愚民相應，與王文、劉二，固可斗免行遞解，放歸生理。幼童李多
熊、良見，有父在，即檄宜發領。仁兒、龍兒，皆北直人，無親識者，
若竟放之，不免為棍徒拐賣，姑令寺中收管，以俟北方之訊可
也。為此分別具辭，連人犯一併呈堂定奪，厚蒙劉審事理，本司

未敢擅便、須至呈者、

一 計開解犯人十一名

鍾鳴仁 曹秀 姚如望 游祿 蔡思命 王甫

張元 王文 劉二 周可斗 王玉明

幼童五名

三郎 仁兒 龍兒 本多 熊良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 日署司事祠祭主事徐從治 堂批各犯旣審問明白、所引律例似亦允當、但勘鍾鳴仁曹秀姚如望與別案鍾鳴禮張寀平時勾連夷教、扇誘愚民、臨事又往來偵探、壞法情重、按律有在京在外軍民人等、與朝貢夷人私通往來、投託管顧、撥置害人、因而透漏事情者、俱問發邊衛充軍之例、五犯是否又與此例合、該司並入錄內將鍾鳴仁等、與

同游祿蔡恩命、俱參送法司定罪、其王寅張元三郎、免其參
送意遞回原籍、王文劉二周可斗王玉明、姑准省放、幼童李多能
良、看令親識人領回、取領狀繳、仁兒龍兒、暫令僧錄司收管寄
養、俟該府縣有親識人來發領、奉此遵將鍾鳴仁曹秀姚如望
游祿蔡恩命于五月二十五日、參送南京刑部河南司收問定罪、
取有批迴在卷、其王寅行上元縣、轉遞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三郎
行江寧縣、轉遞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張元在京年久、行上元
縣着落甲鄰收管、取上江二縣回報收管在卷、王文劉二周可
斗王玉明、旅歸生理、幼童仁兒龍兒、發僧錄司收養、李多能
良、發伊父領回、各領狀在卷。

南京教難人名表一

姓名	年歲	籍貫	職業	進教緣由	判案結果
鍾鳴禮	三四	廣東新會	修士	其父入教	送法司定罪
張寀	二二	山西汾	推水	因同鄉稱說	同上
余成元	二九	南京衛 原籍江西	種園	因表叔曹秀勸	同上
方政	三二	安徽歙縣	描金	其叔入教	同上
湯洪	三二	上元	未詳	其兄舅皆入教	同上
夏玉	三三	南京衛	賣糕	因曹秀勸	同上
周用	六八	江西東鄉	刷印	因王豐肅勸	釋放
吳南	二四	羽林衛	刷印	未入教	

道元

偈頌

武山偈

不可以詩文雜禪宗是在此遊行、他年四卷吉人間

拈衣三言讀勤以生

南京教難人名表二

姓名	年歲	籍貫	職業	進教緣由	判案結果
鍾鳴仁	五五	廣東新會	修士	其父入教	送刑部定罪
曹秀	四〇	江西南昌	結帽	因妻病祈福	同上
姚知望	六一	福建莆田	挑脚		同上
游祿	五三	江西南昌	髡頭	因羅儒望勸	同上
蔡思命	二二	廣東新會	書童	投王豐肅家	同上
王甫	三一	浙江烏程	看園	因余成元勸	遞解回籍
張元	三二	江西瑞州	結帽	因仰慕王豐肅	發縣看管

王文	三〇	江西湖口	補網	因姐夫曹秀勸	釋放
劉二	三九	江西都康	木匠	因王豐肅勸	同上
周可汁	二七	江西湖口	結帽		同上
王玉明	二九	福建邵武	煑飯		同上
三郎	一五	上海	孤兒	由祖父送入天主堂	遞解回籍
仁兒	一四	直隸保定		由父賣與龐迪我	發僧錄司收養
龍兒	一四	直隸涞水	孤兒	由伯父賣與龐迪我	同上
本多	一四	廣東東莞	父當軍		交伊父領回
熊良	一四	江西南昌	父木匠		同上

辨學章疏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徐光啓謹奏爲遠人學術最正懇、
臣智見甚真、懇乞聖明表章、隆重以永萬年福祉、以貽萬世乂安事、
臣見邸報、南京禮部參西洋陪臣龐迪我等、內言其說浸淫人心、即
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一云妄爲星官之言、士人亦墮其雲霧、曰士君子、
曰士人、部臣恐根株連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臣嘗與諸陪臣講究
道理、書多刊刻、則信向之者臣也、亦嘗與之考求曆法、前後章疏具
在、御前則與言星官者亦臣也、諸陪臣果應得罪、臣豈敢幸部臣之不言
以苟免乎、然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臣最真最確、不止蹤
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
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
所以數萬里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
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正、

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其說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脩、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一切戒訓規條、悉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天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於由衷故也、臣嘗論古來帝王之賞罰、聖賢之是非、皆範人於善、禁人於惡、至詳極備、然賞罰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馬遷所云顏回之夭、盜跖之壽、使人疑於善惡之無報、是以防範愈嚴、欺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願治之心、恨無必治之術、於是假釋氏之說以輔之、其言善惡之報、在於身後、則外行中情、顏回盜跖、似乎皆得其報、謂宜使人為善去惡、不旋踵矣、奈何佛教東來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則其言似是而非也、說禪宗者、衍老莊之旨、幽邈而無當、行瑜伽者、雜符籙之法、乖謬而無理、且欲抗佛而加於上帝之

上、則既與古帝王聖賢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適从何所依據乎又欲使人盡為善、則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蓋彼西洋隣近三十餘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大小相卹、上下相安、封疆無守、邦君無姓、通國無欺誑之人、終古無淫盗之俗、路不拾遺、夜不閉關、至於悖逆叛亂、非獨無其事、無其人、亦并其語言文字而無之、其久安長治如此、然猶舉國之人、兢兢業業、惟恐失墜、獲罪天主、則其法實能使人為善、亦既彰明較著矣、此等教化風俗、雖諸臣所自言、然臣審其議論、察其圖書、參互考稽、悉皆不妄、臣聞繇余西戎之舊臣、佐秦興霸、金日磾西域之世子、為漢名卿、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又伏見梵剎琳宮、遍布海內、番僧喇嘛、時至中國、即如回回一教、並無傳譯經典可為證據、累朝以來包荒容納、禮拜之寺、所在有之、高皇帝命翰林臣李翀吳伯宗與回回大師馬沙亦黑馬哈麻等翻譯

歷法、至稱為乾方先聖之書、此見先朝聖意、深願化民成俗、是以褒表搜揚、不遺遠外、而釋道諸家、道術未純、教法未備、二百五十年來猶未能仰稱皇朝表章之盛心、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帝、以容納僧道者、容納諸陪臣則興化致理、必由唐虞三代之上矣、皇上豢養諸陪臣一十七載、恩施深厚、諸陪臣報答無階、所抱之道所懷之忠、盡延頸企踵、無由上達、臣既知之、默而不言則有隱蔽之罪、是以冒昧陳請、儻蒙聖明採納、特賜表章、自今暫與僧徒道士、一體容留、使敷宣勸化、竊意數年之後、人心世道、必漸改觀、乃至一德同風、翕然丕變、法立而化行、令出而不犯、中外皆勿欺之臣、比屋成可封之俗、聖躬延無疆之遐福、國祚永萬世之太平矣、倘以臣一時陳說、難可遽信、或恐旁觀猜忖、尚有煩言、臣謹設為試驗之法有三、處置之法有三、併以上請、試驗之法、其一、盡召疏中有名陪臣、使至京師、乃擇內外臣僚

數人同譯西來經傳、凡事天愛人之說、格物窮理之論、治國平
天下之術、下及歷算醫藥農田水利等興利除害之事、一一成書、
欽命廷臣共定其是非、果係叛常拂經邪術左道、即行斥逐、臣
甘受扶同欺罔之罪、其二、諸陪臣之言與儒家相合、與釋老相左、
僧道之流、咸共憤嫉、是以謗害中傷、風聞流播、必須定其是非、
乞命諸陪臣與有名僧道、互相辯駁、推勘窮盡、務求歸一、
仍令儒學之臣、共論定之、如言無可採、理屈辭窮、即行斥逐、
臣與受其罪、其三、譯書若難就緒、僧道或無其人、即令諸陪
臣將教中大意、誡勸規條、與其事蹟功效、畧述一書、并已經翻
譯書籍三十餘卷、原來本文經典一十餘部、一併進呈御覽、如其踳
駁悖理、不足勸善戒惡易俗移風、即行斥逐、臣與受其罪、此三者
試驗之法也、處置之法、其一、諸陪臣所以動見猜疑者、止為盤費一
節、或疑燒煉金銀、或疑夷商接濟、此皆非也、諸臣既已出家不營

生產、自然取給於捐施、凡今衣食皆西國捐施之人展轉託寄、間遇風波盜賊、多不獲至、諸臣亦甚苦之、然二十年來、不受人一錢一物、有蓋恐人不見察、受之無名、或更以設備騙斛斂等項罪過相加、且交際往來、反多煩費故耳、為今之計、除光祿寺恩賜錢糧照舊給發外、其餘明令諸臣量受捐助、以給衣食足用之外、義不肯受者、聽從其便、廣海夷商諭以開度既足、不得寄送西來金錢、仍行關津嚴查阻回、如此音耗斷絕、盡釋猜嫌矣、其二、諸陪臣所居地方、不擇士民、不論富貴貧賤、皆能實心勸化、自今宜令隨其所在、依止棲停、官司以禮相待、使隨人引掖、或官司未能相信、令本地士民、擇有身家行止者、或十家、二十家、同具一甘結在官、如司教之人、果有失德謬行、邪言惑衆、妄求幸不端者、依令部議放流遞逐、甘結諸人一體科坐、其無人保結者、不得容留、若他人有以違犯事理、傳聞告言者、官司亦要體訪的確、務

求實跡則掩飾難容真偽自見矣、其三地方保舉、僅有扶同隱匿、難以遽信、再令所在官司不時備細體察、除有前項違犯登時糾舉外、其通行高潔、地方士民、願從受教者、有司給與印信文簿二扇、令司教者循環報數、在官年終、正印官備查從教人眾、曾否犯有過惡、開有罪名、另籍登記、三年總行考察、如從教人眾、一無過犯、兼多善行可指、即官於司教之人、優行嘉奬、如從教者作奸犯科、計其人之眾寡、罪之輕重、甘結士民、量行罰治、若從教之人、故犯罪惡、司教同教、戒勸不悛、因而報明官司除其教籍者、或教籍未除、而同教之人自行出首者、或過犯在從教以前、事發在後者、罪止本身、同教之人、並不與坐、如此官府有籍可稽、諸人互相覺察、不惟人徒寡少、仍於事體有益、其他釋道諸人、或爭論教法、更不必設計造言、希圖聳聽、只須分民司教、亦同此法考察責罰、誰是誰非、孰損孰益、久久自明矣、以上三者、處置之

法也、已上諸條、伏惟聖明裁擇、如在可采、乞賜施行、務臣於部臣
為衙門後輩、非敢抗言與之相左、特以臣考究既詳、灼見國
家致咸治、保太平之策、無以過此、倘欽允部議、一時歸國、臣有
懷不吐、私悔無窮、是以不避罪戾、齋沐陳請、至於部臣所言
風聞之說、臣在昔日亦曾聞之、亦曾疑之矣、伺察數載、臣實有
心窺其情實、後來同悉底裏、乃始深信不疑、使其人果有纖
芥可疑、臣心有一毫未信、又使其人雖非細作奸徒、而未是聖賢
流輩、不能大有裨益、則其去其留何與臣事、條歷一節、關係亦
輕、臣身為侍從之臣、又安敢妄加稱許、為之游說、欺罔君父、自干
罪罰哉、竊恐部臣而伺察詳盡、亦復如臣、其推轂獎許、亦未
後於臣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御批知道了、

山西絳州正堂雷示　崇禎八年六月　雷翀

為尊天祛邪事。照得闢一天萬古所尊正道，惟一而已。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相傳，所謂事天、事上帝者是也。先儒解曰：上帝，天之主宰。今人以所見之蒼蒼者言天，是猶稱帝王曰朝廷也。即至愚之人，不識不知，未嘗不曰天爺、曰天命、曰天理、曰賴天、曰靠天、曰天報，可見性中帶來，原非勉強。自佛道二教惑亂人心，使人不尊天而尊己，所以從古大儒極力闢之。更可恨者，非佛非道，有無為、金蟬等教名，欺天悖理，煽惑愚民，甚至結黨為非，大干王章法紀。幸有西儒高先生，修身事天，愛人如己，以教忠教孝為第一事。上自聖天子、賢宰相，莫不敬禮之，以致縉紳學校諸君子尊之如師傅，愛之如兄弟。百姓從其教者，皆化為良民，其有功朝廷、裨益世道大矣。爾鄉民有心嚮善者，何不歸於正道，乃甘從邪教，欲為善而反得惡耶。夫聖天子固天縱之聰明，而賢宰相以下皆孔聖之

赤子也、豈識見不如爾鄉民耶、爾等又何疑惑焉、而不棄邪歸
正哉、為此出示、明智之人、自能遷改、即見理未明、一時未能從教
者、猶可由愚抵智、由頑化良、若不但執迷、敢從白蓮無為等
教者、定行訪拏、其脅從之人、一併治罪不貸、須至告示者、正教奉傳
告示、正教奉傳、
嘉慶八年六月 日

福建巡海道告示　崇禎十年十二月　施邦耀

欽差巡視海道兼理邊儲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兼按察司副
使施為拿獲通夷事、十月二十二日奉 督撫軍門沈 批據本道
呈詳、本月十五日、據寧德縣申蒙本道牌炤得夷漢之防甚
嚴、通夷罪在不赦、據稱王春首告通夷之犯、稱見有夷人四名、
窩藏在已故吳鄉官庄內、為此備牌仰縣、會同中軍官顧世
臣 前往拘拿、狀內通夷人犯、并通夷贓證、一并解道等因、蒙此
隨諭本縣即時密委巡捕典史何安燦同顧中軍、到吳家庄時
獲得夷人一名、同夥福安人黃克私即黃尚愛、餘夷二名及到庄
亭內諸等物件、顧中軍俱已搜出擲開見在查點、竹箱八隻、
皮包三隻、布包三包、內係褁衣物、番畫三張、熊皮二張、隨查夷
人一名瑪方濟、一名阿腦伯、一名多明莪、福安縣一名黃尚愛、
庄戶一名李財六、并籠箱物件、押解到縣、當該本縣即會顧

中軍何典史當堂與夷人及福安縣人黃尚愛眼同逐件報
明、填票入箱、外更未獲夷人一名、據稱在福安縣白石司停住、
隨後差役前往緝拿、即據福安縣三十四都、塘邊保長副甲
頭黃清、褒繆文明、黃與、阮福等僉結稱崇禎九年八月內、
本鄉生員郭邦雍、黃大成、繆兆昂、郭若翰等設立夷館、集衆從
教、本縣聞知、給示驅逐出境、雍等不遵、今蒙差官到處擒拿、據
廿八日稱、初八夜二更時分、夷人同受教人林一、黃尚綱等護送落
船壹隻等情、只獲得從天主教犯人徐伯斌、黃利八、洪若翰、黃
沾四名、并籠一隻、內貯物件、及外獲大小天主金龍各一座、經架一隻、
即杖十板、賣契二張、各到縣、隨炤數備開文冊見在、其未獲夷人、
與從逆林一等犯、乞嚴行福安縣捕擒緝另解、今將見在人贓、合
就解、款物件數目冊一本、併供開福安縣從夷教生員、郭邦雍、陳
台臣、陳五臣、黃大成、黃元中、繆士珦、繆兆昂、繆仲選、王之臣、王道淑、

郭巽、陳端震、郭孔惠、阮孔貴等緣繇以上寧德縣申到道該本道查[illegible]
呂宋夷利瑪竇一派、尊講天主者、有得華夷界限、從古甚嚴、左
道惑人、法律最重、故以夷亂華、以邪亂正、實關人心世道之憂、粵
稽古聖人治世、教人惟有人倫、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何忽有所
謂天主教者、自利瑪竇一人航海而來、闡揚其說、中國之人轉相
慕效、莫覺其非、本道細閱其書、大槩以尊遵從天主爲見道、
以天堂地獄爲指歸、人世皆其唾棄、獨有天主爲至尊、親死不
事哭泣之哀、親葬不修追遠之節、此正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人道
而禽獸者也、其爲邪說惑人、明白易見、然其巧詞詳辯、足新
好異之聽聞、細小技（伎）能、又足動小民之嗜好、於是窮鄉僻壤、建
祠設館、青衿儒士、投誠禮拜、堅信其是、而不可移易、如生員吳
伯通以縉紳之後、甘作化外之徒、黃尚愛等田野匹夫、堅爲傳法
之眾、本道庭聞尚愛等以從教之故、則云（中國自）仲尼之後、人不能學仲尼、

天主入中國、勸人為善、使人人學仲尼耳、夫仲尼教人慎終追遠、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寧有親死不哀、親葬不奠、而轉為仲尼之教者乎、且極詆中國親死追薦之非、既以天主便生天堂、春秋祭祀、俱屬非禮、是則借夷教以亂聖道、眞為名教罪人、然此猶以理之是非言也、本道諭令尚發等悔悟從教、免其咎責、彼則寧受責、而不肯悔從教之非、但云秀才不從、則某等亦不從矣、是何異教之令人信從、牢不可破如此、夫一人能鼓數十人之信從、數十人便能鼓百人、既能鼓惑百十人、即能鼓惑千萬人、從其教者、人人皆堅信若斯、使之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又何事不可為哉、是不但人道等于禽獸、必至夷狄而亂中華、誠時事之大可慮者也、況近奉功令、海禁甚嚴、安容非我族類、實逼處此、伏乞本院嚴飭沿海各郡縣、不許容留此輩、於十家牌內註明有從其教者、十家連坐、從教者、處以左道惑眾之律、

見在夷人三名并以教諸犯俱應重處念此遠夷人未曰有旨
飭未行夷人姑着帶原來行李速令歸國不許再處內地藏
夷生員吳伯溢等俱行學道懲戒令其悔改黃尚愛等該縣
講鄉約以誨諭之再不改則治之以律此亦正人心以正風俗杜患
於未然之一端耳最可異者方其詳問有生員黃大成郭邦雍
念念不平直赴本道為夷人護法極口稱人間追遠祭祀為
虛文惟天主為真實且以本道為古怪不近情者此等情狀似
不善天下而入夷教不已者二生更應行學道重處等緣繇以上道詳
奉批人心不古即聖訓揭於中天尚或淪于匪僻天主夷教何為
者乃能使士民齊嚮牢不可破如是足見誘惑易行漸不可長
矣夷人驅逐出境勿許地方潛留通飭講明鄉約一洗邪說與
伯溢招議罰懲黃大成等仍行學道處治此繳以上院批奉此又蒙
巡按御史張批該本道呈同前繇蒙批據詳士民惑邪殊可

怪誕、倡教夷人押令歸國、隨身行李許其帶回、天主令龍板架等項即行燒毀、藏夷生員吳伯溢、護法生員黃大成等、即行學道降責、仍責同黃尚燮等朔望赴縣具結、該地方尚有私習此教者、左道惑眾之罪、悉歸其身、一年無犯、許令自新、該道即於通行保甲中嚴飭此款、講讀鄉約、候另文頒布繳、以上巡按批 蒙此合行嚴禁、為此示仰地方軍民人等知悉、凡有天主教夷人在於地方倡教煽惑者、即速舉首驅逐出境、不許潛留、如保甲內有士民私習其教者、令其悔改自新、如再不悛、定處以左道惑眾之律、十家連坐、并究、決不輕貸、須至示者、以上道示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一日給、

巡海道施諱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

福建建寧縣正堂左　示　崇禎十四年六月　左光先

為遵明旨、褒天學、以週向事、照得天主一教、其所昭事者、乃普世之共主、群生之大父、至尊至親、普天率土、咸當愛戴者也、無奈人心久迷、頓忘其本、泰西利先生首入中華、倡明景教、蒙神宗皇帝賓禮、厚於太官、賜以御葬、自是西儒接踵來都、修曆法、守都城、歷著忠勤、蒙今上賜以田房、旌以區額、內而公卿臺省、外而院司府令、莫不敬愛景仰、所題贈詞文刻於堂正集者甚衆、而艾思及先生在西儒中尤稱拔萃、所著書皆警心沁耳、提速破夢、相國葉公敦請入閩、教鐸宏宣、八閩郡邑、或建聖堂、以崇昭事、今幸振鐸本縣、本縣亦嘗所學、尤許讚歎、念列聖之所以欽褒、賢士大夫所以愛敬、豈非以其立教甚正、修己甚嚴、愛人甚切之故耳、本縣不忍茲邑、有後於四方、故相率士民、共創斯堂、以爲興善省過之地、爾等遵守須念奉

西諸儒名利不干於胸、世祿不攖其念、歷九萬里蛟龍之
窟、路人噉人之國、以至於此、豈非不忍兩輩、終背至尊至親
之大主、以胥淪於永苦、此何等心、乃有無知愚民、聲影生疑、
皂白不辨、彼愛我而我反相仇、彼援我而我反自溺、哀哉、
本縣職司風敎、深知西儒之學、足輔王化、為此示諭士民人等、
其賢智者、務虛心克己、將西儒所刻諸書、體心研求、必且
惕然會心、悚然愧汗、若乃愚民妄相揣度、則有鴞鸞說、
用夏解及代疑正續二編在、爾等其繹思之、特示、崇禎
十四年六月　日給、正教奉傳、

上翰林院左春坊蔣德璟公揭

福州左右中三衛千百戶掌印効用等官李維垣等、福州府閩侯二縣儒學生員陳圻等、謹揭為共剖丹衷事、竊思華夷界限甚嚴、邪正勢不兩立、胡有天主之夷、群入内地、上欺聖主、中結朝士、下惑愚民、萬曆四十四年奉神宗皇帝驅除出境、天啓初、蒙旨復入、布滿天下、煽惑交結、甚於萬曆之時、似不普中國而變夷狀不已也、且吞我屬國呂宋及咬𠺕吧三寶顏窺頸朗等處、復據我香山澳、臺灣、雞籠、淡水、以破閩粵之門戶、一旦外犯内應、將何以禦、愛國之士、已詳言之、垣等或受國恩、或叨聖養、覩茲景象、深抱心腹之患、愧卑秩貧儒、力棉未能、除此朝食、恭逢台臺學素格于天人、任佇隆手、冊擇此正太史今日之事、勿貽國家他年之憂、伏乞入告朝廷、盡除以清華夏、生靈幸甚、道脈幸甚、天下後世幸甚、

垣等臨揭曷勝激切籲呼之至須至揭者崇禎十一年十一月　日

聖朝破邪集卷六

詳釋箋註

誅夷論畧

武安林啓陸

竊聞聖代以厚道正教為根宗，以防邪闢異為藩垣、鄉有
塾、國有學、冑子習以典樂之官、庶人教于庠序之教、斯所以世
代有昌隆之勢、外夷有向化之風、禮樂日興、民心歸正焉、然其間
有萬不獲已者、則佐之以律令、或從而誅滅之、或從而要荒之、
雖上古至治亦所不廢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
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所以嚴
華夷也、又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所以謹忠讒也、遠夷去讒、國之福也、乃利瑪竇何
物、直外國之一狡夷耳、詐稱大西洋航海而來、間關八萬里、自萬
曆年間、因奸細引入我大明、倡天主之教、欺誑君民、毀裂衣
學術、細查天主之義、謂天主生天地人禽獸草木之魂、禽獸
草木死則隨滅、獨人雖死、其魂不滅、所作善惡、俱聽天主

審判、而定善惡無他分判、只是從天主教者為善、雖侮天地、慢鬼神、悖君親、亦受天主庇、而登天堂、不從天主教者為惡、雖敬天地、欽鬼神、愛君親、竟為天主怒、而入地獄、夫庸愚者陷溺于徼倖、隱怪者又便于放恣、縱是縉紳相率而蔫揚之、士民相率而從事之、嗟呼、上古帝王、未嘗不以欽若天命、簡在帝心者、為致治垂世之宗、即歷代師儒、亦各以畏天命之語、諄諄然相告誡也、且曰天者理也、帝者以主宰而言也、夫天之生民、有物必有則、人能順天理、協帝則、自可以主宰萬物、統制乾坤、補宇宙之缺陷、正世代之學術、此吾儒之所謂天主也、而天下民物各具一天主也、堂堂正大、典籍昭彰、何我輩盡棄弗顧、而反聽于魑魅魍魎之教、剪越祖宗、丟拋神主、排禮法、毀典籍、滴聖水、擦聖油、崇祀十字刑枷、而以碧眼高鼻者為天主乎、其書譯入華地、不能徧閱、適逢崇禎八年

利妖之遺毒艾儒畧輩入丹、護送余有天主實義聖水紀言辯學遺牘、鸚鵡不並鳴說、代疑續篇諸妖書等、其言極膚淺、極虛誕、陽斥二氏之邪妄、陰排儒教之岐途、然其闢儒處、未敢十分啟口者、竊欲藉儒冠儒服者、達其教于朝廷、使得以肆其奸毒也、彼夫斥二氏以成佛作祖之言、杳不可查、因果輪迴之說、茫無可據、何獨以祀天主者、定登天堂、為天主之忠臣、背天主者、定入地獄、為天主之叛民之、可查可據乎、嘗觀二氏之言、特謂一念善、即是成佛成仙種子、一念惡、即是畜生地獄種子、斯不過儆飭人心、使之遷善以棄惡也、老氏老德經、佛氏因果經、亦曾教人忠以事君、孝以事親、陰以敬神、陽以愛人、是亦有以補助乎儒教也、今有若天主之說、使帝王廢郊社禘嘗之典、士民棄其祖宗祭奠之禮、正大神明、目為魔鬼、不敬天主、視為罪人、至教人燬闢聖觀音之像、斬文昌帝君之首、丟棄祖宗神主於糞穢、人心始覺驚怖、稍稍有追先敬聖之思、而貪利其財者、竟堅不可破也、

且以文王之翼翼昭事、以孔子之丘之禱久、若肯悔過以畏天主、纔為
天主所賞而登天堂、苟不悔過而叛天主、遂為天主所罰而入地獄、
我輩未及文王孔子之萬一、若不悔過、盡毀文孔之典籍、悉歸天
主之大教、不惟天堂無路、而且不知置我於何獄矣、今世儼然儒
者、寧從文孔入地獄乎、抑隨耶穌登天堂乎、雖黃口兒、亦當
議所從違也、奈何入教者、俱是名公巨卿、或進表章薦于聖上、
或作文章為之序跋、或徧地吹噓、或遠方擁護、為之維持、庇所
不周、此何意哉、抑利其賄乎、吾未見不諳夷利者之別無可致富
也、抑奇其才之不易乎、且謂其學之近正教乎、吾未見置文武周
公于地獄、使其門徒頂踵者、所當仰天大哭
者此也、而反以是為正乎、聖朝破邪集卷六

闢邪解

三山黃問道

客有自西洋來者、其人碧眼亂髮髯艾、其姓儒畧、其名、蓋聰明智巧人也、客歲余自岳陽歸、有反從其教者、道儒略同利瑪竇來、數十人、自東粵香山澳、齎天主像、挾異物、抵京師、謟神宗皇帝、惟時聖天子擴同人之量、示無外之恩、優容而未之遽絕也、無何而利瑪竇欲倡其所為天主之說、語言不相通、音韻不相叶、恐其旨與吾儒大相刺謬、於是延中國之文人學士、授五經而咕嗶焉、遺其扃剽其廓、遂陽著其說、似與吾儒堯舜周孔之學無大差、詭實陰肆其教、排佛、作老抑儒、駕其說於堯舜周孔之上、嗚呼、是何言耶、昔者孔子沒、楊墨煽禍、子輿氏力而排之、六經之旨、皎如日星、火傳於漢唐宋、以及吾明、楊墨之邪、終不得逞、今閱客之書、大率以天主為宗旨、以七克為條件、以悔過邀福為祈禱、以天堂地獄為究竟、夫道德經有言、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儒者猶以為其說屬玄而
不必道、惡至天之上、復加主宰、有形有象、有謀有為、有或隱於上
清、或降于人世、或受罪而遭譏、或返魄而上昇、夫普天之下、
共一世界、則普地之上、共一天君也、天主既降生于彼國、欲救彼、
國之狹、則遺漏於他國、坐受他國之虐、有是理乎、況百千億萬
其國、則百千億萬其狹、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豈若此耶、又何
以普不降生、而令降生、令既降生、而後復不降生、其降生也、天之權
孰代之、既降生而復昇天也、地上之狹、又誰續救之耶、至以宗奉
天主之故、指天地為不靈、日月星辰為頑物、山川社稷為邪魔、
祖宗考妣為不必祭、有是理乎、禮曰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封內
山川、大夫祀宗廟、士庶人祀祖禰、明以天至尊不容僭也、祀有
等、不容越也、今欲人人奉一天主、朔望一天、像日月禱其側而乞
憐焉、不 其、邀天褻天僭天瀆、天者乎、其所謂七克者曰驕、

曰吝、曰色、曰怒、曰饕食、曰嫉、曰情、夫此數者雖修身之條件、祇克復之粗跡、夫子告顏子之旨、大不如是、以仁為宗、以禮為體、仁存則不仁自退、禮復則非禮自除、故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古者辰弗集于房、庶人走、嗇夫馳、天子率公卿往救、示天人相係相關之重也、今天問之言曰、日月無食、食者其下蒙氣遮掩也、弗用救、至若分至啟閉之差、黃道黑道之異、南極北極之數、九州分土之殊、言雖影似、自有星官曆師董之、況天道遠、人道邇、自不必深究者乎、其他種種悠謬、不容殫述、大抵或可行於彼土、斷不可行於中國、能惑于愚夫愚婦、不能惑於高明俊哲、所可訝者、吾中國之縉紳學士、揚其波而助之焰、是何異舍汗血連錢而乘駑駘也、是何異舍夜光照乘而取珍魚目也、是何異棄蒼璧黃琮而寶瓦礫也、或者曰、千亦閱

其書也、詶應其人也、何攻之之有是、余曰不然、夫攻異者、必入其
穴探其群、察其動靜、覘其虛實、余向意其蔑吾道而來、今
乃知其竊吾道而叛吾祖崇相董先生、學正品端、不肯從
遊門下、先生以天下為己任、防遼有疏、防海有議、持之數
十年之前、談及夷教、慨然有崇正闢邪之思、不肯畧撰一
二說以附先生之末矣、男子生世間、旋乾轉坤、排難解紛
作後人之鼻祖、為前聖之功臣、浸假妻妾靡靡閨閫、柳
柳、媚奧媚竈、傍鬼傍神、是亦堯舜周孔之罪人也、有
志之士、欲闢邪閑道、有先生在、執牛耳、立壇坫、不肯左
執鞭弭、右屬橐鞬、以從事焉、

辨學芻言自叙　　三山陳侯光

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潔、闢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余詳讀其書、則可異焉、孔子言事人而修庸行、彼則言事帝而存幻想、孔子言知生而行素位、彼則言知死而邀冥福、孔子揭太極作主宰、實至尊而至貴、彼則判太極屬依賴、謂最卑而最賤、其以時王之賞罰為輕也、則無君之罪甚於楊、其以親之鞠育為小也、則無父之罪甚於墨、其以理謂非性之本有也、則外義之罪甚於告子、獨託事天事上帝之名目、以行其謬說、嗚呼、大西借儒為援、而操戈入室、如螟特附苗、其傷必多、乃崇其學者、半為貴人為慧人、愚賤如小子、設起而昌言排之、則唾而罵者眾矣、雖然、孔子之道、如日中天、大西何能為翳、惟夷教亂華、煽惑浸眾、恐聞先聖者亦猜而不能堅也、偶有客與余辨、因臚列為五章、夫亦芻蕘之言、願希聖者、採而擇焉、

破利夷僭天罔世　虞淳熙

文集

夷人利瑪竇為天主教、以罔世曰、天主開闢時、能制作天地、安排萬物、如工匠之建樓閣、即生一男曰亞當、一女曰厄襪、是為世人之祖、故命人莫親父母、而親天主之大父、莫尊國君、而尊天主之大君、人宜愛而尸祝也、愛祀天主者、雖賤不肖、必生天堂、不愛祀天主者、即君若聖、必墮地獄、天主立而儒之太極、佛之慈悲、道之清淨、皆無是君矣、或從其教者至毀棄宗廟以祀天主、而竟不知祀天之僭、罪在無將、罔世之夷、志將移國祚、且潛通利貨、以誘貪愚、誘一庶人入其教者賞、誘一庠士賞十倍、誘一縉紳賞百倍、手受其書、崇尚其說、而為之肆行傳播於四方者、不少其人矣、意度其漸久漸熾之勢、不至於移九廟、碎鍾而天主之不已也、生為聖人、詎寧為忘世道人心之痛乎、黃河之決、潰于蟻穴、莫謂其漸消、其教熾、將螢光之不待朝也、白蓮、無為之教、未聞如是之傳誦、一熾而山東幾不可滅、近鑒也、豈可忽乎、且天之當畏敬而昭事之也、先儒之訓戒甚嚴、何待夷言而始覺、如欲窮天之界、極天之廣、詳載釋典、函之內藏、又豈小識之能量、何至誣天如工匠生一男一女之無稽焉哉、故吾不諱言天、亦不諱言天主、而特破夷之借天以罔世也、夷之教一日不息、夷之書一日不焚、吾之輩猶枕戈也、敢惜軀命而不奮勇為前矛者、非夫矣、

〔聖朝破邪集卷五〕

人稱皆雲棲作
他辯皆非

證妄後說

張廣湉

西人誣罔先師、余作證妄說辨之、說甫出而議者謂雲棲弘濟、利生之德、昭如日麗中天、人孰得而掩之、彼誣謗者徒自污耳、何足以損其光明哉、顧子無德無名、人既不重、言奚見信、胡不聞古德云一切是非莫辨之說耶、子爲爾是喋喋也、余從容應之曰、子言誠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謂鬭諍是非不可有、邪正是非不可無、況有關乎法門者乎、子豈不見先師竹窗隨筆中禪餘空諦之辨乎、請爲子誦之、先師謂吳郡刻一書號禪餘空諦、下着不肖名曰雲棲某著、刻此者本爲殖利、原無惡心、似不辨、然恐新學僧、信謂不肖所作、因而流蕩、則爲害非細、不得不辨、今天教之徒、僞刻辨踈暗布遠方、貽誑後世、使見理不真者、誤信其說陷入邪見網中、其爲害何止流蕩而已也、鄉愚不具信根、邪同新學之僧、況其設奸捏誣、又非本爲殖利而無惡心者比、則余證

妄之說豈得已之述哉、予更不見夫先師答虞銓部書云、倘其說曰讖、以至名公皆為所惑、廢朽當不惜病軀、不避口業、起而救之、又三箋中云、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為向背者、余安得避逆耳之言、而不一罄忠告乎、又云倘余懷媢忌心、立詭異說、故沮壞彼主教、則天主威靈洞照、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彰天討、然則先師居恒未嘗不以此物切切焉者、德園先生著天主實義殺生辨、末亦云雲棲師嘗言、諸君若皆信受、我將著破邪論矣、緣曲先師在日、彼倡教立說、尚無如此之讖、而趨從之者亦無如此之盛、今其說曰讖、而其徒日昌、且公然忘言偽捏以誣罔我大師矣、嗚呼、師今已往、邪信日多、余安得起大師於寂光而復作之也、傷哉、

韓霖 鐸書

絳書籍篇

闢邪管見錄

豫章鄒維璉

海外極西之國、有夷人利瑪竇號西泰者、萬曆初年偕徒四五人流入中國、著天學實義等書、自標天主教、梓以傳世、其詞險怪、首尾矛盾、似深而實淺、似文而實陋、徒以利口喋喋、妄自尊大、已蹈荊楚僭王之罪、而其伎倆善盜、肺肝如見、大似呂不韋穿窬之雄、彼方思以易天下、孰知天下明眼有人、寧能一手盡掩哉、謬以天主經書之上帝、夫既明知上帝屢見於六經、郊社所以祀上帝、則至尊在上帝可見矣、昔者大儒釋帝為天之主宰、蓋帝即天、天即帝、故尊天即尊帝也、何云上天未可為尊、并諱上帝之號而改為天主之號乎、始曰天主是理、繼曰天主是神、終托漢哀時西國之亮夫耶穌、為天主應運設教、是其標大題、僭大號、不惟呵佛罵老、且凌駕於五帝三王周孔之上、從來大變未有甚於此者、至於孔子太極之訓、春秋之作、孟氏仁義之對、無後不孝之言、皆

見指摘、但云我以天主為父、萬民為子、而仁孝轉大、世間君父同為兄弟、何足事哉、噫逆亦甚矣、且天生素王以教萬世、生民以來、所未有也、然其至誠無息、大道若愚、辭仁聖而不敢當、謝生知而云好古、豈故為是謙辭哉、聖不自聖、故為至聖、而利妖敢以邪說比六經乎、昔人有言、莊周道家之甘儀泰、王通孔門之王莽、若夫利妖電光之舌、波濤之辯、真一儀泰、拔佛家之幟、登素王之壇、真一王莽、侮聖欺天、譸張為幻、左道之誅、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哉、肆以管見而談、繼覺惶汗、惟望憂時憂道大君子、極力剪除、勿使蔓延惑世、以害天下、而為中國將來憂、實區區之鄙衷也已、

聖朝破邪集卷六

誅左集緣起

武林釋普潤

夫天主教者、實乃邪因外道、反言異端、法所不容、理之必黜者矣、據其始、挾技以逢好事、捏欺以啓信邪、既而招來醜類、朋作僞書、今舉凡其尤、餘推以類、蓋彼不達唯心、全迷一體、故執心外有法、謂萬物皆生于天主、性體不偏、靈唯局于吾身、且陽排釋道以疑儒、陰貶儒宗而探學、斥率性為非道、譏事親為不孝、怨禽獸以無靈、誣木石而有命、因以烹割為齋、蔑好生之盛德、悖逆猶孝、亂秉彝之大倫、抹殺輪迴、謂無終而有始、私顛律曆、示彼正而我偏、無後未為不孝、多妻識為大德、理欲混淆、華夷倒置、故凡入其教者、斬祖宗之祀、唯諂祭一天主、火神聖之像、但供十字刑枷、廢父母三年之喪、行渠魁七日之禮、大呼我主我罪、甚胠拔髮而號、灑聖水聖油、彈指點額而詭、駕言却祟以行怪、假托授杖而誨婦、傷俗敗倫、靡斯不至、甚則螻蟻佛祖、伯仲君親、謂周孔多少不通、甚執丙丁童子、誣禪宗

自他俱慘、全然為有先生、謗大極仁義為賤屣、三藏教乘為謬、妄
指胡女產之耶蘇、呼為上帝、罷德變之魔鬼、名曰釋迦、姦盜詐偽
之徒、一造其室、遂登永樂之天、堯舜周孔之聖、不得其門、久錮鍊清
之獄、行人之敢行、道人之不忍道、欺天侮聖、無父無君、至此極矣、況復
賂漁中貴、鑽餌寅、袷貢獻縉紳、簧鼓黔首、教之以避吉邀凶、制彼
甘心而赴難、弔生慶死、激其愚志、以樂意、加以製火車、鑄巨銃、城廓、
梟築平和、勢叵測、其所從人、不定其所止、鼠竊我土、業已五十餘年、
蠶食我民、不知幾千萬戶、窺其不召而來、既逐不去、其視三尺為何
如己、外貌謙恭、內懷詭譎、實與五胡無軒輊、得民如寶、揮金若
泥、遍處都郡要隘、意果欲何為哉、苟志於衛道、籌邪上弘下化
者、歷不曾覽生之痛哭、寧忍乎黨父之傍觀、是故予與力排楊
墨、良有以也、初祖翦摧六部、豈徒然哉、嗚呼哲人往矣、景慕空殷、
踵斯作者、予日望之、潤也匪似濫居禪窟、輒與興斯舉、不獲已焉、

每思聞一言而謗佛，如三百矛以刺心，後昆之罪，首莫逃，先覺之
功，匪罔克愧，未及著全書而破邪，願先驅揭彔言以見志，於是蒐
諸遐邇，得若干篇，緇素兼收，拙工靡擇，意在廣集同然之理，公
誅左道之心，庶道統治統咸明，君恩佛恩齊報云爾。崇禎甲戌
仲秋之望，扶病書於閩漳南潛雲壹壘　破邪集卷八

弘明集　釋佛字

廣弘明集

闢邪小牋

釋人讀書詩

弘道集

不恐不言序

不恐不言者、霞漳黄天香社兄之所作也、而所以不恐不言者、妖夷天主之說、惑世誣民、滅儒滅佛滅道、痛當世之沙門坐視合結莫可誰何也、夫天香儒者也、胡不寫書於天下之名公巨卿道學先生、而必瀝血剖心於沙門、豈天香不恐於釋、獨恐於儒乎、此其故難言哉、且天香尚著尊儒亟鏡錄七篇、精辨儒教羽翼正宗、可謂至矣、嗣不恐不言之作、獨無言及儒、是未可為盡言也、亦亦何恐於不恐不言、而未盡言者、聽之不言耶、天下一統也、三教一源也、可使妖夷闌入倡教中國、詆誹三聖、羅織四方乎、天下之大儒縉紳、未見有明經辨析、且有為之闡揚、誠不知其何解也、抑謂其教與儒合乎、則天學實義一書、已議孔聖太極之說為非乎、思率性之言未妥、孟氏不孝有三之語為迂、朱子郊社之註不通、程子形體主宰性情之解為妄、凡此數則、可謂其

貴(疑)

合儒乎、別他書猶未及閱、其抑儒蔑儒難枚舉也哉、夫蔑佛則天主不忍不言之、請懇切而周詳、誠足檄沙門而交攻、至蔑儒而世之儒冠儒服、出入聖人之門者、可各踞絳帳、譚六經而不知顧乎、吾不知忍隱而不言者、果未聞其教乎、抑未閱其書乎、抑孔孟既死而學其學者隔膜無關乎、抑畏難苟安明知其非而不敢指乎、抑身家念重而偷生乎、抑自知其距而不以天下赤子為心乎、抑天學精微果足駕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上乎、不然毀我儒宗、亂我中國、害不少也、萬曆以來五十餘年不為暫也、曾未聞有朝野大儒闢其非者、此何心哉、草莽無權則心惟一旨、可以著不朽、而誅異端、朝廷冠冕則守簡書而申律令、左道之誅、疆界之禁、識何難哉、果何故而不言耶、嗚呼、今日不言、他日不言、此也不言、彼也不言、處處天主之堂、人人耶穌之教、請觀域中誰之天下、不將載胥及

洪秀全
禍字牌

淵哉、昔有唯上人之緣忞詠左集、今有天香之[illegible]
世道者、可以出而言矣、或曰子爲天香序、而何言之長、噫此正
小子之不忍不言也、子曰豈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庶幾乎、不忍動
當世也、苟有醫天香之不忍而共、發不忍之口、謂人等伐以開當
今人、其人、人具書廬其居、蔚聖人幸甚、今古幸甚、亦天香小
子之幸甚也、知哉罪哉、斯係之矣、序云乎哉、掌禍了亥去至
夜三山社、茅雪所薰、沐拜題、

不忍不言

霞漳黄貞甫

白衣弟子黄貞頓首百拜于天下大沙門座下、蓋聞佛制
比丘不得見大傳遇、況貞白衣人、何敢出虎僧語、廣及天下
之名師碩德、唯是突近劉廣、恬不知愚、故以歌謠行國之惡、
號呼于天下名師碩德之前、庶幾憫其志而加察之耳、夫今天下

禪宗教律之師之在在宣揚也、豈不各各自謂上報佛恩含識
不知報恩之果止于儼臨廣衆導利群品耶、抑有在于扞衛法
城降伏魔外者耶、使果止于是、則古今師德唯期人天歸向之無
留難足矣、何以或爲法忘軀、或雲興論辯、遂則如龍樹無着、近
則如知玄明教輩之炤映古今耶、抑僅有在于是、則目今茫茫哉夫
倡天主之教、首自利妖發難以來迄今五十餘年、曾不聞一剗翦芳
服之人起而匡救其間、豈普天中之下名師碩德盡皆塞耳無聞與、
抑或聞之而漠然不在意趣、抑或雖在意中而綿力無可奈何與、
夫不能出死力于智盡能索之秋、謂之偷生之士、況法王之讐尚
在、先聖之紀律猶存乎、彼夫泣血于秦庭、終還生君之國、昔伍子
吳宮、辛報死父之讐者、伊何人哉、孔子曰自吾有錄而惡言不
入于耳、言能禦其侮也、今魔鬼肆意以誣妄我、縱言侮孰甚
焉、而猶恬然不干于懷、則土木而偶矣、而況其著書排擊乎也、則

汗牛充棟焉其肆意摧殘也則所過之處佛廬精舍貝典灰飛焉其分植徒侶也則自廣之閩以至江淮河漢之地幽燕劍遼之鄉蕃衍盈斥焉究哉遺此百函亦何能尚緣無聽其安之也意者畏威懼禍以故莫敢誰何歟則吾未李至孟蘊非有此皆師德日取曰衆登曲求而告之而權恐其不信受者乃于已則聾瞽牛氂重首鼠爲懷豈何爲抵塞則盖之而自爲則吾不知也意者魔說無根久將自敗姑靜以俟之與曾詩有曰莫予

赤子知明

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拼飛維鳥言微毒當防小端忽之則大將不可制彼北斗化胡等經僞造于張道陵杜光庭之輩始終晉宋室允而播之則邪說之難除也況妖夷陽攻釋以欽儒陰抑儒以尊己其說矯矯誣視化胡而更巧且其心叵測較張杜而尤甚種種訛言于聖代豈理也哉遺邪說于方來誰之咎矣意者其說雖張恐夫信之不可入于君子之耳以故

傳統

不與三教與、孟氏曰君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彼身任天下之責者、猶能心甚是、而況明燈炤夜為世導師、何有親操慧炬而坐視愚夫之陷入于邪見稠林而莫之止也、無論安忍棄衆、大闕慈悲、抑出世本懷之謂何、得無規名刹以邀名、託利生以近利者乎、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意天下之名師碩德、率皆凋之類與、不然觀茲魔魔亂縱橫、當有恐祖生先我以着鞭者矣、寧有心目其人而蔑雇其患也耶、且夷之言曰、不佛者置之不辯、亦非度盡衆生、我方成佛之本願也、故其著于書、則雲棲被駁而理屈三槐受難而詞窮、夫雲棲三槐何人哉、彼豈不知二老皆僧中所謂慱大真人者、而其門下子孫之賢、能握麈尾而譚四十九年大小乘教者、布北汁以南之天下、乃不悔禍之延、公然顯揭、益有以窺其虛實故耳、嗟嗟二老名播當世、凡緇流欲藉

之以揚聲者、莫不曰我雲棲師、公明、雲宮大師、至於重泉抱屈、大義未申、而子孫今反褒如充耳者何哉、豈所謂親者未必親、而所謂賢者未必賢也、蓋邀其名而不邀其福、近其利而不近其害者耳、雖然四海之廣、神州之大、安知無相時觀變如契嵩大師之于東山三十年、卒使慧天朗耀、大道廓如者哉、然天下之人智者寡而愚者衆、計利妖之來不二世、海濱之民惑其詭而从之流、墨水擦聖油而樂為之死者、蓋數十萬戶、彼中州之士縉紳之家未聞焉、若更假之以歲月、必有載胥及溺之禍、伏願太師大德大發智悲、亟以西土列祖攝九十六種外道之法、以攝受之、或彰權或量破、俾之豁然心折、自立赤幟之下、然後疏表上聞、收其惑世誣民之說、投之水火之中、著為令甲、以示後世之臣庶、毋貪夷貨、毋縱詭隨、毋罔誣上帝、以凶因、毋作慝于汝神明、而媚所不可知之夷、民罪死者以清

經、毋以十字刑枷置于祖宗神祇之上、信自心之作佛、遵王路以躋蹌如是則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前訕謗之罪抑粉骨其奚辭哉臨書涕泣不勝蒼黃、

辨天初說

天臺釋密雲

天香黃居士撰辨天主教、特其書以示予、予觀其立天主之義以闢佛、則知彼不識佛者果何為佛、又何足與之辨哉、但彼亦不佛者置之不辨、亦非度盡眾生我方成佛之本願者、則不惟不識佛、亦且不識眾生、何故、我佛覩明星悟云、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惟彼不能自證得、故執天主為天主、佛為佛、眾生為眾生、遂成迷倒、故有人我彼此是非之相、此乃彼之病根、所以我佛亦不能度無緣者、正以彼自執為天主故也、苟彼不自執為天主則自然不執佛為佛、不執一切眾生為眾生、方始識我佛之旨、亦識度盡眾生之義、今彼以妄想執著而欲闢佛、是則自暴自棄、自闢自矣、經云外道聰明無智慧、余固知其聰明、故聊示鞭影、倘彼尚執情不化、然後徐申其說、以與之辨、崇禎八年

辨天二說

余初說既出、恐彼教中人不聞不知、特遣潤禪遍榜武林、索其辨論、得二旬餘日、杳不報、後八月念一日、有夢宅張君惟菁、毅然直詣天教之堂、以告曰、惟嘗游儒釋二氏之門、第未入其閫奧、向聞大教倡于敝邦、欲領教而未得也、頃有自四明來者、持辨天初說一紙、惟讀之、乃與大教辨學之說也、且聞大教中屢徵詰辨、故敢將以請教、以決所疑、以定所適、彼主教傅姓汎際者對曰、妙妙、向來原有這個意思、遂接讀之、沉吟再三、似不甚解、適我存李先生公子以引人入教在座、乃並之為解說、不覺悖然面赤、卒爾問曰、黃天香是何處人、曰不知、曰何以得此、曰得之于友人處、曰何不教這僧來這裡面辨、曰此

人乃一方知識、現在寧波、何得來此、乞先生出書為辯可也、
曰善、且曰吾將治行江右、弃留一篇于此、然吾尚有伏先生等
在焉、亦足以與之辯明也、既而張君告辭曰、儻先生稿就、湉
當過領、曰諾、隨以辯學遺牘一册贈之、後三日往問曰書成否、
湉特來領、司閽者拒之不復使入、及乃曰此僧去歲曾來會
中與辯不勝、發性而去、今又何必來辯、且初說中都是他
家說話、有何憑據、況自亦有許多我相執著不平之氣、實非
欲與我辯者、不過恐其徒歸依我教、故作是說以遮之耳、若
與之辯則成是非、故不與之辯也、曰既不與辯、請買其書得
乎、曰我教中書不賣錢者、唯真歸向天主、然後與之一二、不然
縱欲求之不可得也、據張君親述如此、則見汝非不辯也、
不能辯也、不能辯者、蓋義墮而莫可救也、唯義墮而莫
救、故詞窮色沮、遁形露矣、然汝不能辯、而余復置之而

不辨、則曲直終不分矣、故汝不能辨而我必辨之、夫辨者曷憑乎、憑理也、曷據乎、據理也、故以理為憑、以理為據、則以我辨他可也、以他辨他亦可也、今汝但謂都是他家說話、有何憑據、然則我說無憑、汝說應有憑、何不以汝說而辨我乎、汝不能辨、則汝說必無憑、而我說有憑矣、我之所憑者何也、至理也、至理者也、天下萬世不易之道也、故余初說謂汝妄想執着者、以汝不達大道之元、但逐名相、故執天地主為天主、佛為佛、衆生為衆生、而不知佛者覺也、覺者悟也、人人覺悟則人人皆佛矣、又何間于天人群生之類哉、故佛無定形、在天則天、處人而人、不可以色相覓、不可以音聲求、以其即汝我人人從本以來具足者也、以汝我從來具足者不自覺悟而乃闢之非、自暴自棄與、今汝反謂余亦自有許多我相執着不平之氣、然則總不必以理論量、唯汝教是從、隨汝迷倒而後謂之

無我相與與。是大不然矣。夫理直氣壯。理屈詞窮。此必然之勢力也。孟氏不云乎。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故余謂汝我相執着者。據理而斷也。自反而縮者也。汝之謂余我相執着者。唐塞之言也。自反而不縮者也。且汝初對張君則曰。妙妙。向來原有這個意思。既而則曰。吾將治行江右。亦留一篇于此。然吾尚有伏先生等在焉。亦足以與之辯明也。迫其卒也。則謂着與之辯。則成是非。故不與之辯也。噫。俄爾之傾。貌言情態。何變幻錯出之若此也。且汝輩之來。倡教于此土也。必確有一定之見。更無二三之說。而後可以約天下之歸趨。如鐘不考不聲。石不擊不光。其相恨恒。深相諍論。孰是孰非者。非汝利氏辯學遺牘之言乎。今汝又謂辯則成是非。抑何前後彼此互相矛盾者耶。夫天下之理。同于大通。大通而後是非泯。是非泯而後諍論息。故秋大聖

人之嘆、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者、蓋親證大通之道也、汝既恐辨則成是非、則何不反諸己躬而自證其大通之道乎、自證大通之道、則不見有人我彼此勝劣之相、一通平等浩然大均矣、見不出此、徒詭譎其情形、遮護其短陋、何庸也、且汝有大誡十、其八曰勿妄證、註曰、儻人本無是事、而故誣陷之如此者妄、夫余住天童不踰甬東者五載、其去歲不過武林、江南北之人達知矣、豈來汝會中與辨不勝、發性而去者乎、故誣陷人以本未嘗有之事、妄耶不妄耶、夫余其彰明較著者也、若夫渺茫之地、恍惚之間、其為妄證、又安可勝計耶、故余謂汝所立之誡、所述之言、所勸之書、皆妄也、汝若不妄、則應與聖賢經書之道、互相表裡、何妨與天下之人共知共見、而必欲其歸向天主者而後與之一二也、夫聖賢立言所以載道也、聖賢之言之所載之道者非一己之道

也、天下共相率繇之道也、故六經孔氏不以私其家、五千四十八部釋氏不以私其黨巳之德藏之名山大川、散之通都國邑、聖天子頒之辟雍庠序、與天下之臣民世守之、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定為南北二藏、任天下之自信者請焉、弗禁也、唯聞香白蓮等教、其說妖妄非、入其教者不得預聞、今余又不知汝書果何書、汝教果何教、而謂外人縱欲求之不可得也耶、

崇禎八年九月望日、

辯天三說

季秋之望、余二說復出、如前致榜武林、而孟冬九日夢宅張君仍持告天教之堂、坐移時始有范姓者出、乃中國人、蓋游淇園楊公之門而篤信天教者也、張君具言前事、以二說示之、范君接得竟不目、即內諸袖、乃曰、凡有書出

來無不收、然必不荅、實告于公、此是教中大主意、張君曰此非釋氏生事、蓋因貴教中言、理無二是、必須歸一、宗辯之言不一而足、且曰、辯者吾所甚願也、故天童和尚爰出初說、欲與辯論、以決是非、而貴教傅先生又面許辯荅、後竟食諾言、于是復有二說、今又曰不荅、且曰百說千說、一總不荅、何先後矛盾之甚耶、范君曰教中雖有欲歸一之說、然而佛教與天教厚是不同、必不可合者、蓋佛教雖重性靈、而編偏虛不實、唯我天教明言人之靈魂出自天主、則有着落、方是大全真實之教、雖然佛教以天堂地獄教化衆生、而我天教亦以天堂地獄教化衆生、如兩醫者、爾我如病人、隨服其醫職之藥、唯期療病而已、何必是此非彼、況又欲合衆醫為一耶、如病不痊、則更醫可也、張君曰此是病者分上事、夫醫者之理、豈有二哉、范君

曰理雖不二、亦未有見病人請二醫於家、使其爭論而合為一者、張君曰若是則並行而不悖、胡為貴教著書排佛毀佛形像何也、范君曰教門不同、自然要如此闢、張君曰、此即以是加彼、彼或以是報此、則終無歸一矣、范君曰然、敝教皈依者必先與講明天主大義、至再至三、然後受教、其進若此之難、故其出教亦不易、不似學佛之徒、倏爾進、倏爾退、故彼欲化我、雖是好心、而我輩斷斷無舍天教而復皈依佛者、不必亦之費許多氣力、況雲樓嘗著天說四條、欲辨天教、尚且不勝、豈今天童更有過于雲樓者乎、據張君親持二說、往告西人、不自面言、而假冕我國之范君、且以必不答為敎中大主意、藏其貌、慢其詞、凜乎截乎、若示我嚴城堅立、無自而入者、蓋欲以含沙之計、陰肆其鬼蜮之懷、如去歲曾來會中與辨不勝之說、或矯誣於異日、

或捏造于他方、窮其心志不過以之惑世行奸耳、豈明教辨學之意哉、抑當事者之有憂、余身林下老且死、何必與之計論、第據范君之言則余又不可以不辨也、

請顏茂猷闢天主教書

黃貞

邇來有天主教中人利瑪竇會友艾姓儒畧名到吾漳而鈍漢逐隊皈依深可痛惜更有聰明者素稱人傑乃深惑其說堅為護衛煽動風土更為大患貞一見即知其邪但未知其詳耳乃稽自萬曆間以至今日始知此種夷邪為毒中華不淺貞不得已往聽講數日未能辯析破除之幾至大病至四五日以後方能灼見其邪說所在歷歷能道之心神始為輕快大端則有五者能為人世大害餘且未暇多指總祈師慈細察察俯聽容貞縷析其离毒得以達于師臺也蓋彼教獨標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曰天主謂其體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能謂主賦畀靈魂于人曰性不可謂性即天不可謂天即吾心又謂天地如宮殿日月似燈籠更不可謂天地即

天主、天地也、天主也、人也、分為三物、不許合體、以吾中國萬物一體之說為不是、以王陽明先生良知生天生地生物皆非也、此其壞亂天下萬世學脈者一也、佛菩薩神仙亦之曰魔鬼、言其必入地獄、彼書云祭拜天地日月菩薩神仙等物、皆犯天主大戒、深得罪于天主是也、又彼教中有十誡、謂無子娶妾、乃犯大戒、必入地獄、是舉中國歷來聖帝明王有妃嬪者、皆說不得天主地獄矣、貞詰之曰、文王后妃衆多、此事如何、艾氏沉吟甚久不答、第二日貞又問、又沉吟不答、第三日貞又問曰、此義要講議明白、立千古之大案、方能令人了然、皈依而無疑、艾氏又沉吟甚久、徐曰、本不欲說、如今我亦說、又沉吟甚久、徐曰、對老兄說、別人面前我亦不說、文王亦怕入地獄去了、又徐轉其語曰、論理不要論人、恐文王後來痛悔、則亦論不得矣、益彼教中謂

犯戒後能吸天主眞心痛悔則地獄之罪亦可免、莫直至氣盡而不知痛悔、則無及故也、嗟嗟、闢窮莫道、謗誣聖人、其罪莫容者、二也、觀音菩薩關聖帝君及梓童帝君魁星君呂祖、帝君等像、皆令彼奉教之徒送至彼所、悉斷其首、或置廁中、或投火内、語及此、令人髮上指、心痛神傷、此眞親見者、此其教人叛聖、殘忍莫甚、大罪大逆者、三也、謂人死無輪迴、惟皈依天主教、救者、其靈魂永在天堂、不皈依者、餘雖善、靈魂亦必永在地獄、益不知天主教大恩故也、忘本故也、至天地將壞時、天主現身空中、無數天神圍遶、乃自上古以來、一切死者、皆悉還魂再生、一一審判、善者現成肉身、歸天堂、惡者現成肉身歸地獄、永永無轉變、此際雖有地、（天不能運轉、日月無光、雖有）不能生發、而草木俱滅、謂復生不妨、以禽獸生而無靈、死後無魂故也、此其妄誕耶

謂之甚四也、艾氏言會友廿人來中國開教、皆大德一
體也、今南北兩直隸浙江湖廣武昌山東山西陝西廣東河
南福建福州興泉等處、皆有天主教會堂、獨貴州雲
南四川未有耳、嗚呼、堂堂中國、鼓惑乎夷邪、處處流
毒、行且億萬世受殃、而今日縉紳大老士君子入其邪說、為刊刻
天主教書義、為撰演天主教序文、貞目覩所及甚多、此其
可患可憤者、五也、彼竊附儒教照事欽若之說、忽逞兇
妻奸巧人、陳水石是謂其于吾教中做鼠入強出之賊、旨哉言
也、佇望吾師、究其書、詳其說、急著論闢之除之、以維持天
下萬世人心學脈、所謂其功不在禹下、今日急務、莫此為甚、
白蓮無為等教、乃疥癬之疾、不足憂也、天主邪教入中華、
天下無有闢之者、此真可為痛哭流涕長嘆息者也、
昔日惟有虞德園先生與蓮池和尚力闢其邪、蓮池

老人至云吾當不惜老朽之軀起而闢之惜乎未幾而歸然
當時蓮大師、與利瑪竇、未嘗見面、未詳邪說、未深辯擊、
且天主教書未甚多出、如文王入地獄等語、亦未有知之者、
今日天主教書名目多端、艾氏說有七千餘部、入中國、
現在漳州者百餘種、縱橫亂世、處處流通、益欲掃滅
中國賢聖教統、一網打盡、行其邪毒而後快于心焉、微燃
不息、炎炎可待、鋤今已非微燃之勢者乎、閩有皈依已
稱萬數之人、九州播惡、實受無窮之害、豈可忍乎
坐視而釀大蠹者耶、小子負不揣[illegible]愚狂、力陳情旨、
梵網經云、如三百矛刺心、唯刺心故、不禁其言煩贅如
此、伏惟師慈俯納、多方勸作、臨禀不勝感激之至、

明朝破邪集序

粵自開闢以還，三教並興，治世治身治心之事，不容減，亦不容增者也。何僻爾奸夷妄尊耶蘇於堯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薩神仙為魔鬼，其錯繆幻惑，固已轅然足笑。世人不察，入其教者比比，愈有以中夷簽金之陰狡矣。余在京邸時，接門人黃貞請闢天主書，竊有慕沈宗伯若老而未遂。無何，成輟以母喪告歸，讀禮家居，未敢干絲毫分外事，不審此秋季，文妖踵至吾漳，既已歸人如市，又欲買地構堂，幾令人目擊心怖，嗟嗟，夷變至是，不惟亂世統，兼亂道脈，不特壞人類，并戕人性，舉世冥冥，莫知其詳，間有知者，亦莫之敢言，即有言者，業架沉埋緣，莫之見其作，故今日之能使人知，使人言，使人見，江統憂，賈生哭，則破邪一集，其以釋裨于世道人心，顧不鉅歟，惟願得是集者，取而讀之，知諸先生與顏德君子之一字一金，而勿弁髦視之，則幸甚矣。敢冒不揣，姑為序。崇禎丁丑年孟冬，霞漳宗壁居士顏茂猷撰。

Foreignj-0

破邪集自敘

黃貞

奸夷設天主教入我中邦、以堯舜周孔入地獄、此千古所未有之膽也、細查彼國毒法妖術、真可暗天黑地、惑世誣民、此又諸夷所未有之毒也、歷觀彼夷亂華機局、真能使智者愚、賢者不肖、士庶同迷、貴賤共惑、五胡之禍未堪匹此、且彼土產金銀、密交上下、黨羽之多、不可算數、楊墨之禍未堪匹此、貞嘗泣而言之矣、始自癸酉年艾儒畧之入吾漳也、貞乃知之、時每自嗟曰、如此大患、今天下無一人出力掃除之、何耶、又自思曰、萬曆間宗伯沈仲雨驅逐之疏、霹靂未幾、而此夷旋踵復入、千倍於昔、天下為其所惑、莫知其詳、則今日雖再驅之、安知後來不如今日之為其所惑、而莫知其詳乎、況予草野愚拙、微寒孤立、其何能為、因憤懣胸熱、如火累夜、雞鳴不寐、得一計焉、曰我今日當起而呼號六合之內、共放破邪之炬、以光明萬世、以消此滔天禍水、於是每拜天默禱曰、

崇六年

十二年去

小子貞願以無用之身、用報孔孟、用報君親、用救天下萬世生靈、勿為夷邪所害、共還中國衣冠、又自發誓言以堅其志曰、雖奸邪機深局巧金多黨大、粉身碎骨、我必無畏、神祇共鑒、於是不論儒徒佛徒、是我非我、惟極力激勸、乞同扶大義、乃奔奚恐之間、幸得沈仲雨等諸公舊疏、於沉晦之秋、遂募刻播聞、然始也保守身家者多、敢闢者少、求之既如逆浪行舟、且高明特達者微、阻障者衆、辯之又若紛縈棼緒、每一回想、不覺淚下、或笑我曰此乃食祿者事、何須子為、應之曰、政緣食息祿者不肯為此、故我飲水者為之、或計我曰子一人耳、縱為公卿亦不能與之敵、況韋布耶、子一人耳、縱富千萬亦不能與之敵、況微寒耶、子枉費心力、應之曰、我一人誓必為之、或危我曰彼奸黨聲勢、自卿相以至士庶、自兩京以至各省郡縣、誰能討算、子一人獨不為首領計耶、且誰聽之而從子之譯乎、予曰、我今日首領尚存、政好出頭、縱令天下無一人聽我、我

一人亦決當如此做、況主上聖明、政恨無人入吾耳、或辭我曰我只管明明德、彼自消滅、子何須如此、予曰我恐奸謀遂時、把一刀了一兩七段八段、消滅在彼之先耳、或祈我曰、彼教無父無君、決不能行不足慮也、答曰邪書毁堯舜孔孟者、今現百餘種、流毒天下、蔓延於後禍世無窮、試觀今日何處非耶蘇之堂、叛逆之教也乎、或慰我曰此係天意、予將奈何、答曰天地今日亦被誣為耶蘇所造、且號於人曰天地如宮殿不宜祭拜、祭拜則背耶穌天主、天主楚置之地獄、上天之意甚欲昭明、故生員也不肖、日以破邪為務、天意其政在斯、或限我曰子非孟子胡能距得楊墨、予應聲喝之曰、孟子原不是孟子、我原不是我、或止我曰、子設破邪之計、呼朋作亦闢、蓋所以發明聖道而砥柱狂瀾、昭揭患害而維持邦家也、猗歟偉哉、然詞意已備、事理已詳、年月已久、可以已矣、今何休復求人闢愁若如斯解之曰、奸夷處處行金結人、誰不貪者、日日用術惑世、誰

不惑者、凡予求得吾儕之作闢章也、便有許多辯說心力在、凡吾儕之俯從予請也、便有許多利害明白在、良知感激在、而此後便不為夷黨所戶惑、此撥亂微機難以言說、況正人君子之文不[illegible]章、可以培植人心、多多益善乎、嗚呼、七年以來、一腔熱血、兩畫愁眉、此身不管落火落湯、此集豈徒一字一血、談之唇焦、朱盤錄之筆禿難完、今幸集成、謹拜手稽首以白天下後世曰、此國夷戮、生生世世、奪人國土、亂人與脈、不可使其半人半日在我邦內也、此破邪之集、良存華明道之至計、諸聖人之援靈於小子者、其尤當世世流行而不可廢也夫、崇禎己卯仲春書、

罪言

山陰 王朝式

閩中黃天香子為顏光衷先生門人、翩然來越、以夷之駕為天主說者相告、願攜同志合擊之、以絕其根株乃已、蓋痛耶說之迷人、日日已甚、而我國家廟社之憂不可言耳、萬曆間、南少宗伯沈公㴶、首發其奸、疏三上未報、而一時兩都府部臺省、連章特奏、相繼並起、遂得旨放逐、然華人惑於其說者、亦皆依律正法、夷氣為之頓熸、則其為朝廷一大喫緊事可知矣、顧查南宮署牘、所持放夷入中國者、總十三人耳、今則指不勝屈矣、建事天堂、聚眾惑民、止留都洪武岡一處耳、今則景教之設遂及數省矣、擇聖油淋聖水者、特八九犢豎、今則縉紳先生、且為為其書弁首、綴尾、頌功揚德、加吾中國聖人數等矣、向使當日諸公及見此事、其流禍又可勝道耶、且彼敢欺天倍聖、蔑君毀經、其謬妄悖逆、皆振古所未有、而所以售其奸者、亦從來所不及、或布散金錢、蠱彼貪愚、或窮極

機巧、動諸黠慧、陽持孔克十持之文、以收好修之士、陰竊生天入獄之說、以堅從邪之志、天下根株纍別、由己一網打盡、而又資之以舉國之物力、謂其畢世之精神、遂敢破明禁而闌入、抗王章而不去、日蔓月延、幾遍海內、斯其心其勢、不舉我中國君師兩大權、盡歸之耶穌會裡、大明一統之天下、盡化為妖狐一窟穴不止也、嗚乎殆哉、故萬曆間明旨有立毅戒象蓄謀叵測之語、蓋已逆知其如此矣、然而今日朝廷不及聞、學士大夫不及知、獨天香子以韋布之賤、足而昌言之、且呼號同志、若求亡子於道者、覩古人著論從戎、更為深隱、吾計天下豪傑之士、必將翕然應之者、式則視我君父大倫、為邪說所破壞、中國大聖人事天事帝之文、為么麼所竊侮私心、由弗忍、而欲一倡大義、為天香羅餘、循啣方文有所未能、徒坐而貽君父以隱憂、害生民之酖毒、則我一人、不獨為大聖人之罪人、實為天香子之罪人矣、嗟夫、

聖教信證附錄

後學晉絳韓霖 閩漳張賡 暨同志公述

自遠西至中國九萬里、來傳天主耶穌教會諸修士、皆西國考取文學理學道學三科進士也、今將各姓氏各所生之本國、遠西有名之國約有二十及其所至中華之年、所譯著之書、並其沒時所葬之塋墓在何省何地、統詳列于左、其有尚未查明者、則于本姓氏下空缺、俟後查明開載」

方濟各沙勿略、納襪辣國人、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前至廣東廣州地三洲島、即離塵世、其肉軀迄今不朽、尚在小西洋卧亞府天主堂中、在世及逝後、多著靈異、至今不絕、有行實行世、其國稱之曰聖人、教中尊重其學久而弗衰、

利瑪竇、字西泰、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九年、辛巳至中國、先傳教於粵東諸郡、轉往江西、後寓金陵、二十八年庚子同龐迪我進獻方物進朝、神宗恩賚極厚、欽賜官職固辭不受、蒙上眷注、於留京

師、偕龐迪我徼屋以居、日用取給于光祿寺、遵上命也、至三十八年庚戌四月卒、御賜祭葬、墓在北京阜成門外二里溝滕公柵欄、有行略行世、所著各書、

天主實義二卷　畸人十篇二卷　辯學遺牘一卷　幾何原本六卷　交友論一卷　同文算指十一卷　西國記法一卷

測量法義　萬國輿圖　西字奇蹟　乾坤體義三卷　勾股義　二十五言一卷　渾蓋通憲圖說二卷

圜容較義一卷

羅明堅、字復初、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九年已至、傳教廣東、後回本國、著有

聖教實錄、

巴範濟、字庸樂、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十一年癸未至、傳教於各地、後回廣東卒、墓在香山墺、

孟三德、字寧寰、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十三年乙酉至、傳教廣東、
墓在香山澳、
麥安東、字立植、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十三年乙酉至、傳教江西、
後回廣東、卒、廣在香山澳、
石方西、字鎮宇、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十八年庚寅至、傳教江西、後
回廣東、卒、墓在韶州府、
郭居靜、字仰鳳、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至、傳教江寧、
後往上海、復往浙江、卒於杭州、墓在杭州方井南、著有
性靈詣主 未刻
蘇如漢、字瞻清、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至、傳教廣
東、卒、墓在香山澳、著有
聖教約言
龍華民、字精華、西濟利亞國人、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至、傳教

於江西後進都中至我朝順治十年癸巳卒、蒙世祖章皇帝賜銀三百兩、遣内侍營葬、欽賜繪容一軸、墓在京師阜成門外滕公柵欄、所著各書、

聖教日課　念珠默想規程　靈魂道體說一卷　急救事宜　地震解一卷　死說一卷　聖若撒法行實

聖人禱文

羅儒望、字懷中、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至、傳教嘉定縣、後至浙江、天啟癸亥年卒、墓在杭州方井南、著

啟蒙

龐迪我、字順陽、依西把尼亞國人、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至、卽同西泰利先生進朝、遂留都中傳教、後回墺卒、墓在香山墺、所著各書、

七克七卷　人類原始　龐子遺詮二卷　實義續編　天神魔鬼說　受難始末　辯揭一卷

李瑪諾、字海嶽、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至、傳教江西等處、後回廣東卒、墓在香山澳、

黎寧石、字攻玉、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至、先傳教於浙江、後至上海、後至浙江卒、墓在杭州方井南、

費奇規、字揆一、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至、傳教河南、後至江西建昌、後往廣東卒、墓在侯攷、所著各書、

振心總牘　　周年主保聖人單　　玫瑰經十五端

杜祿茂、字濟宇、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至、傳教江西、復往廣東卒、墓在侯攷、

高一志、字則聖、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至、傳教山西、崇禎十三年卒、墓在絳州南門外、所著各書、

西學修身十卷　　西學齊家五卷　　西學治平　　四末論四卷

聖母行實三卷　　聖人行實七卷　　則聖十篇　　十慰

斐錄彙答二卷　勵學古言十卷　童幼教育二卷　譬學二卷
空際格致二卷　寰宇始末二卷　教要解略二卷　神鬼正紀四卷

林斐理、字如泉、路西大亞尼國人、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至、傳教江寧、
至四十一年辛亥、墓在江寧聚寶門外雨花臺側、

駱入祿、字甸西、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至、廿五年卒、墓
在香山墺、

熊三拔、字有綱、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三十四年丙午至、傳教北京、天
啟年間欽取修歷、後回廣東卒、墓在香山墺、所著各書、
泰西水法六卷　簡平儀　表度說

陽瑪諾、字演西、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至、傳教北京
福建江南等處、後駐浙江、至我朝順治十六年卒、墓在杭州方井
南、所著各書、
聖經直解十四卷　十誡直詮　景教碑詮　天問略

輕世金書二卷　遠羅指南　未刻　聖若瑟行實　天神禱文

金尼各、字四表、拂郎察亞國人、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至、傳教浙江、崇禎二年己巳卒、葬在杭州方井南、著有

況義一卷　推曆年瞻禮法　西儒耳目資三卷

畢方濟、字今梁、納玻理國人、明萬曆（一作天啟元年辛酉後三年）四十一年癸丑至中國、欽召進京、尋往河南、後徐文定公延歸上海、傳教吳下諸郡、嗣往浙江、轉入閩中、復至金陵、又往粵東、明末時卒於廣州府、墓在省城北門外、所著各書、

靈言蠡勺二卷、　睡答一卷　畫答一卷

艾儒略、字思及、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先入都門、徐文定公迎歸上海、轉至浙江、宏宣聖教、葉相國福唐、復延入閩、閩中稱為西來孔子、受教者甚眾、至我朝順治（弘光元年）二年乙酉卒、墓在福州北門外十字山、所著各書、

一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　降生引義　滌罪正規　萬物真原　三山論學　西學凡　雖性靈篇　性學觕述　職方外紀五卷　西方答問二卷　幾何要法四卷　景教碑頌註解　聖體要理　聖體禱文　出像經解　十五端圖像　聖夢歌　利瑪竇行實　熙朝崇正集四卷　楊淇園行略　張彌克遺跡　悔罪要旨　五十言　四字經　昭事祭義二卷

史惟貞、字一覽、熱而瑪尼亞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傳教江西、墓在江西、

魯德照、字繼先、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傳教杭州、轉金陵、後回廣東、卒、墓在香山澳、著有字考

鄔若望、字瞻宇、達而瑪濟亞國人、明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至、

傳教江南、卒、墓在江寧府聚寶門外雨花臺側、

鄧玉函、字涵璞、熱而瑪尼亞國人、明天啟元年辛酉至、傳教業醫、後入都中、佐理歷局、善醫、精究中國本草八千餘種、惜未翻譯、遽卒于京師、墓在阜城門外滕公柵欄、所著各書、

人身說概二卷　奇器圖說三卷　測天約說二卷　黃赤距度表二卷　正球升度表　大測二卷

傳汎濟、字體齋、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天啟元年辛酉至、傳教浙江陝西等處、後往廣東香山墺、卒、墓在香山墺、著有

寰有詮六卷　名理探十卷

湯若望、字道未、熱而瑪尼亞（日耳曼）國人、明天啟二年壬戌至、欽召入京、修正歷法、逮我大清定鼎、特命修時憲曆、授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卿、敕賜通微教師、除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

又加一級、進光祿大夫、康熙五年丙午、病疾卒、八年己酉十月、欽賜祭葬銀五百二十四兩、遣官至墓諭祭、墓在京師阜城門外滕公柵欄、所著各書、

進呈書像　主制群徵二卷　主教緣起五卷　渾天儀説五卷　真福訓詮　古今交食考　西洋測日曆　遠鏡説　星圖　交食曆指七卷　交食表九卷　恒星曆指四卷　恒星表五卷　恒星出沒二卷　共譯各圖八線表一卷(或作卷)　學曆小辯一卷　測食略二卷　測天約説二卷　大測二卷　奏疏四卷　新曆曉或一卷　新法曆引一卷　株法西傳一卷　新法表異二卷

費樂德、字心銘、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天啟二年壬戌至、傳教河南、究習中國文學、儒者多服其論、崇禎十六年壬午卒、墓在河南開封府、所著各書、

聖教源流一卷　總牘內經　念經勸一卷

伏若望、字定源、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天啟四年甲子至、傳教杭州、崇禎十三年庚辰六月卒、墓在方井南、著有

助善終經　苦難禱文　五傷經規

羅雅谷、字味韶、意大理亞國人、明天啟四年甲子至、傳教山西絳州、崇禎四年（或本作三年庚午）辛未、欽取來京修曆、崇禎十一年戊寅卒、墓在阜城門外滕公柵欄、所著各書、

齋克二卷　哀矜行詮二卷　聖記百言一卷　天主經解　聖母經解一卷　求說一卷未刻　周歲警言一卷

測量全義十卷　比例規解一卷　五緯表十卷

五緯曆指九卷　月離曆指四卷　月離表四卷

日躔曆指一卷　日躔表二卷　黃赤正球一卷　籌算一卷　曆引一卷　日躔考晝夜刻分

盧安德、字盤石、波羅尼亞國人、明天啟六年丙寅、至、傳
教福建、於某年卒、墓在福州府北門外、
顏爾定、字務本、拂蘭第亞國人、明崇禎二年己巳至、傳
教江西、後至江寧卒、墓在聚寶門外雨花臺側、
瞿西滿、字弗溢、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二年己巳至、傳
教福建、後建鄰中、復往廣東、我朝順治十七年庚子卒、墓
在香山、撰著有
經要直指
方德望、字玉清、法郎濟亞國人、明崇禎三年庚午至、傳
教陝西漢中等處、有聖德、多顯奇蹟、至我朝順治十六
年己亥卒、墓在漢中府、
聶伯多、字石宗、意大理亞國人、明崇禎三年庚午至、
傳教福建等處、後往江西、至我朝康熙十四年乙卯

卒、墓在南昌府、

林本篤、字存元、路西夫尼亞國人、明崇禎三年庚午至、傳教廣東、順治八年辛卯卒、墓在瓊州府、

金彌格、字端表、拂覽第亞國人、明崇禎三年庚午至、傳教山西等處、我朝康熙四年乙巳往廣東、七年戊申卒、墓在廣州府河之南、

謝貴祿、字爵意、大理亞國人、明崇禎三年庚午至、傳教江西、某年卒、墓在南昌府、

杜奧定、字公開、意大理亞國人、明崇禎四年辛未至、傳教陝西、後往福建、某年卒、墓在福州府海濱、著

渡海苦績紀

郭納爵、字德旌、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七年甲戌至、傳教陝西等處、後轉福建、我朝康熙四年乙巳往廣東、五年

丙午四月卒、墓在廣州府河之南、著有

老人妙處　教要　原染虧益上下二卷　身後編上下二卷

李範濟、字仁方、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九年丙子至、傳教河南、後至廣東、復回小西洋卒、

何大化、字德川、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九年丙子至、傳教福建等處、至我朝康熙十六年丁巳卒、墓在福州府北門外、著有

蒙引

盧納爵、字燒貴、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福建、後至江南上海、復往廣東、復回小西洋卒、

孟儒望、字士表、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西、後往浙西、復回小西洋卒、所著各書、

辯敬錄　照迷鏡　天學畧義

賈宜睦、字九章、西齊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浙江江西江南等處、我朝順治十六年卒於蘇州常熟縣、墓在虞山鐵楊高崗之北、著有

提正編六卷

利類思、字再可、西齊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浙江四川等處、逮我朝定鼎京師、駐修輦轂下、恭蒙聖祖仁皇帝時加寵渥、潛心述撰、士林稱之、所著各書、

超性學要四卷　天神五卷　六日工一卷

萬物原始一卷　天主性體六卷　三位一體三卷

靈魂六卷　首人受造四卷　主教要旨

不得已辯　瞻事經典　司鐸典要

七聖事禮典　司鐸課典　聖教簡要

正教約徵　獅子說　進呈鷹論

潘國光、字用觀、西濟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蘇松等處、駐修上海、被代甚冢戕（我）朝康熙四年乙巳往廣東、十年辛亥、卒于廣州府、後回葬上海南門外、所著魯書、

聖禮規儀　十誡勸論　天神會課

聖教四規　未來辯論　天階

萬濟國、字濟修、熱而瑪尼亞國人、明崇禎十一年、戊寅、至傳教山西、十六年甲申卒、葬在山西蒲州、

徐日昇、字左恒、熱而瑪尼亞國人、明崇禎十一年戊寅、至傳教杭州卒、墓在方井南、

李方西、字六字、意大利亞國人、明崇禎十三年庚辰至傳教陝西、及至我朝康熙（或作四年乙巳）五年丙午往廣東、十年辛亥自粵東歸西安、行至江南安慶府卒、回葬西安府、墓在會城東南三里之沙城坡村、

安文思、字景明、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十三年庚辰至傳致四川

等處、遭寇亂、危險艱難甚多、遂於順治五年戊子來京、恭
遇世祖章皇帝特有寵渥、康熙十六年丁巳卒、蒙聖祖仁皇帝
恤於憫惜、欽製誄文、賜銀營葬、墓在阜成門外滕公柵欄著有
復活論
梅高、字允調、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崇禎十三年庚辰至、傳教陝西、後
往江西卒、墓在南昌府、
衛匡國、字濟泰、意大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六年癸未至、傳教浙
江、後進京師、復往福建廣東等處、仍至浙江、於朝順治十八年辛丑
卒、墓在方井南、著有
靈性理證　述友篇
穆尼各、字如德、波羅尼亞國人、明崇禎十六年癸未至傳教北方、
於朝順治十年進京、後至廣東肇慶府卒、墓在肇慶府
城外、

瞿安德、字體泰、熱而瑪尼亞國人、順治六年己丑至、傳教廣西、十三年丙午卒、墓在廣西、

卜彌格、字致遠、波羅尼亞國人、順治七年庚寅至、傳教廣西、十六年己亥卒、墓在廣西、

汪儒望、字聖同、法蘭濟亞國人、順治八年辛卯至、傳教山東、

成際理、字竹君、路西大尼亞國人、順治八年辛卯至、傳教江西、南

張瑪諾、字沖金、路西大尼亞國人、順治八年辛卯至、傳教江南、淮揚等處、以格致之學、講授鄉里、群彥從每風奉為圭臬、康熙十六年丁巳卒、墓在江寧府聚寶門外雨花臺側、

利瑪第、字聖先、路西大尼亞國人、順治十三年丙申至、傳教廣東、瓊州府、時西學未行於中土、君實為之先導、後於康熙三年癸卯、往江西江南等處、仍回廣東香山墺、後卒、

王若翰、字振先、意大利亞國人、順治十三年丙申至、傳教廣東

瓊州府、後旅居香山澳、出其餘緒、以教粵人、至稱爲西域宗師、

聶仲遷、字若瑞、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江西、恪守教中清規、足步繩趨、動循矩矱、著有

古聖行實

傅若望、字遜及、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廣東瓊州府、順治十八年庚子卒、葬在瓊州府、

劉迪我、字聖及、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江南江西贛州、後至上海、康熙十四年乙卯卒、葬在上海南門外、

洪度貞、字復齋、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杭州、康熙十二年癸丑卒、葬在方井南、

穆宜各、字全真、法郎濟亞國人、爲格我迪我同胞之弟、順治十四年丁酉、偕其二兄同至、傳教江西、不三月卒、同志惜之、墓在南昌府東門外、康熙十七年、移葬於湖廣武昌府、

穆格我、字來真、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陝西漢中、康熙十年、自廣西陝南至江西、卒、墓在南昌府東門外、康熙十七年、移葬于湖廣武昌府、

穆迪我、字惠吉、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湖廣、

樂類思、字能慮、法郎濟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福建、轉江西、十六年己亥卒、墓在南昌府東門外、

林瑪諾、字能定、路西大尼亞國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至、傳教江西、後往江南、卒、墓在江寧府聚寶門外雨花臺側、

蘇納、字德業、熱而瑪尼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在香山澳欽取來京、佐修曆務、因水土不習、成疾、詔令養病山東、不久卒、墓在濟南府、生平精曆數之學、所有著述身後散佚、爲可惜也、

郎安德、字最樂、路西大尼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淮安、後轉福建、至十七年庚子卒、墓在福州北門外、

吳爾鐸、字紹伯、拂覽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山西、
復回小西洋卒、
江南、
畢嘉、字鐸民、意大利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山西
復後奉聖旨駐陝西、西安府、清修不貳、以操守稱於時、
柏應理、字信未、拂覽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福
建、浙江、江南等處、所著各書、
百問答　永年瞻禮單　聖玻而日亞行實　四末真論
聖若瑟禱文　周歲聖人行畧 未刻
魯日滿、字謙受、拂覽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江
南、康熙十五年丙辰卒於太倉州、墓在常熟縣北門外鐵揚
亭之西北、著有
問世編　聖教要理
殷鐸澤、字覺斯、西濟利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江西、

今在杭州、著有

耶穌會例　西文四書直解三卷

南懷仁、字敦伯、一字勳卿、楪臨見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陝西、十七年欽召入京、纂修歷法、康熙八年己酉、特命治理歷法、授欽天監由監副而擢至監正、加太常寺卿、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一級、嘗言及歷之為學、其理法必有先後之序、未可略形器而驟語精微、洵屬不刊之論、所著各書、

儀象志十四卷　儀象圖二卷　測驗紀畧一卷　驗氣說

坤輿圖說二卷　熙朝定案二卷　歷法不得已辯一卷

坤輿全圖　教要序論一卷　、康熙永年歷法三十二卷

告解原義一卷　聖體答疑一卷　赤道南北星圖　簡平規

總星圖

瞿篤德、字天齋、意大理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廣、

東瓊州府等處旋往江西贛州復進京都、後仍駐瓊州、卒
年未詳、
白乃心、字葵陽、熱而瑪尼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在香山墺欽取
來京、佐修歷務、奉旨匡正深合天行、後回本國、
陸安德、字泰然、納玻理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廣東、
後往江南等處、進京都、後往廣東、所著各書、
真福直指 二卷　聖教略說 一卷　聖教問答 一卷　萬
民四末圖 未刻　默想大全 未刻　聖教撮言 一卷　聖教
要理 一卷　默想規矩 一卷　善生福終正路 一卷
恩理格、字性涵、熱而瑪尼亞國人、順治十七年庚子至、傳教
山西、康熙十年辛亥、為修正歷法、欽取來京、十五年丙辰告
假、奉旨往山西絳州著有
文字考 未刻

方瑪諾、字允中、法郎濟亞國人、康熙三年甲辰由香山嶴至傳教福建等處、十五年丙辰六十、墓在福州府北門外、

羅迪我、字天祐、路西大尼亞國人、康熙三年甲辰由香山嶴至廣州府、後仍回嶴、六十年卒、詳生平專務實學、為後學取法焉、

楊若瑟、字伯和、路西大尼亞國人、康熙三年甲辰由香山嶴至廣州府、從旅香山嶴、專釋一隅、誨人不倦、有古風焉、

石嘉樂、字悅天、意大理亞國人、康熙七年戊申由香山嶴至廣東傳教、時以西學之淺近者引人入勝、即於是年卒、墓在廣州府城外之南、

閔明我、字德先、意大理亞國人、康熙十年辛亥在廣東欽取來京、佐理曆法、於步天之術、多所發明、雖創新法、而仍不悖於古焉、

鄭瑪諾、字惟信、廣東香山嶴人、自幼往西國羅馬京師、習格物窮理超性之學、并西國語言文字、深於音樂、辨析微茫、康熙十年辛亥來京、十三年甲寅卒、墓在阜成門外滕公柵欄、

徐日昇、字寅公、路西大尼亞國人、康熙十二年癸丑奉 上諭特差部員 往廣東香山嶴 欽取來京、佐理曆法、

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

只錄說教之部其天文曆算地理藝術之部從畧

一 現有刊本通行者

天主實義　利瑪竇　萬曆三一　津滬港蜀

畸人十篇　利瑪竇　萬曆三六　港蜀滬

辯學遺牘　利瑪竇　萬曆三八　京

受難始末　龐迪我　萬曆四二　港蜀滬

闢釋氏諸妄　徐光啓　萬曆　蜀滬

天主聖教約言　蘇如望　萬曆　港

畸人十篇　利瑪竇　萬曆　港滬

代疑篇　楊廷筠　天啓元　滬

性學觕述　艾儒畧　天啓四　閩蜀港滬

靈言蠡勺　畢方濟　天啓四

三山論學記	艾儒畧	天啓七	滬港
滌罪正規	艾儒畧	天啓	滬港
彌撒祭義	艾儒畧	天啓	滬港
萬物真原	艾儒畧	崇禎元	閩津京港鄂蜀
萬有真原	艾儒畧	崇禎元	閩
聖體要理	艾儒畧	崇禎三	滬
聖母行實	高一志	崇禎四	港蜀滬
聖記百言	羅雅谷	崇禎五	滬
哀矜行詮	羅雅谷	崇禎六	滬
主制群徵	湯若望	崇禎一一	
口鐸日鈔	李九標	崇禎一四	滬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艾儒畧	崇禎一五	港津滬
聖經直解	陽瑪諾	崇禎一五	港滬

欽主孝親禮義	陽瑪諾	崇禎一五	閩
十誡直詮	陽瑪諾	崇禎一五	滬
七克	徐光啓	崇禎一六	滬港
景教碑頌正詮	陽瑪諾	崇禎一七	滬
答客問	朱宗元	崇禎	港京滬
拯世略說	朱宗元	崇禎	京滬
輕世金書要解	陽瑪諾	崇禎	滬
輕世金書直解	朱宗元	崇禎	京
天主教四字經文	艾儒略	崇禎	京 京 閩 滬
天主聖教百問答	柏應理	崇禎	滬
教要解略	高一志	崇禎	滬
天主降生引義	艾儒略	崇禎	閩滬
天階	潘國光	順治七	滬

提正編	賈宜睦	順治一六	滬
天神會課	潘國光	順治一八	滬
十誡勸論聖蹟	潘國光	順治	滬
不得已辨	利類思	康熙四	滬
教要序論	南懷仁	康熙九	閩津京港鄂蜀
善惡報略說	南懷仁	康熙九	滬
眞福眞指	陸安德	康熙九	滬
永福天衢	利安定	康熙一三	滬
四末眞論	高一志	康熙一四	滬
聖教要理選集	陸安德	康熙一五	滬
聖教明徵	萬濟國	康熙一六	港
初會問答	石鐸琭	康熙一九	閩京蜀港鄂
人罪至重	衛方濟	康熙三七	滬

默想神功	石鐸琭	康熙三九	京滬閩
逆耳忠言	殷弘緒	康熙三九	滬
四終畧意	白多瑪	康熙四四	滬港
醒世迷編	郁蘇	康熙五二	滬
聖教淺說		康熙五四	閩京
真道自證	沙守信	康熙五七	滬閩津京港蜀
哀矜鍊室說	石鐸琭	康熙	滬
主經體味	殷弘緒	康熙	滬
濟美篇	巴多明	康熙	滬
訓慰神編	殷弘緒	康熙	滬
聖教總牘撮要	萬濟國	康熙	閩
德行譜	巴多明	雍正四	滬
聖教切要	白多瑪	雍正一二	港京閩滬

崇修精蘊	林安多	乾隆三	滬港
聖年廣益	馮秉正	乾隆三	渝
盛世芻蕘	馮秉正	乾隆五	閩津京港鄂蜀
聖經廣益	馮秉正	乾隆五	滬港津京
性理真詮	孫璋	乾隆一八	滬
性理真詮提綱	孫璋	乾隆一八	滬
易簡禱藝	沈若瑟	乾隆二三	滬
照永神鏡	林德瑶	乾隆三四	京
家學淺論		乾隆四五	京港
善生福終正路	陸安德	乾隆五九	港津
婚配訓言	两	乾隆	京

二　現存孤本者

交友論 抄本　利瑪竇著　萬曆二十七年

二十五言 抄本　利瑪竇著

西學凡 抄本　艾儒略著　崇禎

代疑續編 抄本　楊廷筠

天主聖教小引　范中述龐天壽較梓　崇禎六年

勵修一鑑　李九功撰　崇禎己卯

天學傳概 抄　在欽命傳教約述中壬辰進士福建黃鳴喬撰
崇禎十二年

超性學要　利類思著全部共二十一本　順治甲午版

億說 抄　耶穌會陸修士思默著　康熙丁卯版

永暫定衡 抄　石鐸琭著　康熙二十五年

天學本義 抄　有韓菼著　康熙四十二年

天儒同異考 抄　同異　張星曜撰集經書典故以證公教之合儒道
康熙乙未

宗元直指 抄	葉宗賢著 內釋聖教要理末解十誡缺第十誡 康熙癸巳
徐啓元先生行實 抄	陸丕誠著 康熙四十年
崇正必辯 抄	何世貞撰 吳漁山閱 康熙壬子版
御覽西方要紀刻版	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三人同上 康熙八年
息妄類言 抄	方壎纂 上下二卷 乾隆三十一年
歸真集 抄	教友徐依納爵輯撰 闢異端之書也 乾隆十二年
御史黃恩彤奏請刪禁天主教之條文	道光二十八年
易經本旨	以易經通於教理解說
格致奧略	羅明堯著
辨學 抄	靜樂居士撰
天釋明辨 抄	楊廷筠著
炤迷鏡 抄	孟儒望著
詮真指妄 抄	無名氏 辨道勸世書

真福訓詮 抄

譬學警語 抄

欽命傳教約述 抄

瞻禮日鐸 抄 上下二本

東園教友上教皇書 抄

性理參証 抄

主教緣起

龐迪我熊三拔具揭 抄

代疑論

畢方濟奏摺 抄

天學雜選 抄

指迷小引 抄

物元實證 抄

湯若望權要字不少

高一志撰古絳段袞參閱寓意頗有味趣

無名氏編輯內有諭旨及士大夫序文獎之文

道理類住抄板樹書

高麗國教友奏明教友致命被難情形此

書類寶貴

無名氏辟道論說

湯若望著

揚瑪諾譯

內選公教論十又篇

教友施隨儀撰

利類思著

身心四要
寰宇始末 抄
道學家傳
經書精蘊 抄
上古真傳 抄
天學略義 抄
則聖十篇 抄
天主精義 抄
補儒文告 抄
求說
天主聖教豁疑論
祭祖答問
正學鏐石 抄

周志 撰
高一志撰 上下
以經書典故引證教理
无名氏小說體共二卷古史
孟儒望著 張賡序
高一志撰 孫元化序
沈宗彥撰 與頭言分類同本一卷
耶穌會士著五卷
羅雅谷著
朱宗元述
教友徐慕義著
方濟各會利安當述

天主聖教實錄 羅明堅述 萬曆甲申版

齋旨抄 利瑪竇撰

妄占辯 南懷仁著 駁楊光先之妄占

西學答問 抄 艾儒畧述 第一次版崇禎十年 第二次重印崇禎十五年 此為雍正六年抄本

性學醒迷 抄 上下二卷 穆迪我撰 畢嘉 潘國良閱訂 康熙乙巳

聖洗規儀

莫居凶惡勸 殷鐵弘緒繼宗著 戴進賢鑒定

聖若撒法始末述畧 龍華民譯 張賡訂

人類真安 歐加畧撰 漳州嚴謨序 辛丑首春

聖教撮要 康熙丙戌

十慰 高一志撰

龐子遺詮 四卷 龐迪我著

聖水紀言 楊廷筠撰 孫學詩述 張文燾校

鴞鸞說

用夏解

聖母堂記

西學十誡註解

廣放生說

或問

彌撒解

同文紀

古今敬天鑒

聖人行實 七卷

艇燈開論

悔罪要指

改過良規

正教奉傳福建建寧縣告示 崇禎十四年六月

湯若望 主制群徵 英華序

楊廷筠 楊公行實

楊廷筠 代疑篇 十八頁

代疑篇 十八頁

代疑篇 二十九頁

代疑篇 三十四頁

集說真詮 提要五十二頁

高一志 崇禎間 宗徒列傳序

郁藻 醒世達編 劉序 康熙五十三年刊

聖體要理

聖體要理

神慰奇編　　言善錄

告解原義一卷　　南懷仁

聖體答疑一卷　　南懷仁

附錄

徐文定公集	徐光啓	宣統元	京
墨井集	吳歷	康熙	滬
聖教史畧	蕭若瑟	光緒卅一	津
正教奉褒	黃伯祿	光緒九	滬
萬松野人言善錄	英華	民國四	

天學初徵附錄

鍾始聲寄天學初徵與際明禪師書柬

憶吾兩人生同一日、學同一師、幼同一志、不謂尊者至廿四歲、逃儒入禪、二十年來、所趨各別、音問遂疎、茲者病臥湖濱、忽聞天主邪說借彼矛攻彼盾、畧為初徵、知尊者久事禪學、必有破敵、餘才且彼既攻禪佛教、尊者似亦不容默默、拙稿呈政、惟進而教之。

際明復鍾振之柬

方外雲蹤久失聞問、而髫年千古之志、則未敢或忘也、接手教兼讀初徵、快甚、居士擔當聖學、正應出此手眼、山衲既棄世法不必更為辯論、若謂彼攻佛教、佛教實非彼所能破、且今時釋子、有名無義者多、藉此外難、以警悚之、未必非佛法之幸也、力不磨不利、鐘不擊不鳴、三武滅僧、而佛法益盛、山衲且拭目俟之矣、草復不既、

鍾始聲寄再徵柬

曩寄天學初徵呈政、意尊者必出手眼、共闡聖道、而竟袖手旁觀、豈鄙年千古之志與世法俱棄耶、何謂未敢或忘也、爾來邪說益熾、不得已再為之徵、必祈為我斟酌、毋曰爾既不歸依佛法、吾亦不預聞儒宗也、

際明再復柬

儒釋二家、同而復異、異而復同、惟智人能深究之、非邪說可混淆也、惟真儒方能知佛、亦惟學佛始能知儒、讀居士再徵、其揭理處如日輪當天、其破邪處如基箭射柳、孔顏一脈、可謂不隊地矣、山衲豈能更贊一辭、惟冀與居士以此慧性、更復深究西竺心傳、則世出世道、均為有賴、形迹雖疏、神交匪隔、當不以我為狂言也、

永歷太后致羅馬教皇書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因諾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閫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并請入教、領聖洗、三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未獲涓埃答報、每思恭詣聖父座前、親領聖誨、慮茲遠國難臻、(1)仰風徒切、伏乞聖父向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代求天主(2)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3)冀聖父多遣耶穌會士來廣傳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所宣、今有

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堅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台前、致儀行禮、伏望聖慈鑒兹愚悃、特諭 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永曆太監龐天壽上羅馬教皇書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膝伏因諾曾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座前、切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穌會士、開導愚情、勸勉入教、恭領聖水、始知聖教之學、蘊妙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少怠、獲蒙天

主慶復報答無疆、每思躬詣 聖座瞻禮 聖容、詎意邦家多故、
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為國
難未靖、特煩太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代告教皇聖
父在於 聖伯多祿 聖保祿座前、薦于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
天主慈照我大明、保佑國家、立際昇平、俾我 聖天子乃大明
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主臣欽崇天主耶穌、則我
中華全福也、當今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昭聖皇
太后聖名瑪利亞、中宮皇后聖名亞納、皇太子聖名當定、
虔心信奉 聖教、并有諭言致 聖座前、不以宣之矣、及思
罪人懇祈 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耶穌會
士來我中國、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 聖教、不致虛度塵劫、
仰徼 遣賫無窮矣、肅此少布愚悃、伏惟 慈鑒、不宣、
永曆肆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慎餘、 東方雜誌第八卷五號

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也恩廕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算造時憲書面不當用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科不准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罷黜四年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閽辭職疏凡五上不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為上下卷名曰不得已其日食天象驗曰湯若望之秝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詭于人曰我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歲十二月初一日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

交食為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為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自貽伊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使準矣、而大清國卧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鼾睡地也耶、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度我疆界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蚤炳于幾先、以為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于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秝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秝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

欽正邦

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積薪之下而寢之與曰也況其交食甚外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辭耳食者之惑云光先在監三年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詔停止閏月尋事敗論大辟（不得已 池北偶談）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之蓋深惡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復鐫而敗宜哉縱摘謬十論識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廢也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

王士禎 池北偶談

歸平若也、疇人傳卷三十六

停止閏月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啟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儈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曆法之弊、遂發大難、逐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於曆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曆、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亦欵論大辟、光先刻一書、曰不得已、自附於亞聖之闢異端、可謂無忌憚矣、池北偶談卷四

豈好辯哉？
不得已也

歷官李祖白天主教之門人也、著天學傳概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邇、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略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為伏羲氏、即非伏羲氏、亦必先伏羲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三代、君臣告誡于朝、聖賢垂訓于後、往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孟子曰、樂天畏天事天、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

語乎、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噫、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大清君臣而不為邪教之苗裔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柱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噫吁異哉、以史臣、以諫官、而亦為此言耶、雖前明之季、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者、多為天主教作敘、然或敘其歷法、或敘其儀品、或敘其算術、至進天主書像圖說、則罔有敘之者、湯若望自敘之、可見徐李諸人、猶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為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為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子孫也、祖白之為書也、則盡我中國而如德亞之矣、盡我中國古先帝聖師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代之聖經賢

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妄而已哉、天主教不言佛[illegible]
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而許侍御
欽之曰、二氏終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為天、即儒者
或不能無辭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奉龍牌、是尚識君
臣、佛言供養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尚識父子、況
吾儒以天秩天敍天倫天性立教乎、惟天主耶穌以犯其國
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名馬利亞、有夫名若瑟、而
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先祖主、是
莫識父子、許氏顛倒之甚、至謂儒者言天有弊、是先聖乎、先賢乎、
不妨明指其人、與衆攻之、如無其人、不宜作此非聖之文、自毀周孔之
教也、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為我兼愛、而孟子亟拒之曰、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概之害道也、苗裔我君臣、學徒我周孔、
祖曰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拒、想人至于

無父無君、祖白之著、恐人至于有父有君、而許氏為祖白作敘、是距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辨、許氏自道之也、邪教闢堂于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西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嶴、盈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若望借曆法以藏身金門、而棋布邪教之黨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為乎、明綱之所以不紐者、由廢祖宗之法、弛通海泄之律、徐光啟以曆法薦利瑪竇于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稽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冲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國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楊光先辟邪論下篇

天主教所祀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象、問為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執于耶穌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為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其為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為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為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為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以為人類之初祖、天為有始、天主為無始、有始生于無始、故稱天主焉、其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者、哀悔于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于天堂、惟諸佛為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為誰、曰即天主、問天主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為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

當造罪、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績、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馬利亞胎孕天主、馬利亞恰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蘇、故馬利亞為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蘇生於、何代何時曰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亦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夫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乎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于造天之初、乃生于漢之元壽庚申、天主造人、當造盛德至善之人、以為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起、何造一驕傲為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且其子孫中、又有聖有賢、有

智有仁、不盡爲胥亞當所爲、又何人造之哉、天主下生救之、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以登一世于雍熙、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獄爲事、又安能救一世之靈初、去惡而遷善、以還造化之固有哉、釋氏銷罪、必令懺悔、彼教則但崇事耶蘇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即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皆顛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者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唇謗佛、則雖道教方士之剽佛謗佛、不如是甚也、且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曰蒼蒼之天乃上帝所役使、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爲尊、況于下地乃衆足所踐、污穢所歸、安有可尊之勢、夫不尊天地而尊獨上帝、猶可言也

尊耶蘇為上帝、則不可言也、耶蘇而果全天德之聖人也、則少一言
而為後世法、一事而澤被四海、若伏羲文王之明易象、堯舜之敬時
雍、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之明道德、斯萬世之功也、耶蘇有一
于是乎、如以療人之病起人之死為功、此華佗良醫祝由幻術之事、非
大聖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為功則何如不令
人病、不令人死之功更大也、以上帝之體聖神靈遷、一一待其遇病療
之、遇死起之、則已不勝其勞遍、耶蘇者一二、不遇耶蘇者無量無
邊、其救世之功安在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蘇救世功畢、復升歸天、
而諱其死于國法、至湯若望黠、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受罪圖寫而直
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陵幾何、而埀世者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
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為我隱患
也、不婚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彼雨
雪、先集為霰、又曰、鷹化為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譏察當嚴、揖盜開門、後
患宜懲窮使今日罪于為妒口毋使異日神于蔔為前知、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

姑蘇景德寺雲法師務學十門并序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余十有五而志于學、荏苒光景、倏忽老至、歲月既深、粗知其趣、翻嘆時者、殊失斯旨、限迫桑榆、學不可逮、因述十門、垂裕後昆、俾務學以成功、助弘教而復顯云爾、

一不循學無以成　　二不折我無以學

三不擇師無以法　　四不習誦無以記

五不工書無以傳

書者如也、叙事如人之意、防現生之忘失、須繕寫而編錄、欲後代以流傳、宜形書以成集、則使教風不墜、道久彌芳、若不工書、事難成就、故罽賓高德、程旦至中手寫千偈、程中至暮口誦千偈、

六不學詩無以言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詩陳褒貶、語順聲律、國風敦厚、雅頌溫柔、氣蘊蘭芳、言吐風采、雖不近乎聾俗、而可接於清才、佛法既

委王臣、弘道須習文翰

七非博覽無以據

高僧傳云、非博則語無所據、當知今古之興亡、須識華梵之名義、游三藏之教海、玩六經之詞林、言不妄談、語有典據、故習鑿齒讚安師曰、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徧覩、陰陽算數、悉亦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

八不歷事無以識　　九不求友無以成

十不觀心無以通

遵此十門、上行下傚不倦、終之則吾佛之教、可延於後世、苟謂不然、祖道必喪、倘望後裔覽而警焉、（緇門警訓第一）

五代僧齊己戒小師詩

不肯吟詩不聽經、禪宗異岳嬾遊行、他年白首當人問、將底言談對後生、（全唐詩）